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总第551期
2020.2
【下半月】

白骨精
三探警察署
香樟树上的祷告虫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齐文秀作品选



齐文秀简介

齐文秀，女，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北方书画院专职画家，曾任河北当代书画院美术编辑。书画作品多次参加国际、国内书画大展并获奖。三次举办个人画展，多幅作品刊登于大型画册及国家、省级书画报刊。



仁者长寿（国画）　　齐文秀 / 作



秋香（国画）　　齐文秀 / 作



白费功夫的御膳

◇文／张小平　图／段明

1751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扬州。当地大盐商程明然听说后，找来最好的厨师烹制了一大桌淮扬名菜，请太监送给皇上享用。可皇上品尝后，没有觉得菜肴有何过人之处，因此并没有召见赏赐他。

程明然感到非常失落。6年后，乾隆再下江南，程明然又请了当地有名的10位厨师，让每人精心制作两道拿手菜。这次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进献前亲自品尝，满意后才交给太监。没想到，这次的结果还是一样。

程明然又白花了一番功夫，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后来，他花钱买通了一位负责端菜的太监，打听道：“我花了那么多心思去准备菜肴，却得不到皇上的认可，莫非皇上本就不喜欢淮扬菜？”太监笑了笑，凑上前说：“你还担心菜不好吃？我们都担心皇上喜欢你的菜，回宫里还想吃，那可怎么办？所以每道菜我端上去前，总管都会往里头加上一大勺白糖。”程明然大吃一惊，感叹道：“一大勺白糖加进去，就是再好的菜也变了味啊，难怪皇上一直没召见我呢！”

选自《环球人物》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2（下）【总第551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白费功夫的御膳　张小平　1

今古传奇

厨王　张吉强　4
白骨精　余显斌　8
三探警察署　刘伯英　10
漆匠办皇差　王博　13
蒙面侠医　梁刚　15



险境迷踪

赴约　刘学柱　17
与虎对峙　焦松林　20
换房子　周德东　24

天下奇案

香樟树上的祷告虫　夏克军　26
赏金杀手　刘津东　28
寻兄迷局　阿勤　31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宫廷秘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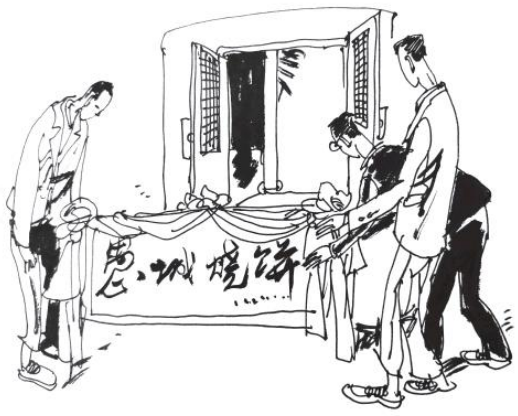
一碗粉丝汤 陈志国 35
中堂蒸鸡 曹景建 39
给皇帝画像 陆惠明 41

乡野异闻

第三味药 徐嘉青 43
奇人孙文方 阮嘉明 46
愚城烧饼 曾宪涛 49
孙有才断案 王振东 51
裴爷 黄维栋 53

世情百态

木匠孙 张建春 55
李老爹“护犊子” 欢歌 57
缘分 刘益善 58
丑娘 吴国丽 61
父子快递 一叶 63



传世传说

幽湖瓶山惊敌胆 沈海清 67
重庆磁器口 焦正 69
神钱穿金钱 梁易 72



秘闻纵横

露梁海战：明朝水师亮剑 白晨光 75
明史引发文字狱 沈淦 77
《清明上河图》隐藏的科技秘密 曾筱琳 79

沧海拾贝

厘金拖垮大清 陆心岛 7
颜真卿也是体操健将 23
爹的照片挂错了 25
五朝元老拒贿有招 郑言 38
养猴子 刘继兴 48
洗耳 田中禾 56
巧为慈禧解围 赵越 66
给个台阶 潘春华 71

厨王

◇文/张吉强　图/段明



清宣统二年，有个叫赵长恩的年轻人在沧州城北大街开了一个饭庄。由于他诚信经营、广结善缘，因此生意非常好，每天都顾客盈门、座无虚席。

一

这天，赵长恩接到沧州城商会会长吴沛的请柬，邀请他去参加一个会议。这个吴沛以前曾在宫里的寿膳房当过十几年御厨，专门给慈禧老佛爷做御膳。老佛爷驾崩后，他回到沧州城，通过运作当上了商会会长。他仗着在宫里有关系，当上会长后为所欲为，没人敢惹。

会议是在一个茶楼举行的，全城90个饭庄的老板都来了。会议开始后，吴沛一脸严肃地说：“为了提高大家的厨艺水平，给全城父老奉上色香味俱全的饕餮盛宴，经本会长和两位副会长研究，决定每月举行一届厨王争霸赛，评选出冠亚季军，给予特别奖励。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没意见！”台下齐声回答。

见大家回答得干脆利落，吴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干咳一声又说道：“不过，组织这个争霸赛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我们会适当收取一点儿报名费，暂定10两银子吧，多退少补。当然了，谁要是觉得不划算，也可以不报名，我们不会强迫的！”

吴沛把话说完，大家无不在心里骂起了娘。这个挨千刀的吴沛，他这分明是找个由头乘机敛财啊！可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更不敢不报名。最后，饭庄老板只有一个没当场报名，就是赵长恩。

与赵长恩关系不错的几个老板都劝他，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可赵长恩就是不听，他说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吴沛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次一定要和他斗一斗，看他能把自己怎么样。

结果过了没几天，赵长恩的饭庄就闹出了一桩命案。一个叫花子在他的饭庄买了两个烧饼，坐在大门口刚吃了没几口就七窍流血而死。有人告了官，衙门派人来封了赵长恩的饭庄，并把他抓起来关进了大牢。赵长恩在牢狱里直喊冤枉，说他被人下了套。可谁听他的啊？最后，他的妻子拿出所有积蓄上下打点，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银子，才把他从牢狱里救出来。

出狱后重新营业，赵长恩饭庄的生意大不如前，每天来他这里吃饭的只有寥寥数人。他的饭庄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没有半点儿盈利。

赵长恩心里明白，自己走到今天的惨境肯定与那个吴沛有关。他有些后悔，如果当初不和吴沛较劲儿，也许自己就不会遭受这场劫难。

二

这天上午，赵长恩正在后厨查看卫生，城西豆腐坊的老孙头带着他的学徒来送豆腐。那个学徒看上去有十七八岁，长得老实憨厚。在从车子上往下搬豆腐时，那个学徒不小心把手推车碰歪了，一车的豆腐全都倾到地上摔成了碎块儿。老孙头顿时暴跳如雷，捡起一根木棍就要打他，被赵长恩给拦下了。老孙头说不再收他当学徒，让他滚蛋，然后自己收起碎豆腐推着车子走了。

目送老孙头走远，那个学徒急得直跺脚。赵长恩安慰了他几句，和他交谈起来。通过交谈，赵长恩得知他叫陆明，家住城东八里外的陆家庄，因家境贫寒，他爹就托人把他送到了老孙头的豆腐坊当学徒，希望他学成之后回家以做豆腐谋生。如今被赶了出来，回家后非让他爹打死不可。

陆明的遭遇让赵长恩动了恻隐之心，他想了想后对陆明说：“如果你不嫌弃，就在我这里当个杂工吧，干点儿刷锅洗碗、打扫卫生之类的活儿。”陆明听罢顿时喜笑颜开，一个劲儿地道谢。

陆明知恩图报，干起活儿来从不偷懒，该自己干的，不该自己干的，都干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过了有10多天。这天，赵长恩正在后院为饭庄的前景发愁，饭庄仅剩的两名大厨来找他，要求给他们涨工钱。赵长恩苦笑着说：“现在饭庄没有盈利，我拿什么给两位涨工钱？总不能去借高利贷吧？”两名大厨态度很坚决，不给涨工钱就要走人。

无论赵长恩怎么挽留，两名大厨都非走不可。这时，陆明走过来，对赵长恩说：“让他们走，这种无情无义之人，只知道趁火打劫！”

赵长恩扭过头看了他一眼，无奈地说：“小兄弟，你哪里知道，他们这一走，咱这饭庄就得关门啦！”

陆明却撇撇嘴，不屑地说：“不就是做菜嘛，我也会！”

赵长恩听罢惊疑地看着陆明，陆明笑了笑解释道：“他们做菜的时候我在旁边偷学过，不一定强过他们，但肯定不会比他们差！”

赵长恩心里有些不悦，认为陆明太过狂妄，不知天高地厚。那两名大厨来他的饭庄之前在京城跟着名师学艺多年才有了现在的水平，岂能是他偷学几天就能比得上的？

陆明从赵长恩的表情中看出了他的心思。他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后厨。过了约莫一盏茶的工夫，他把炒好的几道菜端到了赵长恩的面前。赵长恩狐疑地看着他，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仔细一咂摸，惊得差点儿跳起来。陆明做的菜，比起那两名大厨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那以后，陆明就成了赵长恩饭庄里唯一的大厨。由于他喜欢钻研，连续推出了几道独具特色的招牌菜，使得饭庄里的客人又慢慢多起来。有一次，一位曾有幸吃过御膳的朝廷官员来吃饭，吃了第一口就拍手叫好，说从陆明做的菜中吃出了御膳的味道。消息一传出可不得了，每天来赵长恩饭庄吃饭的人更多了。

饭庄的盈利与日俱增，赵长恩看在眼里既喜又忧。喜的是饭庄终于走出阴霾步入了正轨，忧的是担心那个吴沛再像上次那样在暗中给他下绊子。他征求陆明的意见，陆明给他出主意说："你去给吴沛送礼，并告诉他以后每届厨王争霸赛都参加，他就不会找你的麻烦了。"赵长恩听从了陆明的建议，当晚就带着厚礼去了吴沛家。

三

几天后，第二届厨王争霸赛如期举行，赵长恩派陆明参赛。经过紧张而激烈的角逐，陆明凭借一道"引蛇出洞"斩获季军。这让赵长恩的饭庄名气剧增。

之后的第三届厨王争霸赛，赵长恩仍旧派陆明参赛，获得了亚军。第四届厨王争霸赛，陆明再接再厉，最终喜获冠军。

获得冠军的那天晚上，赵长恩关门歇业，张罗了一桌子菜为陆明庆功，大家觥筹交错，开怀畅饮，一直喝到深夜才结束。赵长恩独自一人回到后院，突然感觉身后跟着一个人，回头一看，原来是陆明。陆明拉着他的手，激动地叫了声："大哥！"

赵长恩一下被他给叫蒙了，正纳闷呢，只听陆明又说道："大哥，你家老人我干爹的大仇，今夜就能报了！"

赵长恩听罢更加觉得可笑，我爹在我不到8岁时就去世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干儿子来？看来这家伙真是喝醉了！于是他就安排两个伙计把陆明送回住处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赵长恩还在熟睡，突然有个伙计跑进来把他叫醒，小声对他说："掌柜的，那个吴沛死了。"

赵长恩听罢一骨碌坐起来，吃惊地问："啥时候的事儿，怎么死的？"

伙计回道："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听说是得了什么疾病，昨晚躺下后就再没起来。"

赵长恩突然想起了昨晚陆明说的话，赶紧派人去找陆明。不一会儿，陆明赶着一挂马车来了。陆明说："大哥，如果你想搞明白事情真相，就上车跟我走！"赵长恩毫不犹豫地上了车。

马车出了城一直往东跑了二三十公里，最后拐进一个村子，在一座僻静的院落前停下。陆明跳下车，对赵长恩说："大哥，到家了！"

赵长恩跳下车跟着陆明走进院子里，一个50多岁的老者从屋里迎出来。陆明指着赵长恩对他说："爹，这就是赵大哥，我干爹的儿子！"老者走过来，一把抓住赵长恩的手，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的儿啊，你可让我想煞了！"

赵长恩一头雾水地看着陆明和那个老者，不知所措。老者把他让进屋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他讲了一遍。

原来，老者叫孟春露，10多年前曾在宫里的寿膳房当御厨。当时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结拜兄弟赵顺昌，也就是赵长恩的父亲，此外还有那个吴沛。由于孟春露厨艺高超，做的御膳让慈禧赞不绝口，因此经常受到赏赐。

吴沛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于是，吴沛就找到一位交往甚密的管事太监商量把孟春露给除掉。两人密谋在孟春露做的晚膳里下毒药，然后向皇太后告密，由皇太后亲自下令处死他。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谈话让赵顺昌一字不漏地听到了，他马上告诉了孟春露，并想办法把他送出了宫。

后来，管事太监到处找不到孟春露，知道自己和吴沛的计谋泄了密，生怕传到慈禧

耳朵里会对自己不利，于是就连夜调查，最后查到了赵顺昌身上。管事太监大怒，指令吴沛在赵顺昌回住处的路上下黑手把他打死了，对外对内声称是赵顺昌自己不小心跌进沟里摔死了。

从宫里逃出来后，孟春露没敢回自己老家，而是来到这个地方隐姓埋名当起了农夫，其间他把自己的手艺全都传给了儿子孟名。他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找到结拜兄弟的家人，以报当年的救命之恩。

他派儿子四处打听结拜兄弟遗孀遗孤的情况。后来终于打听到，结拜兄弟的儿子赵长恩在沧州城开饭庄，并且正在遭受当年的仇敌吴沛的打压和陷害。他顿时暴怒，就让儿子孟名化名为陆明去了沧州城，一来打算帮助赵长恩重整旗鼓，二来想办法除掉吴沛为结拜兄弟报仇雪恨。

老者讲完后，赵长恩悲痛地说道："想不到家父竟然是这样死的。家母在世时，只跟我说父亲曾是宫里的御厨，其他事情一概未提，直到今天我才得知真相。那个吴沛，真是死有余辜。如今大仇得报，家父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你父亲出事时，我们俩结拜还不到三天……"话未说完，孟春露的眼圈已经通红。

选自《民间文学》

厘金拖垮大清

◇文/陆心岛

沧海拾贝

咸丰年间，太平军起义，曾国藩奉命组织军队镇压太平军。

由于财政紧张，朝廷只允许曾国藩组织军队，却不给粮饷。曾国藩只好想办法到处筹钱。他辗转各地，找乡绅劝捐，费了很多口舌效果却不大。几经周折，军队的开支实在难以为继，最后他想到了收取"厘金"的办法：即收买路钱，在交通要道设关卡，商人每过一道关卡，须根据货物总价缴纳一厘的税。一厘虽然看上去不多，但是如果关卡很多，收取的"厘金"也可观。

曾国藩上书朝廷，请求给予收取"厘金"的政策。清廷知道这样做并非长久之计，但确实没钱拨款，只能同意。有了"厘金"做保障，曾国藩的湘军打起仗来底气十足。他们凭借着经济上的优势，最终战胜了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厘金"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朝。

但是，"厘金"为后来各地军阀割据埋下了隐患，直接影响了清朝的国运。各地军阀靠"厘金"积累了大量财富用于军队武装，渐渐形成割据势力，不仅破坏了清廷财政收入的统一性，还对清廷产生了威胁。

因此，太平军被镇压后，清廷就着手收回"厘金"政策。只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以清廷当时的弱势局面，早已无力再让各地军阀放弃这笔不菲的收入了。各地军阀实力越来越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财力，使之无法与外国势力和国内地方势力抗争，最终土崩瓦解。

选自《读者报》

白骨精

◇文/余显斌 图/段明



老奶奶白发如雪，皱纹堆垒，看上去至少有八十多岁了。她穿着破烂的衣服，显得很孤苦的样子，臂弯挎着个篮子，里面装着一篮子鸡蛋。

看到我走过来，她沙哑着嗓子问道：“警察同志，能帮帮忙吗？”

我一笑，忙道：“好啊。”

她说，她从乡下来，提了鸡蛋想送给孙媳妇。孙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得补。说到这儿，她长叹一声道：“唉，人老了，没劲儿了。”

我笑笑，接过篮子提着，另一只手扶着她。

正在忙着警戒的小王见了我，酒窝一旋，招呼道：“队长，没休息啊？”

我摇着头说：“没有。”

前两天，我们临沧市刚刚破获一个案子，作为骨干，局长说我们辛苦了，让休息几天。可是，听说“白骨精”又准备行动了。“白骨精”是一个狡猾的贩毒分子，据内线反馈，是个女子，可从未以真面目示人。因此，局里忙碌起来，设卡，检查过往的可疑人物，我又咋能在家里待着？

我叮嘱小王：“仔细着点儿，别让‘白骨精’逃了！”

小王叹口气道：“这个

‘白骨精’，唉，真狡猾！”

老奶奶听到了，问：“你们在说《西游记》啊？白骨精怕啥啊，有孙悟空啊！”

小王和我都笑起来，告诉她，我们不是说《西游记》里的白骨精，是说一个人。老奶奶“哦”了一声点点头。我笑着问：“老奶奶，你也看《西游记》啊？”老奶奶说是啊，接着絮絮叨叨地告诉我，白骨精不管咋变化，都让孙悟空看出来了。

我说：“是啊，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啊！”

我一边说着，一边扶着她走过警戒线。然后，我放开手，提着篮子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走了一段路后，一辆警车停在那儿，是我的。我将后备厢打开，将篮子放进去，“咚”的一声关上后备厢盖。

她一愣，道：“干啥？”

我笑着说：“老奶奶，我送你去你孙子家。”

她说不了，她孙子家不远了。我笑着将她拉上车后座，告诉她，这儿我熟悉，她孙子家在哪儿，我送。她感激地一笑，告诉我，她孙子在前面的“御园小区”住，我只需将她送到小区门口就可以了。

我答应一声，开着车就走了。

太阳很大，我将车玻璃摇上去，遮住阳光，也遮住了蝉鸣。

走了一会儿，车子停下，我对她说：“到了。”

她下车，四处望望道：“这是哪儿啊？”

我告诉她，这儿是公安局。她愣了愣，告诉我，她孙子不在这儿住，是在“御园小区”。我说我知道，但是，天太热了，我怕她中暑，特意带她到这儿喝口茶洗把脸，再送她去孙子家。她说不热，不需要洗脸。这时，小王和其他几个警察都回来了，我说：“小王，给老奶奶洗个脸。”

小王笑着说：“好嘞。”

她打了一盆水，对老奶奶说：“来，老奶奶，我帮你吧。”

她说着，用毛巾沾了水，给老奶奶细心擦拭。不一会儿，老奶奶不见了，一个女孩站在我们面前，眉眼青葱，唇红齿白的。小王瞪大眼睛道：“真是个女子啊？”

我说当然。我问小王，以她的感觉，这女子应当是谁？

小王眨着眼睛笑着说：“千变万化，不以真面目示人。”说到这儿，她回头对女孩笑着道：“美女，我猜出来了，你是‘白骨精’。”

女孩脸红了，水汪汪的眼睛里喷出怒火来：“什么‘白骨精’，你们抓不住毒贩，想用我搪差事啊？”这一刻，她的声音不沙哑了，很清亮，露珠一样。

小王望着我道：“队长，证据呢？”

我打开后备厢，拿起篮子里的一个鸡蛋扔在地上，鸡蛋破了，里面不是蛋黄蛋清，是白粉。女孩脸白了，转身准备逃跑。我早有准备，扑上去，“咔嚓”一声，将一副锃亮的铐子铐在她的手腕上。

她低下头，终于承认自己就是“白骨精”。

小王事后问我：“队长，你咋识破的？”

我告诉她：“一个八十多岁的贫困老太太，身上不可能有香水味。再者，后面有一段路，我并没扶她，有意识地大步走着，她竟能跟上。所以，我就怀疑她了，发出信息让你回来帮忙。”

小王再次虚心请教：“如果洗脸后，果真是老太太呢？”

我呵呵一笑，告诉她：“那说明我猜错了，赶紧道歉啊。”

她吐吐舌头，笑了：“你火眼金睛是假的，是水货。”

我告诉她，这“白骨精”可是真的，货真价实。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9.9

三探警察署



◇文/刘伯英　图/段明

海龙县的北大门有个村庄，叫康大营。村里有个万春堂药铺，先生姓刘，大号刘梦觉。刘先生年龄不大，只有二十六岁。可是，脉条好，走运气，手到病除。所以，远近出名，方圆百里的大小村庄村民，都赶着大车小辆，前来求医看病。

这一天，万春堂药铺来了一个病人。他头上戴着瓦灰色礼帽，身穿灰色大褂，戴着水晶石眼镜。他见到刘先生作了自我介绍："我叫彭大刚，家住红石砬。"

刘先生心想，自从去年杨司令在红石砬组织起抗联以后，红石砬一带很少有人来看病啊！再说，去年冬天日本鬼子在康大营设了一个警察署，村头有警察巡逻，不让红石砬一带的人进村，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呢？刘先生让彭大刚坐下以后，问道："先生，哪里有病啊？"

彭大刚说："牙疼！"

刘先生说："牙疼好治，扎两针吧！"

彭大刚说："不用针，我要拔牙！"

刘先生说："拔牙？你进城去找西医，我不会使用刀子和钳子。"

彭大刚说："这颗牙，非要你拔不可。你看，我带来拔牙图一张！"他说完，把一

张用铅笔画的地图，铺在炕桌上。

刘先生伸头一看，原来是康大营警察署的地形图。他吓了一跳，连忙问道："你是什么人？"

彭大刚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刘先生，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刘先生展开信一看，是杨司令亲笔写给他的。杨司令在信上说，抗联明天夜间要拔掉康大营警察署，可警察署四周是几米高的围墙，没有蹿房越脊的功夫，是进不去的。所以，让刘先生给找一个进去的豁口。刘先生看完信，沉吟一会儿说："豁口是没有啊！不过，无论如何我给找一条路。"彭大刚拿出一枚用线拴着的铜钱，交给刘先生，说："你找到豁口以后，就把这枚铜钱搭在那里。同志们明天夜间进村，就顺着警察署大墙摸这枚铜钱，摸到它就找到进攻的路线了。"

刘先生接过铜钱，说："好吧。你转告杨司令，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彭大刚说："刘先生，拔牙的事，一言为定。改日再见！"说完，走了。

送走了抗联交通员彭大刚，刘先生又给几位病人开出药方，抓了药。药铺清静下来了，他走出药铺，想到警察署墙外看看。万春堂药铺和警察署斜对门，他跨过一条土路，来到警察署大墙外。他顺着大墙看了一圈，也没找到一个豁口。他想到警察署院里看一看，站岗的警察又不让进。他想了一阵，没有想出办法，只好又回到药铺。

这时，他的夫人来了。夫人说："听邻居说，明天是警察署赫署长的生日，大家都在为赫署长准备寿礼，咱们怎么办哪？"

听说明天是赫署长的生日，刘先生可乐坏了，心想，趁着拜寿的机会，就可以钻进警察署。

俗话说当官的不打送礼的。他对夫人说："大家都送寿礼，咱们也不能例外呀。我看寿礼要厚一点，你回家去把结婚时我送给你的金戒指找出来。"

夫人说："送那么厚的礼呀！"

刘先生说："咱们用赫署长的日子长着呢！"第二天吃过早饭，刘先生戴上礼帽，穿上礼服，把金戒指用红纸包了又包，揣好那枚铜钱，便来到警察署门前。门口站岗的警察也知道好歹，见到拿寿礼的来了，一摆手让进门去，见到没带寿礼的，连推带搡不让进门。刘先生见了站岗的警察，将红纸包往头上一举，顺顺当当地进去了。刘先生到了赫署长面前，脱帽、鞠躬，然后将寿礼放到赫署长手上，赫署长见纽扣大个小包，心里很不痛快，因为其他人送的都是大包小裹。可他打开一看，是一只金闪闪的马蹄形金戒指，又眉开眼笑了。他让警察给刘先生点烟，倒茶。

刘先生在赫署长面前坐了一会儿，唠了几句嗑，便到东西厢房去看看乡亲们给赫署长送的寿礼。这次是赫署长到康大营警察署以后第一次过生日，寿礼分外多。他把寿礼摆在东西厢房，供人们欣赏，显示他的荣华。所以，刘先生提出要去看寿礼，赫署长特别高兴，派一名警察陪同刘先生去东西厢房。

刘先生来到东厢房，站在寿礼面前，眼光没有落在寿礼上，却顺着后窗户往围墙上扫。围墙完整无缺，没有豁口。他又来到西厢房，从西厢房的后窗户往围墙上看，也没有找到豁口。他冷不丁发现，围墙下有一个作废的花轱辘车棚子，把它立在围墙上，可以当梯子用。他想去把铜钱搭在那里，又脱不开身，因为身边有警察，院里有来往送礼的人，被人发现就露了马脚。他看完寿礼，

便悄悄地离开了警察署。

他回到药铺刚坐下，就跟进来一个警察，警察将一张红纸请帖交给刘先生，说："这是赫署长的心意。"说完，转身走了。请帖上写道："请本村知名人士刘梦觉先生，下午三时到警察署赴宴。"这可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了这个机会，今天可以第二次进警察署了。他又给几位病人开方，抓药，处理完毕，早早回家做赴宴的准备。

赴宴不能空手，还要带礼品。刘先生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后来看到柜盖上自己泡的那瓶灵芝酒，瓶里的灵芝草颜色挺好看。他把瓶盖上的灰尘擦了又擦，又用红纸包好。这时候，他心生一计，打开红纸包，揭开瓶盖，往瓶里倒了一些泻药，然后把瓶盖盖好，用红纸包上。

下午三点，刘先生准时赴宴。他带着那瓶灵芝酒，走进警察署，见到赫署长，递上寿礼，说："赫署长，我把传家之宝灵芝酒送给你，祝你长寿！这酒你喝下去，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赫署长见到瓶里的灵芝草，大开眼界。他也听说灵芝草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可从来没见过，更没喝过灵芝酒。他拍着刘先生的肩膀，说："刘老兄，够朋友，今后有用得着老弟的地方，请说话。"说完，他吩咐一个警察拿来一只酒杯，斟上一杯灵芝酒喝了下去，觉得清凉爽口。他又斟上一杯喝了下去，一连喝了三杯。他喝完三杯酒，拉着刘先生的手，一起到食堂赴宴。

宴会结束以后，刘先生回到家里。说这话，太阳已经落山，天快黑了。可那枚铜钱还在他兜里揣着，杨司令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心急火燎，站不稳坐不牢。

点灯的时候，一个警察急急忙忙来到刘先生家里，警察说："刘先生，赫署长病了，你快去给治一治吧！"

刘先生："唉呀，今天是署长的生日，是大喜的日子，怎么得病了呢！"他跟着警察来到警察署。

赫署长躺在炕上，手捂肚子，哼呀唉哟地叫着。刘先生给他摸过脉，说："你白天吃油腻多了一些，得了肠炎。不用害怕，吃两服汤药就会好的。"他开了一个药方，交给一个警察，马上到药铺去抓药。

警察不敢拖延，很快就把两服汤药抓来了。刘先生又亲自到厨房去给赫署长熬药，赫署长过意不去，派了一个警察给刘先生当助手，刘先生到了厨房，把草药装到药壶里，放在火上熬，药壶快要开的时候，刘先生对那个警察说："你看一会儿，我去解个手。"就这样把那个警察甩开了。

刘先生来到围墙下，把花轱辘车棚子抬起来，靠在围墙上，然后把铜钱甩过围墙，用线搭好。回到厨房把药熬好，服侍赫署长吃完药说："署长，我再送给您一瓶灵芝酒，病后补补身子，派人跟我取去。"赫署长派人把酒取来。

到了半夜，突然几声枪响，刘先生起床到外面一看，听人们说警察署叫抗联给端窝了。他来到警察署门前，见警察署大门敞开，站岗的警察没有了，院子里也静悄悄的。

那个头上戴着瓦灰色礼帽，身穿灰色大褂，戴着水晶石眼镜的人，又来到刘先生面前，对刘先生说："我口里这颗坏牙拔掉了，谢谢你！这灵芝草是你的吧，物归原主！"

刘先生接过装着灵芝草的酒瓶一看，正是他送给赫署长的那瓶灵芝酒，原封没动。

选自《民间故事》2019.10

漆匠办皇差

◇文/王博　图/段明



暗　算

咸丰年间，光泰岗下有个人叫汪胜，家中祖传油漆手艺。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后，咸丰跑到热河行宫避难，洋毛子为非作歹，剩下老百姓在京城受苦，汪胜也到热河干油漆匠这个老本行谋生。

有一天，热河街上乱糟糟的，兵马来回乱窜，满街的人都在嚷嚷：咸丰皇帝死了。汪胜心说，皇帝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接不了他的班！可谁知道，这件事偏偏还真和他扯上了关系。

咸丰皇帝一死，慈禧就忙着篡权，对身边的对手开始打压剪除。咸丰皇帝的一个爱臣叫戴远，一直反对女人干政，咸丰没死以前，戴远做事就处处小心，生怕被慈禧抓住个把柄。现在咸丰皇帝死了，戴远更加小心了。可是，慈禧早就下了一个套儿，让戴远钻了进来。

原来，慈禧把咸丰皇帝的后事交给戴远去办。这件事，说好干也好干，说难办还真难办，稍有一点差错，“辱没皇上”这个罪名谁也承担不起。接到这个差事戴远就头大了，但他又不敢抗旨不尊，于是按照皇家的礼仪，小心翼翼办着差事。

开头一切还顺利，可后来油漆棺材把他难住了。慈禧一开始就打算在油漆棺材上算计戴远，提前让油漆匠告病回家，然后突然下旨，要在第三天早上提前扶灵回京。戴远盘算着，现在这棺材还没有油，即使现在马上油，一天也干不了啊，晾不干就不能挪，皇帝的棺材可不能有一点的瑕疵，他赶紧找来几个大臣商量办法，可是谁也拿不出个主意，有个大臣说：实在不行就贴个告示吧，说不定能从民间找个高人呢。戴远说：死马当作活马医吧，我也要准备自己的棺材了。

告示贴出去以后，要求油漆匠天黑以前报名，干得好的有重赏。可是直到天黑也没有一个人来报名，戴远赶紧开始私访，可油漆匠没有一个敢包这个活儿。

晚上，汪胜正在家吃饭，戴远看见满身油污的汪胜，出口就说：听说你是外来的油漆匠，手艺挺高的。汪胜说：不敢不敢，混口饭吃罢了。戴远说明来意，汪胜下午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也知道自己能揽下这活儿。可是，人们都说这件事儿吉凶未卜，干好了能发笔大财，干不好恐怕要蹲大牢，所以汪胜就没有报名。可如今戴远找上门来了，汪胜就想把这件事问清楚，于是他问：到底是什么活儿，给我交个底儿。戴远说：是给皇帝油棺材，过了明天要动身，关键是要在一天晾干，漆面儿要漂亮，干好了有重赏。汪胜说：晾干容易，就是不知道怎么算漂亮，龙飞凤舞的行吗？戴远听说一天能晾干，非常高兴地说：好好好，好好好。这个差事就交给你了。

无名子

第二天一早，戴远盛情招待汪胜，准备下手干活时，忽然发现油具和颜料都不见了。戴远让人到处找都找不到，这才知道又让人暗算了。戴远问道：这些东西能不能买到，缺什么咱们赶紧准备。汪胜说：别的都能买，只有一样，无名子买不着，别的地方也没有，就是有也不能用，只有到唐山县光泰岗上才能找到。戴远说：那不是耽误工夫吗，到明天一早能晾干吗？汪胜说：一晚上时间足够了。戴远说：那你在这里准备，我派人去找无名子。汪胜不放心：你们去不行，谁也不认识，还得我亲自去。

戴远差人和汪胜乘快马奔向唐山县，来到光泰岗后，汪胜一刻没有停留，匆匆看了家一眼就去找无名子，找到后立刻奔回热河。一到热河，汪胜立即用清油熬制无名子，然后准备油漆、颜料，等到将熬制好的无名子按比例添加到油漆中后，戴远亲自守着汪胜，不让任何人打扰。可是吃过晚饭，汪胜就消失了，没有人看到他去了哪里。

其实这又是慈禧搞的鬼，如同前面偷走汪胜的油具和颜料一样。戴远这边的一举一动，一直在慈禧的监视之下，虽然不相信一夜之间能油好棺材，但小心驶得万年船，所以在汪胜吃过饭出门的一瞬间，埋伏好的人把汪胜绑走了。

汪胜醒来后看到一个打扮华丽的女人，慈禧慈眉善目地问道：听说你的手艺很好，能一夜之间把棺材油好，是真的吗？汪胜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赶紧回答道：真的真的，我一定能做到。慈禧听了以后脸色马上变了，大喊一声：来人，给我拖下去打。不一会儿汪胜就被打得皮开肉绽，昏了过去。

戴远发现汪胜不见后立即派人打听，又想办法买通了看守，连夜把汪胜救了出来。此时已经夜半，汪胜痛得连腿都抬不起来。戴远彻底灰心了，拿出银子交给汪胜说：你受苦了，我要被治罪了，不要连累了你，拿着银子赶紧走吧。汪胜很奇怪：你有什么罪呢？戴远把来龙去脉告诉了汪胜，听完以后汪胜非常气愤，强忍着疼痛，说道：大人不用发愁，我还有最后一招，老虎不发威，她当我是病猫。

戴远本还想劝阻，但见汪胜心意已定，就派人把他抬到了棺材旁边，汪胜用尽平生所学，先用一把大刷子在棺材上按照顺时针连刷了五下，然后换一个中型的刷子逆时针刷了五下，接着拿出一个小刷子顺着棺材的四周连点一圈。一袋烟的工夫，汪胜已经完工了，刚刚说完一个“好”字，汪胜就再次晕了过去。

惊 艳

戴远怕汪胜在这里被暗算，找人连夜把汪胜送到一个朋友家中养伤。临走前汪胜把一包无名子粉末交给戴远说道：天亮以前，你用手指在棺材上按一下，如果油面能按出指纹，你马上把这东西倒入碗中加酒搅匀，

喝一口朝棺材上喷一口。千万记住，棺材上刚刚出现指纹，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戴远点点头，赶紧把汪胜送走了。

汪胜把棺材油成什么样，戴远心里也没谱，等到天快亮时，戴远一看惊呆了。棺材像个玉石棺，晶莹剔透，光彩耀眼，还能照出人的影子，戴远愣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紧接着他想起了汪胜的话，赶紧用手去摸，还没有显出指纹，这才放下心来。想起汪胜，眼泪就掉了下来。

这时有人报告了慈禧，棺材油好了，慈禧带着大臣就朝这边走来。此时戴远正等到棺材上显出指纹，就按照汪胜说的，用酒调制好了无名子粉末，一点一点地喷在棺材上，碗里的无名子刚刚喷完，慈禧也走进了门，眼看着晶莹剔透的棺材上慢慢浮现出了龙飞凤舞的图案，赶来的人都惊呆了，一个个连声叫好。就这样，戴远逃过了一劫，随后他悄悄派人把汪胜送回了柏仁老家。

慈禧扶棺材回京后就发动了辛酉政变，忙着诛杀八大臣，戴远借机称病辞官回家，过起了清闲的田园生活。

选自《柏人传奇》



蒙面侠医

◇文/梁刚　图/段明

清末，在江南一带出过一位非常奇特的侠医。称其“侠医”，是因为他治病不收穷人钱。

说他奇特，是因为他行医时必定蒙面。无人知晓他的姓名，也没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他擅长针石之道，尤其精通“灵龟八法”的要诀：大凡治病只取“内关、公孙、外关、临泣、列缺、照海、后溪、申脉”这八穴。

尽管“灵龟八法”非一般庸医所能掌握，应用这种针法必须推算气血流注穴位的时间，行针时还要将精气贯注针尖，用补法还是泻法全凭他指尖的瞬间感觉。但在病人看来，他就是在病人的脚和手各扎了两针，且不出半个时辰，就让病恹恹的人活蹦乱跳起来。

那一带的人把他传得神乎其神。

因他居无定所，但凡求诊者，一般都在大街醒目处张贴求诊告示。只要你不是大恶之人，他都会如约而至。

是年，当地有个知府得了“雷头风”，每每发作，炸痛如破。

知府膝下仅一子，甚是聪明，饱读诗书，却不求功名，因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长年游历在外。

知府管不住他，也就任其游荡四方。但如今重病在身，思子心切，便贴出告示，请求儿子回来一见。

如此，儿子才回得家来，看见父亲病成这样，便问：“请郎中了吗？”

管家马上说：“请了，都请好几拨儿了，全是名医，就是不见好转。不过……”

“不过什么？”公子扭头问，“还有谁没请到？”

管家踌躇了一下说：“江湖有个蒙面郎中没请过，坊间传说他甚是了得，他的‘灵龟八法’能治各种疑难杂症。”

“就一个民间郎中，你们也信？”公子的表情甚是怪异。

“不妨就请那个郎中来试试。”老爷气息微弱，但态度坚决。

“就怕他不来。”管家说，“听说他只给穷人治病，不给富人和官员治病。”

“试试，你不试咋知道他来不来，我们多给银子就是了。”老爷喘着气，极不耐烦地把手一挥。

管家吓得连说：“是，是。”

当晚，蒙面郎中倒是如约出现了，把脉后，说：“大人的病是一定能治好的。但大人必须答应在下一个条件。”知府说：“只要能治好病，什么条件都不成问题。”

郎中说：“近年这一带水患不断，民不聊生，望大人能放粮赈灾，减赋减税，并从此爱民如子，此病定能彻底根除。”

知府瞅他一眼问：“你真的是郎中吗？管那闲事？”

“是不是，一试便知。”郎中蒙着面朗声说，“我马上给你扎两针，先控制你的病情，等你兑现请求后，我会根治你的疾病。”

听声音咋这么熟呀？老爷嘀咕了一句，说：“好，我答应。”

如是，郎中飞出两针，分别扎在知府的外关和临泣穴。须臾，知府的头痛当场治愈。老爷拍了拍脑袋，高声叫道：“管家，多给赏钱！”同时向管家使了个眼色。

郎中淡然说：“大人的头痛症已然痊愈，望能遵守诺言，否则将有瘫痪之忧。”言毕，飘然而去。

“什么？”老爷立刻朝管家摆摆手说，“那下次你什么时候来？”

“等你兑现承诺。”郎中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此人不能留！”老爷沉着脸说，“先放粮赈灾，等治完病再说。”

蒙面郎中再次出现在知府大人家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那天老爷的心情特别好，见到郎中说：“本官没食言吧？”

郎中说：“我也不会食言。”老爷说：“那就开始吧。”

郎中说：“还要等等，现在气血还未流到穴位，流到之后，才能一针根除你的旧疾。”

也就一盏茶的工夫，郎中说了声：“到了！”旋即飞出两针。

老爷兀自一挺身子，“哟”了一声，脸色顿时红润起来。

“好了。”郎中拔出银针，转身收拾行囊。

就在这时，暗处飞镖已到。郎中吓了一跳，刚想闪开，一枚飞镖已扎进他的颈部。郎中应声倒地。

管家这时冲出来，迅速掀起郎中的蒙布。一见之下，大惊失色：“少爷！”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2019.10下

赴约

◇文/刘学柱 图/段明



何英是大强的大学同学，两人大学四年，风平浪静，大学毕业后，在相隔几百里的地方上班，却在网上谈上了。终于有一天，何英答应了大强的请求，两人见个面，确立恋爱关系。

大强买了张动车票，奔几百里的路去赴约。按照行程，到达时离约会时间还有将近两个小时。大强合计这正好可以调整下状态，熟悉熟悉周边环境。

动车准时启动。大强脑子中满是何英的影子，想象着与英子见面时的情景，沉浸在千奇百怪的揣想中。这时候，广播播报火车前方到达黑石站，同时车厢屏幕上也显示同样的字眼。大强眨巴眨巴眼睛，蒙了，嘀咕道："黑水站过了？"

旁边的人立即搭腔："你黑水站下车？你刚才咋没下，下一站是黑石站了。"

大强连忙打开手机，查找动车行驶线路，千真万确，黑水站已经过了。黑水站是大强下车的地方，他在那儿下车，打的不到十块钱，坐公交两块钱，就可以到达梦圆咖啡厅，他将在那儿与何英见面。可是现在过了站，下一站是黑石站，两地相差六十多公里。

动车不一会儿就到了黑石站，大强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幸亏预留了两个小时，到了黑石站，花百把块钱打个的，一个多小时就能到梦圆咖啡厅，不耽误约会。

大强下了车，出了站口，发现这个黑石站是个山窝窝的小站，在这儿上下车的，只有三三两两的人，车站找不到一辆出租车，只有辆三轮人力车懒散而放肆地停在路中央。环视四周，黑洞洞的一片，层峦叠嶂。

大强摸出两百块钱，晃动着对人力车夫说，能不能给我找辆小车，货车也行，把我送到黑水。这个钱要是不够，我再加。

大强又要掏钱，他这次过来约会，带足了钱，除去现金，微信、支付宝里还多着哩。那个人慵懒地摇了摇手，漫不经心地说："这地方除去一天一趟动车经过，没别的路可走。想搭乘小车、货车到黑水，得绕过这些大山过去，少说也有三四百里路。"

这话如一瓢冷水泼在大强的脑门心，从头顶到脚板心，通透地凉。大强摸出手机，查导航图，发现黑石与黑水近在咫尺，动车在山洞里拐来弯去蜿蜒六十多公里，其实直线距离不到十里路。

大强曾在一个资料上看过，黑石与黑水之间，在山峦间是挖有一个隧道的，据说是日本人挖的，但隧道刚刚挖通，日本战败，这条隧道就废了。几年前，这儿修筑铁路，没有像日本人那么蛮干，线路沿山势行走，虽然绕了不少路程，但省事不少。

大强向人力车夫问起那个隧道，那人迟疑了下，说道："是有个钻山隧道，但离这儿有两里多地，从这儿过去是个山坳，那里几乎是个原始山林，没人过去。"那人上下打量着大强，又道，"你想从那隧道去黑水？那倒是个捷径，只是不知能不能走通，这大晚上的也太凶险。"

大强没再多说，转身离开人力车夫。

大强决定去找那个隧道，出了车站，就是一个山坳，莽莽苍苍的都是树，不知有多幽深。大强一头钻进树林中。

天并没有完全黑，但山林却越来越幽暗，树木间遍地是藤蔓和荆棘。大强捡到一个瓦工戴的安全帽，将里面的树叶泥水弄掉，扣在头上。他脱下一件衬衣，将脸和脖子包好，怕毁了面容。

经过几十米的缓坡后，就是悬崖峭壁，大强抓住藤蔓，荡荡悠悠地往下滑，下到谷底，抬头一看，发现一个洞口在自己头顶上。大强惊喜不已，大为振奋。根据他看到的资料，这条隧道也就八九里的长度，人力车夫也证实了资料上的说法。现在，他只要穿过这条隧道，就到了黑水境内，便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内，与何英见面。

大强寻找往上攀缘的地方，急迫之下却没有寻着，时间不允许他耽搁。他终于找到了一根可以攀缘的藤条，但却是根刺条。大强顾不得许多了，将包裹脸脖的衬衣一撕为二：一块包裹脸脖，一块裹在手上。尽管如此，在攀爬过程中，大强还是几次双手一滑，被刺条刺得鲜血淋漓。

大强好不容易爬上了悬崖，拔去手上的刺，用那衬衣将伤口包扎好。大强站在山壁上才发现，不远处就是个缓坡，是不必费这么大劲儿攀爬的。但大强不后悔，毕竟他上来了。

大强走了三四十米距离，面前赫然出现个隧道。隧道黑咕隆咚的，一眼望不到底，神秘莫测，荡着阴冷的风，一会儿吸进去，一会儿吹出来。

大强瞪眼看着隧道，双腿有些迈不开，他感觉在这一片原始森林中，这不是个隧道，是巨兽张开的嘴巴，要把他吸进去一口吞掉。

但大强脑海中又浮现出何英来，想起他们的约定，他的耳际好像回荡着时钟嘀嗒嘀嗒的敲击声。大强抬起脚来，踏进隧道。

隧道越走越暗，黑乎乎一片，没有尽头。大强弄不清是天完全黑了，还是隧道里面太幽暗。他想打开手机照明，但手机一亮，四周更显得黑暗可怖，像无数的巨兽、魔怪，张着大嘴向他迫近。他干脆收起手机，埋头往前走。

隧道是个半拉子工程，地面不平坦，坑坑洼洼，大强走着走着就会被什么绊一下，不是一个跟头摔倒，就是激出"哗啦""叮当""哐咚"的声音，在隧道里格外清脆，久久回响。

大强又被脚下的什么东西绊倒，摔了个跟头，当他再次爬起来时，发现前面两道蓝光射向自己。大强脑袋"嗡"的一下，意识到是头恶狼。恶狼蹲守在他的面前，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大强双腿如筛糠般哆嗦起来，他不觉回头看了看，身后居然也有两道蓝光。大强不明白，怎么一瞬间前后出现两头狼，一副伺机夹击他的样子。大强进不得，又退不得，可站在原地不动也不行。两头狼见大强绷直着不动，前呼后应地嗷呜起来。大强顿了顿，便应和着狼嚎声，也"嗷呜嗷呜"地嚎起来，边嗷呜，边往前走。前面的恶狼居然"嗷呜"着步步后退。后面的恶狼则"嗷呜"着步步跟进。

大强摸出手机，准备当武器，不想摁亮了手机。两头恶狼在这一刹那居然都向后跳了跳，但都没有逃走，也许它们早将大强算作了口中餐，不甘心轻而易举放弃。大强却顿时看出了门道：恶狼怕亮光。大强心头一喜，将手机上的手电筒打开，一道亮光如利剑，刺穿黑暗。大强对准恶狼晃动着手电筒，两头恶狼惊恐地向前后两个方向，如箭般跑开，消失在黑暗之中。

驱走了恶狼，大强再也不惜手机的储电了，也不再惧怕灯光带来黑夜的幽深、神秘和恐怖。他大开着手机的手电筒，照亮隧道，也吓唬可能再出现的什么野兽。

大强走着走着，手电筒一闪之下，发现隧道前面影影绰绰盘坐着个人，背对着大强，挡在中央。大强身上的汗水一下冒了出来。这个人是谁？怎么坐在这儿，这样一动不动地背对着他，是不是等他！

大强搜肠刮肚，百思不得其解，想不通会有谁坐在这儿等他，难道会如电影中的黑道，要在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了结他？谁又与他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呢？又如何知道他的行踪，等在这儿？难道这人与何英有关系，爱着何英，何英却爱上他大强，于是到这儿要他大强的命？

大强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这么远的路了，没有不往前走的理。大强昂首挺胸，迈着大步往前走。那人依然一动不动，也一语不发。隧道到了这人这儿尤其狭窄，大强预备着这人骤然向他发起致命一击。可是走过那人身边时，那人依然那么端坐着。大强走了过去，那人也没有在大强身后，给他一家伙。

大强十分纳闷，大胆地将手电筒对着那人细看，这才发现这是一具僵尸。不知道这人是如何死在这儿的，一具僵尸又是如何能坐立不倒的；而野狼等野兽，为什么没把他吃掉，而且似乎连碰下这人也没有，所以他才端坐不倒。

大强不愿多想，他只想着何英。大强心中释然了许多，因为隧道就要到头了，黑水就在眼前。

大强加快脚步，耳边是飕飕的风声，他疑惑会不会有阴魂在他背后向他袭来，脚下不觉更快。

谢天谢地，前面出现了亮光，看来前面就是洞口。大强心中欢呼着，冲向洞口。这时大强发现月光下洞口站着个女人，背对着洞口。这女人娉娉婷婷，站了个可人的造型，十分妩媚。

要是在别的地方站着这么个女人，一定给人无穷美妙的感受，但在这个地方，这么个黑咕隆咚的夜晚，就令人毛骨悚然了。大强头发都竖了起来。这是个幽灵吗？等在这儿干什么？

大强挥舞着手机，将手电筒做武器，尖叫着往洞口冲，一口气冲出洞口。不想，大强一脚踩空，哗啦啦滚了下去，那个女人也滚下去了。

隧道口外又是个狭长的山坳，难怪日本人隧道修成了，却没架成铁路，这工程太庞大了，也太艰难了。

大强滚落在山坳，却没有晕倒，一看跟他一起滚落的女人，不过是个商场卖衣服用的那种塑料模特。谁弄这么个模特，放在这个隧道口？

大强没工夫细究，手里的手机还在，想看看时间，手机已经没电了。

大强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居然碰到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停住了，跳下个年轻人，大强便央求年轻人捎他一程。年轻人听了大强说的原委，爽快地让大强上了摩托车。

摩托车一直将大强送到梦圆咖啡厅。大强长舒了口气，往里走，迎面见到何英。大强浑身是血，衣服褴褛，全不像来约会的样子。何英诧异地上下打量着大强，说道："你迟到半个小时了，打你电话也关机，发生了什么事儿？"

大强咧嘴一笑，说道："谢谢你等了我半个小时，一言难尽啊！"

何英听了大强的叙说后，深情地对大强说："大强，我本是要考验你一段时间的，现在看来，这个过程可以省略了，因为我已经看出你是一个可靠的男人！"



与虎对峙

◇文/焦松林 图/段明

国庆长假，余彪没有回家，而是坐车去了省城。高中同窗刘震才前几天说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保证能让余彪和他在一起开开心心地旅游一回，甚至可以分文不花。

等余彪兴致盎然地赶到省城，刘震才把秘密偷偷地告诉了他。原来，互联网上有免费旅游的指导地图。所谓免费，其实是找小路进景区，逃掉价格日渐上涨的景区门票。地图上，赫然列着省城附近的青峰岭。

青峰岭据称有宋代皇帝赵匡胤的墓地。此山海拔高逾两千米，绿树合绕，碧水潺潺。有宋人苏东坡题字的寒壁，更有白马洞天之奇景。这些，早为学历史的余彪和刘震才所知。

按照地图所指示的路径，第二天天一亮，俩人坐车赶往青峰岭。下了车，俩人绕道山后，想按照地图所示的前人采药小径攀上山峰进景区。

到了地图所示的区域一看，俩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里，与地图所绘虽不能说是大相径庭，可也是有差距的。那条所谓的采药小径荆棘丛生，带着细刺的，生着奇特茸毛的植被到处都是。余彪试着向上走了一段，发现要想顺利到达图中所绘的目的地，实在困难。这时刘震才说话了：“想不花钱玩，就别怕困难。有人能绘这图，说明肯定他上去过。”余彪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他不禁热血沸腾，也顾不上心虚，一步步地向上攀去。

这一爬，足足爬了两个多钟头，山中的浓雾早已浸湿了他们的衣服，而那些齐人高的植被，也割破了他们的衣服。余彪看了一眼身后的刘震才，叹道：“这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啊？”

刘震才也停了脚步，仔细地听了听，笑道：“你听，有溪水声。图中不是说到了小溪，跳下小径就到吗？”

余彪将信将疑地看了看刘震才，又气喘吁吁地向前攀去。路越来越窄了，原先还能容身的小径，现在简直变成了钢丝绳。等余彪发现不妙时，他已爬过一大段路了。刘震

才发现他停了下来，也驻足回望。俩人吃惊地发现，原本看起来并不很高的山，现在回望，竟是无比陡峭。如果不向前行，下山也变得凶险莫测了。俩人正想着，刘震才脚下一滑，一颗并不太大的圆石骨碌碌地滚下山去，发出“嗵”的一声空响。紧接着，山中竟有了回音。

余彪和刘震才再次对望，此时，俩人脸色都开始变白了。“走，继续走！”这回是余彪打气了。前方，已到了丛林地带，碗口粗细的松树顺着山势生长着，细细的松针被俩人踩在脚下，软软的。俩人的情绪稍稍安定了些。走出丛林，刘震才看了看手机，此时竟已是午后12点半了。也就是说，俩人在这一段路上花掉了整整四个小时，而那条溪流，仍不见踪影。

“可能是天太干了，溪流早已断流了吧？”余彪已十分不耐烦了。“怎么可能，刚才还听到清晰的流水声啊。”刘震才答道，“要不，出了丛林咱们分头找找。有了消息，立即手机联系！”

俩人终于在午后的两点半走出了丛林，前方，竟然真的出现了两条岔道。刘震才拿出随身带来的馒头，俩人各自吃了几个馒头，分开行动了。余彪走的是左侧的那条山路；而刘震才走的是右边。这时刘震才已动了一点脑筋。右边的路是石头垒起来的，极有可能是景区布置的。事实上，他恰恰弄错了，那条石头垒起来的路，是以前伐木工人为了运送木材而砌就的。后来景区禁止伐木，这条道早就废了。

等余彪找到那条溪涧时，自然是喜出望外。此时，他浑身上下早已被刺划破了，他先走到溪边捧起水洗了一下。流血的伤口经凉水一浸，立即刀割一样地疼痛。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裤子也裂了条大口子，白白的能看到大腿根。余彪羞得满脸通红，他四处看了一下，找来几根松针，一一缝在裂口处，这才感觉好受了些。

此时，一缕阳光照射过来，余彪猛然发现，太阳快要下山了，得赶紧联系刘震才。他刚拿起电话，手机却先响了起来。“不好了，余彪，快想办法救我。我，我跳进了动物园的笼子里了。”余彪一听，顿时慌了手脚，图在刘震才手里，而他对此处的地形是一点也不熟。余彪快步地跳下山涧，一边对着手机吼道：“别急别急，我马上去园区管理处找人。”

刘震才也找到了山涧，不过，余彪找到的是上游，而他找到的是下游。早已迫不及待的刘震才决定先跳下去看看，然后再打电话给余彪。他瞅准了一个道路边的小罅口，看清了下面是一块平地，高也不过两米。刘震才纵身跳了下去。

刘震才万没想到的是，他穿的运动鞋到此时鞋底还是潮湿的。加上山势又陡，他这一跳，竟顺着那块平地向下滑去。地上连根树枝也没有，刘震才根本停不下来，他一眼瞥见前方好像有一座红色的房子，心中一喜，用右手在地上撑了一下，整个人砰地掉在了屋顶的红瓦上，又破瓦而入，落在一个大大的铁笼内。

刘震才只向铁笼内看了一眼，就差点晕了过去。笼子里，竟睡着一只吊额金睛的大虎。虎在笼子里面一角睡得正酣，刘震才落下时，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也没弄醒它。刘震才打量着铁笼，这铁笼高逾两米，只有顶部是敞着的。粗粗的铁栅栏上，倒是有一道门，可惜上了把大锁。如果要爬出去，万一弄醒了这只大虎，可就一命呜呼了。刘震才先是吓得一动不动，不知过了多久，他才大着胆子，给余彪打了电话。其实他情急之下，也想不到报警。

要想逃生，只有等余彪找到人来，或是动物园饲养员来喂虎。当然，这一切必须发生在老虎醒来之前。等来救兵，不知是什么

时候的事情，也许等到那一刻，自己早已葬身虎腹了。必须自己想出办法来。

刘震才再一次打量这个铁虎笼，里面宽不过三个平方，老虎的身侧有一个大大的石槽具，应该有一米多长。如果能将这个石槽具移到身边竖起来，自己委身石槽具内侧，应该能坚持到救兵赶到。可石槽具重量肯定不轻，自己能不能搬动是一个问题。再者，万一惊醒了老虎，那可真是自讨苦吃了。

刘震才犹豫着，一遍一遍地给余彪发短信："你来了吗？找到人了吗？求求你，快一点。我要是死了，做鬼也不会饶过你！"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外面的光线也渐渐地暗了下来，难道天就要黑了？

刘震才决定不再等下去了。他蹑手蹑脚地向前走了两步，老虎还睡在那里一动不动，刘震才的胆子大了些，他又走了两步，可以够到老虎身侧的石槽具了，他弓着腰，两只手尽量向前伸，屁股却撅得老高，仿佛是一只大虾米似的。石槽具被他拖动了一点，又拖动了一点。刘震才额上的汗一下子渗了出来。这东西，简直太沉了，根本不像刘震才料想的那样，能够拖离地面。

石槽具在水泥地上拖动时，发出一阵阵惊心的摩擦音。眼看石槽具一点一点地离开老虎睡的地方，移到刘震才这一边的时候，老虎突然被惊醒了。它先是发出一声低沉的啸声，接着前脚伏地，后脚撑地，背还是弯在那里。老虎抖了抖身上的黄毛，眼睛瞪得圆圆的，突然向三魂吓掉两魄的刘震才扫视过来，紧接着，它站起身来。

刘震才反倒镇定下来。他知道，自己越是恐惧，距离死亡就是越近。他索性不去管老虎，费尽最后一丝气力，将石槽具移到了身边，可想要立起它，已是根本不可能了。

就在刘震才一拉一移之时，老虎前脚一低，一个纵身向刘震才猛奔过来。刘震才下意识地一低头，老虎从他的头顶跃了过去。没等到刘震才喘息，老虎又是一个回旋，挟着一阵腥风再次扑向刘震才。刘震才此时还没来得及转身，老虎已紧紧地咬住了他的后脖颈。

一阵巨痛袭来，刘震才双手死死地扣住石槽具凹处的两侧，整个人拼命般地想置身于内。他知道，只要自己能坚持不被老虎叼起，保住这条命还是有可能的。

老虎仿佛也不相信眼前的这个人会有如此之大的气力，它的身体被刘震才带动了，爪子却摁在了刘震才的后背之上。

老虎似乎是在玩一个游戏，它想把刘震才用嘴衔起。它试了一次，刘震才全身都用上了力气，它竟没能拉动。接着，老虎又试了一次，这一回，刘震才已将两只脚蜷了起来，硬塞进了石槽具的内侧。老虎再一次被刘震才拉动了几步。

双方就这样僵持住了。

此时的刘震才已没有多少知觉了，下意识里他只知道，如果能不被老虎叼起，他就算捡了一条命了。这中间，老虎还松动了自己的牙齿，因为它在几近黑暗中发现了从刘震才怀里滚出来的馒头。老虎用鼻子嗅了嗅，丝毫没有半点兴趣。它再次咬住了刘震才的脖子。

此时的余彪已找到了景区管理处，今天本是国庆的第一天，可园区竟没有迎来游客，负责人早已离开了，只剩下一位负责保洁的老大爷和一位中年人在园区里，俩人正在一边喝酒，一边骂那些不懂得游山玩水的游客们。当浑身被划伤的余彪突然神人一般出现在俩人面前时，俩人差点没惊吓掉眼珠。得知余彪是从后山进入园区的，那中年人又开骂了："我说你们这些东西，想省钱也不是这种省法嘛！小心掉下去摔死你们。"

等余彪语无伦次地说他的同伴掉进了虎笼时，那中年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就是动物园的饲养员，一直到现在，他光顾着喝

酒，却没有想到老虎没进食。

饲养员和余彪两人风风火火地赶到老虎笼时，在矿灯的照射下，那只老虎还伏在刘震才的身上。老虎不动，刘震才也不动。那中年人酒早已吓醒了，他抖抖索索地拿出开笼钥匙，却又不敢开门，生怕老虎溜了出去，那可真是一桩不得了的大事了。

余彪一把抢过钥匙，疯了般地打开了门，他也顾不上许多，立即抱住老虎的后腿向外拉。饲养员也顾不上害怕，也进了铁笼，帮着余彪奋力拉着老虎的腿。

老虎终于松了口，发出一声大吼，接着一个转身，眼睛幽幽地看着余彪他们两个人。所幸的是，那个保洁员很快也赶来了，带来了老虎所吃的食物。老虎立即舍了人，走向了那堆排骨。

刘震才被送去医院急救，而余彪却被闻讯赶来的景区负责人留下谈话，他们已打听了这两人的身份，并与双方学校取得了联系。“你是一个贫困生，你们抄小路进入景区我们也不加追究了。只要你能守口如瓶，把老虎伤人这事不要外传，我们可以全额包下那个同学的医药费，另外还送给你们一笔钱，让你们顺利地完成学业。”

余彪沉默了，景区负责人说得不错，他和刘震才都是贫困地区出身的农村人，钱，对他们而言无比重要。只是，以守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为代价，来换取金钱，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不会答应你，一切都得等我的同学诊治结果出来再说吧！”余彪淡淡地答道。

四天后，刘震才终于从死神的手中捡回了一条命。身体仍十分孱弱的刘震才听完余彪的话，点了点头道：“你做得对，一个玩忽职守的景区，无论是不是从大门进入，都不是安全的。为了钱，我们不能让其他游客以身犯险。”

国庆的最后一天假期，余彪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把这个长假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明天，他就能到学校去上学了，而刘震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康复。这个假期，对他来说真的是刻骨铭心。所幸的是，情知理亏的景区管理处最后承担了刘震才全部医药费。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颜真卿也是体操健将

沧海拾贝

颜真卿直至古稀之年仍体魄强健，离不开他爱锻炼的习惯。

颜真卿75岁寿诞时，亲友前来祝贺。他不仅表演了书法，还表演了体操绝技。他先叫家人搬来两张椅子，自己双手握着椅背，连续做了百余下“屈臂撑”；接着又叫家人抬来一张空床，他两脚用力一蹬，身体轻快地跃过床。

随后，他用一张席子将自己围起来，直立地上，两手稍微一按，双脚用力一蹬，便飞身跳出席子，轻巧地落地。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换房子

◇文/周德东 图/段明



这天夜里，老公出差了。王京参加老总生日聚会，很晚才回家。她没喝酒，却喝了一肚子茶水。睡不着，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快半夜的时候，单元门对讲机突然响了。

她走过去，在黑白屏幕上看到了一个老女人，她说：“麻烦您开下门，我忘带单元门钥匙了。”

王京刚刚搬进这套房子，不熟悉这里的住户，不可能连问都不问就给这个女人打开单元门，万一她是小偷呢？于是，王京摘下话筒，警惕地问了一句：“你是哪层楼的？”

女人说：“四层。”

王京也住在四层，每层只有两户人家，王京在401，那么，这个女人就是对门402的了。不然楼里几十户人家，她怎么就偏偏按响王京家的对讲机呢。

邻居之间，这点小忙还是要帮的。于是，王京给她开了门。“谢谢你。”“不客气。”

两分钟之后，门铃被摁响了。王京愣了愣，走过去从猫眼朝外一看，又看见了刚才那个老女人！她对着猫眼说：“麻烦你开下门，我忘带钥匙了。”

王京大声说：“你走错门了吧？”

那个女人说：“没错啊，401。”

刚才，她说她是四楼的，骗王京打开了单元门。她上楼之后却站到了王京的门前，还要王京给她开门！

王京有点害怕了，大声说：“这是五单元！”

那个女人说：“我知道这是五单元！”

王京想到了报警，她不再说话，一步步朝电话靠近。门外没动静了，她静静听了一会儿，再次走到猫眼前朝外看了看，楼道里空无一人。

王京看不进去电视了，深更半夜，怎么会遇到这种怪事呢？

也许，这个老女人住在

另外一栋楼的五单元401，她有点老年痴呆症，认错楼了……

这套大房子位于市中心，王京的父亲一直居住在这里。母亲去世早，父亲一个人生活，后来，他和伺候他的保姆搭伴过上了日子。王京和老公住在郊区的一套小房子里，她嫌丢人。王京只来看望过父亲一次。那个保姆五十多岁，一年前得了绝症。她死后，父亲更加郁郁寡欢，上个月也离开了人世。临终之前，父亲把这套大房子给了王京。一直在外面租房的弟弟和弟媳就搬进了那套郊区的小房子。

想起那个保姆，王京好像一下抓到了什么线索。虽然，王京只见过她一次，而且，那次王京和父亲聊了几句就离开了，几乎没有正眼打量她一下，但是，她却觉得刚才那个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老女人跟那个保姆很像！记得那个保姆死去那天，王京正在参加老总的生日聚会，也就是说，今天是那个保姆去世一周年的日子！

王京越想越害怕了。

这时候，单元门对讲机又响起来。

王京关了灯，轻手轻脚地爬到了床上。对讲机一直在响，王京的心越跳越厉害。犹豫来犹豫去，终于爬起来，摸黑走了过去，黑白屏幕中又出现了那个老女人。王京摘下话筒，对方就说话了："麻烦您开下门，我忘带单元门钥匙了。"

王京死死盯住这张脸，颤抖地问："你是哪层楼的？"

女人说："四层。"

王京又颤抖地问："你住在401？"

女人说："401。"

王京"啪"一下挂断了话筒，屏幕一闪，那个女人就在王京面前消失了……

次日，王京给弟弟打了电话："王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咱们两家能不能换换房子？"

王成好像没听懂："姐，你说什么？"

王京说："你们搬到这套大房子里来，我们搬到那套小房子里去。"

王成更疑惑了："为什么？"

王京想了想说："这里离我的单位太远了……说定了啊，我们今天就换房子。"

隔着半座城，她看不见王成在电话那头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

隔着肚皮，她看不见弟弟深藏的心计。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爹的照片挂错了

沧海拾贝

大清灭亡后，溥仪要写回忆录，于是重游故宫。他溜达到光绪寝宫时，发现屋里挂的照片居然是自己亲爹醇亲王载沣。

跟随的工作人员却一个劲儿对溥仪解释："这是研究故宫历史的专家选的，不会错的。"

溥仪不高兴了，质问工作人员："专家再厉害又怎样，这照片上是不是我爹，我能不知道？"

工作人员觉得有理，赶紧写报告递上去，那些专家也赶忙给溥仪道歉，毕竟挂错爹了。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香樟树上的祷告虫

◇文/夏克军 图/段明

凶手的赃物

女画家西岐枝子在郊外有一处写生的临时住所，最近她得了重病，于是决定躲到这个自己感到最惬意的地方，创作人生中最后一幅水彩画。

这天，枝子在河边散步，突然看到一个戴着毛线帽的男人在一棵高大的香樟树下用树枝挖洞，像要埋藏什么。枝子很好奇，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只见男人从怀里掏出大把的珠宝首饰，装进一个袋子，塞进了被草丛遮掩的泥洞里。

这是个小偷，或者抢劫犯，他正在藏匿赃物！枝子本能地转身离开，一不留神，脚下被石块绊了一下，她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男人被惊动了，回过头来，与枝子四目相对，两人都禁不住惊叫起来，原来这个男人居然是枝子的邻居——拳击手高宫中堂。

枝子惶恐不已，失口问道："中堂，你为何把那些贵重的珠宝首饰藏起来？"高宫中堂惊得把手里的树枝一扔，他望着枝子，闪烁其词："这看起来很奇怪，甚至匪夷所思，但……你怎么在这里？"

"我在这儿附近有个写生的临时住所。"

"原来如此，我们去那里谈谈吧，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枝子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手里紧握着一段折断的树枝，不知所措。天快黑了，周遭无人，自己能逃到哪里去呢？枝子只得领着中堂回到画室，强装镇定地询问事情的缘由。

中堂确定屋内没有第三者之后，才道出实情。他因赌博欠下巨债，债主揪着不放，妻子带着儿子弃家而去……总之，他的情况糟透了。所以他铤而走险抢劫了一家珠宝店，还在作案过程

中，不小心枪杀了珠宝店老板。

中堂有些激动，说话时还掏出了手枪，不停挥舞着。枝子惊恐地看着他，小心翼翼地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中堂，你走吧，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中堂却逼近一步，用手枪指着枝子说道："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不是吗？"

枝子触电似的退后一步："你要杀我灭口？"

中堂紧咬着嘴唇，下了决心："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很抱歉，枝子，我必须送你去天堂。"

画家的遗作

虎口放不过羔羊，鹰爪放不过野兔，枝子知道自己已经毫无生还的机会。不过，她并没有过分害怕，病魔的折磨早已让她对死亡有了心理准备。短暂的沉默之后，枝子对中堂说道："既然你一定要杀我灭口，我求你用一种既能保留我的尊严又能保证你安全的方法，比如，让我自杀。"

中堂有些愕然："自杀，你有胆量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我虽不是什么勇士，但也是一个有身份、有尊严的画家，我想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结束生命。"枝子从抽屉里拿出一瓶安眠药，说道，"我希望吞下这些药片，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离开。"

中堂很乐意接受这个提议，枝子自杀，既解决了隐患，又能不引起警方的怀疑，何乐而不为？得到允许之后，枝子也显得很安慰，她指着桌上的水彩画说："我不想带着遗憾离开世界，请让我画完最后的部分，并允许我在上面写一封遗书，留给我的知己丹泽佳子吧。"

丹泽佳子是一位动植物老师，目前在一所大学任教，是中堂和枝子共同的邻居。中堂想：西岐枝子逃不出自己的手掌，丹泽佳子也玩不出什么花招，况且完成作品，留下遗书，告别朋友，这些行为完全符合一个自杀者的心理。

中堂爽快地答应了枝子的请求，他坐在画架对面，身子倚在靠椅上，握着手枪，毒蛇似的盯着自己的猎物。

没多久，枝子就完成了最后的遗作，那是一棵香樟树，她在树枝上添加了一只正在产卵的螳螂，并且题写了画名——《香樟树上的祷告虫》。在古希腊，螳螂被视为先知，因为它前臂举起的样子像祈祷的少女，所以又称祷告虫。

画作下端是一封遗书："梦笔生花是每个天才都向往的境界，直到江郎才尽，我亦无得意之作可以流传后世。我最知心的朋友丹泽佳子，作为一名动植物学老师，你知道每一片树叶的脉络、每一种动物的习性，还有每个人的命运都与众不同且不能轻易改变，而我就像香樟树上的螳螂，尽管我向上帝祷告，却无法改变命运，既然我的创作生涯短暂，我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此遗作留给你，永别了，我最知心的朋友。西岐枝子绝笔。"

中堂对遗书很满意，起初他还奇怪枝子为什么要在临终前画螳螂，不过显然，他在枝子的遗书中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枝子放下画笔，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对中堂说道："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出手那些珠宝，免得警察顺藤摸瓜抓到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枝子的提醒让中堂心存感激，他点头道："我明白。"

枝子对自己的遗作也很满意，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然后吞下了整瓶安眠药，安然地进入梦乡。中堂确定枝子没了呼吸后，他才小心翼翼地处理了现场。

螳螂的寓意

第二天，定时给西岐枝子送食物的用人发现了她的遗体……当警部村越先生将其遗作交给丹泽佳子的时候，她疑

惑不解地问道：“枝子为何把遗作和遗书留给我？”

“在本市，她没有其他的亲人，而遗书上两次提到你是她最知心的朋友。”

“我们只是邻居而已！”

警部村越皱了皱眉头，说道：“一定有什么事情被我们忽视了。不管怎么样，请你再仔细看看画作和遗书，是否有异常？我相信枝子选择你是有原因的。”

丹泽佳子的目光定格在画中那只正在产卵的螳螂身上，她突然惊叫起来：“天哪，枝子也曾是动植物学专业的，她竟在香樟树上画了一只产卵的螳螂，那不可能吧！”

警部村越疑惑地问道：“有何不妥吗？”丹泽佳子解释，香樟树散发的气味能驱蚊蝇，换句话说，香樟树具有极强的抗虫性，所以螳螂不会在上面产卵。

警部村越的目光紧盯着画作，喃喃道：“按你的说法，枝子小姐不该犯这种常识性错误，那么她画这只螳螂，恐怕另有意图。佳子小姐，枝子把画作留给你，一定是希望你看出旁人会忽略的细节啊！”

丹泽佳子贴近画作，细细查看，突然她发现了什么：“枝子画的这只螳螂好奇怪，耳朵长在头上，而且是一对。”

警部村越问：“这有什么奇怪？”丹泽佳子笑着说：“普通人一定觉得本就该是这样，但螳螂的器官比较独特，它的耳朵长在后足和中足基节之间，也就是腰部下面，而且螳螂仅有一只耳朵。”

“一只耳朵？”警部村越陷入沉思。丹泽佳子却脱口而出：“说起来，中堂只有一只耳朵。”

丹泽佳子说，邻居高宫中堂原来是个拳击手，在一次比赛中，他被对手咬掉了一只耳朵。

警部村越立即传讯了高宫中堂，尽管他矢口否认去过西岐枝子的画室，但当听说枝子遗作中所画的螳螂，其实暗藏了与自己有关的玄机后，他怎么也掩藏不了脸上惊愕又心虚的表情……

随后，警部村越第二次勘查现场时，在画室门口找到了西岐枝子丢弃的一段树枝，那正是她在香樟树下偷偷捡起来握在手里的，高宫中堂用它挖过洞穴。后来，警方搜到了另一段与之匹配的树枝和泥洞里的赃物，那上面都有高宫中堂的指纹。

铁证如山，高宫中堂最终交代了犯罪事实。

选自《读者文摘》

史蒂芬先生50多岁，独居在英格兰的一幢岛屿别墅里。因为腿有残疾，他平时只能坐在轮椅上，并雇了一名叫乔治的仆人来照顾自己，帮忙打理家务。

这天，史蒂芬正在家里看书，突然有人敲门，仆人乔治开了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位提着药箱、面带笑容的中年男人。

对方自我介绍说：“我是医生爱德华，史蒂芬先生的远房侄子里克在南非发了财回国定居，现在要给健在的几位家族长辈聘请家庭医生，以表孝心，我为此而来。”说着，他从皮箱中取出自己的行医执照和里克写的推荐信。然后他笑着补充了一句：“请放心，我的薪水完全由里克先生来支付。”

史蒂芬听了，半信半疑，但还是接纳了医生。之后，医生定期给史蒂芬主仆检查身体。但史蒂芬脾气暴躁，坚持说自己身体健康，拒绝吃任何药物。

医生无可奈何，只好转头对仆人乔治说：“伙计，你的病不是感冒，是鼻炎。这个药要记得每天吃一片，保证你一星期就能好。不然鼻炎重了就不好治了，会困扰你一辈子的。”

有天下午，仆人乔治推着史蒂芬去街心公园散步，回来时却发现医生慌张地从史蒂芬的卧室里出来。医生有些尴尬，急忙解释说：“我今天没

赏金杀手

◇文／刘津东　图／段明



有病人，闲得无聊，想找一本小说打发时间。”而乔治发现自己夹在菜谱里、压在枕头下的钱被人动过了。于是，史蒂芬主仆决定一起调查一下爱德华医生。

这天傍晚，医生帮一个岛民看病回来，兴高采烈地说：“今天病人为了表示感谢，特地送了我一瓶珍藏的威士忌。咱们晚上可以好好喝一杯！”

备好晚餐，史蒂芬和医生面对面坐着，乔治打开威士忌给两人斟好。干了一杯后，史蒂芬说：“爱德华医生，感谢你这些日子对我的照顾。不过，我总觉得你好像在寻找什么，所以我今天也查看了你的物品。”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剪报：“我在你行李箱的夹层里发现了这些。”

他拿起一张剪报读道：“悬赏声明：本人的爱子于1914年在从印度回国的船上，被杀人越货，凶手一直逍遥法外。直到1919年，才有目击者告知，凶手是爱子在印度的生意伙伴杰森·阿金斯。特此声明：如果谁可以杀死杰森·阿金斯，奖赏十万英镑。如果在我去世后一个星期内，还没有人能杀死凶手替本人爱子报仇，此悬赏作废——詹姆斯爵士。”

他又拿起另一张读起来：“里克先生近日从南非回国，据悉，里克先生在南非做钻石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此次是回国定居。有消息说他在伦敦买下了一座豪宅。”

史蒂芬放下两份剪报，盯着医生说：“医生，我想我是不是应该马上给我的侄子发封电报，去确认一下你是不是他雇来的？”

正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在确认这是史蒂芬的住所后，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大声说道：“先生们，我是邓肯律师，受我的委托人詹姆斯爵士委托宣读一份声明，确切地说应该是遗嘱的一部分，因为詹姆斯爵士上周去世了。”

史蒂芬抬手打断了律师的话，说：“我想我们已经知道那份悬赏声明的内容了。”

律师有些吃惊，耸耸肩说：“哦，是这样，最近有消息说凶手就在这幢别墅里。”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继续说：“各位，今天就是詹姆斯爵士去世一周的截止期限，我会在码头旁的小酒馆里等可以领取赏金的人，直到深夜零点。祝各位好运。”离去之前，他看到医生暗暗地指了指自己的领口。

律师走后，医生忽然说：“我其实是个赏金杀

手，绰号叫‘杀手医生’。之前听到消息说杰森·阿金斯在这里，我就假借里克先生推荐的名义混了进来。今天就是最后期限了，我看我找不到阿金斯了。”说完，他举起酒杯说，“打扰这么久了，咱们干了这杯威士忌，我就告辞了。”

医生给乔治也倒了杯酒，三人各干了一杯，医生站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等他收拾好行李再回到餐厅时，发现史蒂芬主仆已经僵坐在餐桌旁不动了。

医生走近史蒂芬，得意地说：“放心，酒里只是麻醉剂。”突然，原本靠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的史蒂芬猛地一侧身，从自己拐杖中抽出一把锋利的短剑，用力地刺入了医生的胸口。

医生难以置信又不甘心地挣扎了几下，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史蒂芬大口喘着气，然后找来一杯水给乔治喝下去，乔治才慢慢恢复，吃惊地问道：“先生，您没有被麻醉？”

史蒂芬冷笑着说：“我已经怀疑他了，又怎么会喝他带来的酒？真不知道这个白痴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乔治恐慌地问道：“难道您就是……”史蒂芬不耐烦地转过身去。

乔治鼓了鼓勇气，从医生胸前用力拔出短剑，递给史蒂芬，说：“先生，您的剑。”史蒂芬闻言转身来接，却发现乔治正满脸狰狞地举剑刺向自己……

码头旁的小酒馆里，律师独坐一角，他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这时，门开了，乔治走了进来，衣服上还沾染有血迹。律师愣了一下，说：“真没想到最后是你来领赏金。”

乔治“呵呵”笑着说：“我在史蒂芬家很久了，一直不知道他原来是个杀人凶手。”然后就把律师离开以后的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并掏出一本破旧的护照递给律师说：“看，我还从他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杰森·阿金斯的护照。”

律师说：“哦，我想詹姆斯爵士终于可以瞑目了，唉，可怜的小汤米的仇终于报了。”

乔治也随声附和道：“是呀，可怜的小汤尼。”然后，他贪婪地搓着两只大手问律师，“那我现在可以拿到十万英镑了吗？”

律师摇了摇头说：“这笔赏金是属于‘杀手医生’的，既然他去世了，这笔钱就属于他在利物浦的妻女。”

乔治顿时一头雾水，问：“你是不是搞错了？”

律师吸了一口烟，说：“‘杀手医生’之前发电报告诉我，他在法国医院里得到了阿金斯的牙科病历，所以在给大家检查身体时便能找出真正的阿金斯。事实上，阿金斯偶然得知史蒂芬是战时出卖国家利益的卑鄙间谍，隐姓埋名躲在这里，他看中史蒂芬和自己年龄相仿，就找机会接近史蒂芬，再散布消息暴露阿金斯的行踪，引来赏金杀手。只有史蒂芬当了替死鬼，阿金斯才可以彻底摆脱追杀。”

乔治擦擦头上的汗说：“可惜他们都死了，不会有真相了。”

律师忽然伸出一个手指说：“我离开的时候，‘杀手医生’指了指自己的领口，其实是在暗示男仆的领结。”

乔治哼了一下说：“无凭无据的猜测。”

律师又伸出第二个手指说：“你是汤尼多年的生意伙伴，当听到我把汤尼的名字说成汤米，你下意识地就纠正了过来。”

乔治笑了一声说：“不好意思，我有些耳背，可能是我听错了。”

律师摇了摇头说：“你还真是迟钝啊！关于‘杀手医生’，大家都传说他：治好一个病人，干掉一个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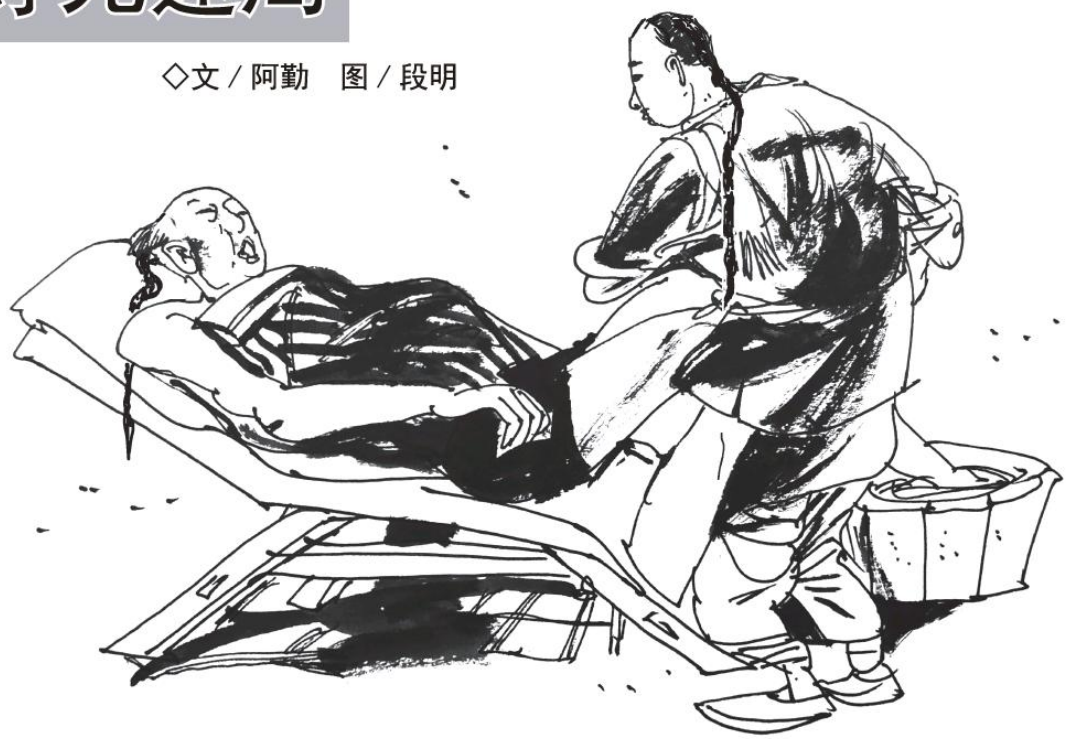
乔治顿感不妙，而当五脏六腑如火烧般疼痛渐渐加剧时，他才恍然大悟：医生在给自己服的鼻炎药中早就动了手脚，但为时已晚……

律师冷冷地看着倒下去的乔治，也就是真正的阿金斯，又瞥了一眼怀表，说：“‘杀手医生’很守时啊。”

选自《大河文摘报》

寻兄迷局

◇文／阿勤　图／段明



清朝康熙年间，保定府博野县城出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情：有一个开封来的富商要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他说自己名叫马益文，他的兄弟名叫马益武。他的左脚脚底板上长着一颗黑痣，他兄弟的右脚脚底板上长着一颗黑痣，黑痣上还有一小撮绒毛。他还说由于当年母亲怀着他们的时候兵荒马乱，外出逃难到保定府，并在博野县生下他们，不幸离散。而今母亲病重，愈加思念分离多年的孩子，故而马益文来到此处寻觅。他要找到亲兄弟，并赠送给他万贯家产。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博野县城内为之轰动。只要身上有黑痣的都去认亲，甚至连屁股上脸上有黑痣的都去，可是右脚脚底板上长痣的人却一直没有出现。马益文见大家如此热情，就放出话来，只要有人替他找到兄弟马益武，他定赏一百两白银。半个多月过去了，那个神秘的马益武始终没有露面。大伙儿的热情不减，每天都有人去马益文下榻的悦来客栈提供线索。

博野县城北有个“芙蓉堂”中药铺，平日里生意清淡。老板郝守业孤身一人，守着这份薄薄的家业，勉强度日。这天打烊后，他正在房间里惬意地泡脚。泡着泡着水凉了，他便大声叫唤伙计倒热水。老伙计李旺财偷懒搓麻将去了，一个新来的伙计叫赵四宝，非常机灵，赶紧提着热水进去。倒好水，他殷勤地道：“老板，我给您剪剪脚指甲，去去老皮吧！”郝守业眯着眼睛点点头。

正剪着脚指甲，赵四宝忽然一声惊呼，

道："大喜啊掌柜的，您就要发大财了！您的右脚脚底板上有黑痣，原来您就是马益武呀！"

郝守业闻言，瞪了赵四宝一眼，道："我的祖坟就在博野，我家世世代代居住在博野，我去认亲，谁相信啊？这飞来的横财看来不是我的。"

赵四宝连忙道："郝掌柜的，如今这世道看见秃头就是和尚。只要你掩饰得好，又隔了那么多年，谁看得出啊？"郝守业被他说得有些动心了，两人又整整谋划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们打点行装，前往悦来客栈。

一大早，那里已经有很多人排队等候认亲了。郝守业一看这个阵势，心里就没底了，想着还是赶快回去吧。赵四宝狠狠地拽着他，好不容易轮到他了，这时，有一个人领着郝守业进去，七拐八弯最后来到一个僻静的房间。郝守业想着赵四宝教他的那一招，进去之后什么也不说，一个劲儿地哭鼻子抹眼泪。他坐在椅子上，有人过来脱掉他的鞋子，褪去足衣，细细查看。紧接着他感觉右脚脚底板上传来一阵揪心的疼痛，郝守业大喊道："你们想干什么？"

那人鞠了一躬，道："对不住您了，最近假冒的人实在太多，我们不得已试着拔一下。看来，您的这颗黑痣是真的。"说完，他对着里面拍了拍手掌。稍歇，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推开门，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赤足跨进来，他正是马益文。他双手捧起郝守业的右脚，轻轻抚摩着，接着抬起自己的左脚，那里有着一颗一样大小的黑痣。马益文忍不住一把抱住郝守业，哭道："兄弟啊……兄弟，终于把你给找到了，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面对此情此景，郝守业也不禁真的伤心起来，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

亲兄弟相认了，外面排队等候的人大失所望。不一会儿的工夫，大家走得精光。当晚，郝守业就在悦来客栈住下，兄弟两人倾诉衷肠。马益文得知郝守业开有一家中药铺，得回去打点生意，便道："我们兄弟今日重逢，真是天大的喜事。药铺暂且交给伙计打理，我们只管饮酒长谈。"

郝守业只是害怕时间久了会露出马脚，可马益文一脸兴奋，满腔热情，丝毫没有怀疑的样子。郝守业只得留下来。马益文又道："兄弟这些年受苦了，我做大哥的理应照管你才是。母亲吩咐，一旦找到你，就马上带回开封去相见。只是大哥是个生意人，在这河北一带还有几笔旧账要收。这样吧，你从明天开始，就留在客栈帮我记账，我会加倍给你报酬。待此间事务了却，我们同回开封，如何？"说完，他立即摸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塞到郝守业的手里。郝守业的心中也暗自打着小九九，他想先赚上几十两银子再说。待要真的去开封认亲，到时候自己来个一走了之，万事大吉。

自此，郝守业天天在悦来客栈僻静的房间里替马益文抄写整理各种账目，心里暗暗惊叹马益文生意做得真大。马益文每天早出晚归，看起来很忙的样子，有时接连出去好几天才回来。他每天翻阅郝守业的账目，边看边点头，显出很满意的样子。眼看着旧账清算完毕，马益文又拿来厚厚一大摞账本。他还说做账必须是自家人才放心。马益文也不食言，在这十几天时间里，他已经连续给了郝守业一百多两白银。郝守业埋头算账，心中窃喜，自己开了大半辈子的中药铺，才存了几十两纹银。如今冒出个大哥来，一下子就进账这么多！

其间，郝守业有一次回到自己的"芙蓉堂"中药铺看看。他发现店门居然关着，敲了半天门，赵四宝才出来开门。只见他灰头土脸的，不知从什么地方刚刚钻出来。他

看见郝守业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道：“自从掌柜的走后，药铺的生意就一落千丈。老伙计李旺财见拿不到工钱就拿了一些较为名贵的药材走人了。我不忍心离开，就留下来替您照看！”郝守业听了，骂了李旺财几句，又赶紧安慰他，摸出一些碎银子，要他继续照看着。

郝守业回到悦来客栈继续抄写账目，清理账本。他算算时间，这一次马益文出去已经快五天了，怎么还不回来？管他呢，只要有钱赚就行。

“咚咚咚”，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了门，郝守业看见一张怒气冲冲的脸，那人手里还拿着一沓账单。他责问道：“你就是马益文的兄弟马益武？”郝守业点点头。那人又道：“我是悦来客栈的掌柜，你大哥存在柜上的银子已经花光了。他在我们这里经常大摆宴席，而且还搞什么寻亲，弄得鸡飞狗跳。现在倒好，一去不回，连个人影都不见了。兄债弟还，就请你先把账结清了。”说完，他拿起算盘噼里啪啦一打，总共是一百五十八两六钱银子。

郝守业听了，头脑一阵发晕，迷迷糊糊之间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一急，就把自己的底牌给摊了出来：“我是冒牌的，我不是马益文的兄弟。”掌柜的道：“我不管你是正宗的还是冒牌的，你在我们客栈白吃白喝白住这么多天，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郝守业还是不肯结账，掌柜的一怒之下就把他扭送到县衙，两人对簿公堂。

当时，博野县新上任的知县名叫司徒震，他以善决疑案著称。他听到这样一个离奇的案子，觉得很奇怪。他要掌柜的和郝守业详尽道来，不能漏掉一个细节。之后，他沉吟半晌，问郝守业：“你说是药铺中的伙计怂恿你前去认亲，他究竟是什么人？又何时到你店中的？”

郝守业道：“我的药铺店小利薄，本来只有一个老伙计。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赵四宝。他说家乡发大水，无处谋生，只求能够给碗饭吃，干活不要工钱。我看他还算机灵，就把他留下了。现在，他还在药铺替我看着。”

司徒震道：“他的左脸上是不是有一块淡灰色的胎记？”

郝守业忍不住喊道：“你怎么知道的？”

司徒震沉吟半晌，道：“此事表面上离奇滑稽，其实极有可能蕴藏着险恶的计谋。你们现在切不可争执，郝守业照常到悦来客栈清理账本，不能露出丝毫的慌张。他的欠账，我替他垫上。”两人连连称是，就此告退。

当天下午，司徒震乔装打扮一番，带上两个随从，让一匹高头大马拉着药材，装作推销的药商。他们来到城北，司徒震绕着“芙蓉堂”药铺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马蹄子在石板路上发出响亮的回声，司徒震侧着耳朵，用心地听。然后，他在药铺门前停下，把门拍得震天响。终于，门“吱呀”一声开了，里面探出一个人来。他一脸睡眼蒙眬的样子，身上的衣服泥渍斑斑，两个膝盖上的布料严重破损。司徒震问他是否需要进货，那人不耐烦地说掌柜的不在，他做不了主，就回身“砰”的一声把门关了。司徒震点点头，又掐着指头算算时间，道：“明天晚上该是十五了吧？”两个随从称是，弄不清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司徒震回到县衙，到了第二天薄暮时分，他叫人把郝守业偷偷地接来。他问道：“你还想不想见见你的兄长马益文？”郝守业一个劲儿地点头，他还想着分享那万贯家产呢！司徒震伤感地叹了一口气，换上便装，带上几个得力捕快，一行人前往城北，

来到离“芙蓉堂”药铺不远的当铺。

当铺老板一看见司徒震，就马上迎了出来，道：“客官还真准时，过了今晚，那物事就该归我了。”司徒震不作声，来到里面静室，他悄悄摸出一块腰牌，递到当铺老板的面前。当铺老板一惊，道：“你就是新来的司徒大人？”司徒震道：“如果我估计不错，今晚‘神偷怪盗’将前来窃取那个东西。我们要在你藏宝的地下室里布个局，等他们自投罗网。”当铺老板大惊失色，道：“司徒大人，您在我们这里当下那个宝贝，就是为了引出‘神偷怪盗’？”司徒震点点头。

当铺老板立即紧闭大门，关了铺子。然后，他提着灯笼在前面带路，一行人跟随在后。他们进入一个幽暗的通道，踏着石阶，蜿蜒曲折地向下行走。地势越来越低，前面出现一个石室，当铺老板摸出钥匙打开。里面点着几盏油灯，柜子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盒子。其中，有个锦盒隐隐透出柔和的亮光。当铺老板又摸出一个小钥匙，开启锦盒。大家只觉眼前一亮，里面是一颗鹅蛋大小的夜明珠，发出的光芒使烛光黯然失色。

郝守业不禁问道：“司徒大人，此地如此隐秘，盗贼如何进来？”

司徒震道：“他们正是从你家药铺里进来的。你的新伙计就是江湖上有名的‘怪盗’，那个马益文估计就是‘神偷’。他们设下一个骗局，故意唆使你去认亲，从而离开药铺。药铺毗连当铺，他们早就看好了地形。当你在客栈清理账目时，他们已经挖通了一个地道，直通这里。昨天，我前去药铺，看到那个新伙计睡眼蒙眬。他在白天休息，就证明地道已经挖通了。我的马车在那石板路面上行走，有一个地方发出的声音与别处两样，下面肯定就是地道。‘神偷怪盗’作案一般会选在月圆之时，现在离月挂中天还有几个时辰，大家噤声，灭了所有灯火。”说着过去盖上了锦盒。

听了司徒震的一番话，郝守业如梦初醒。他不禁用手去拍打地面，果然，其中一块石板下面发出“咚咚”的回声。司徒震赶紧把他拖开，大家卧在黑暗中，能清楚地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不知过了多久，下面渐渐传来脚步声。那脚步声越来越响，大家的心跳也越来越快。紧接着，“喀嚓”一声，那块石板被掀起，一个身影钻了出来。两边埋伏的捕快一跃而出，紧紧地压住了他。司徒震吩咐点上油灯，那人哇哇大叫：“司徒震，你怎么老是阴魂不散地缠着我？我到江南，你就到江南。我来河北，你也来河北。幸好，我的师弟跑得快。只要他出去，总有办法来救我。”

司徒震哈哈一笑，道：“神偷，我早就在药铺地道口安排下武士。此刻，怪盗恐怕早在县衙大牢等着你呢！我用夜明珠来引诱你们，想不到你们能从地下进入。要不是客栈掌柜的跟郝守业闹事，我可真猜不出来。郝守业，过来见见你的兄长吧。”

郝守业上前问道：“我只是尚有一事未明，我们的脚底为何长着同样的黑痣？”

司徒震过去脱下神偷的鞋子，他左脚脚底一片光滑，哪里还有黑痣的影子。

司徒震道：“怪盗在你的店中当伙计，时时给你洗脚，你脚底的秘密，他们岂有不知道的？以神偷的能耐，在自己脚板底弄出一粒小痣，应该不成问题。”

郝守业摇摇头，道：“都怪我让钱财昧了良心，错认了兄长，差点成了他们的帮凶。哎，做人切不可太贪心哪！”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2019.9 上

一碗粉丝汤

◇文／陈志国　图／周欣欣



旻宁在没有当皇帝的时候，曾经在京城前门大街一个叫“粉汤刘”的小摊上吃了一碗粉丝汤。虽然他从小在宫里锦衣玉食，但是从没有尝过这样鲜美的粉丝汤，于是乎，就吃得津津有味、点滴不剩，差一点儿就连碗筷也给吃了下去！

摊主“粉汤刘”盯了旻宁半晌，才一本正经地说：“我观公子的穿戴举止，就知道您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福禄无边之人！”

旻宁大吃一惊，急问摊主：“何以见得？”

“粉汤刘”坐下来与旻宁唠嗑儿，他告诉旻宁说，其实人生在世，每个人终其一生所能够享用的衣禄、食禄，是各有定数的，禄尽则完事儿！看公子的衣着打扮、举止风度，不似平民，显然出身名门望族。生于富贵之家，必然衣食无忧——衣食无忧之人，尚且如此珍惜自己的食禄，将来必定会福禄绵绵、贵不可言！

对于“粉汤刘”的一番有关“衣禄食禄”的见解，旻宁只是觉得新鲜有趣儿，其实并没有太在意。唯有那一碗鲜美可口的粉丝汤，却让他感到回味无穷、口有余香。

后来，旻宁由皇子变成了道光皇帝，吃遍了御膳房的山珍海味，总觉得比不上那碗鲜美的粉丝汤。这一天，他心血来潮，便亲自开列了菜谱，吩咐御膳房照着菜谱上的食材，也做出一碗粉丝汤来。

菜谱上的食材并不复杂，无非是羊肉、粉丝、调料、青菜之类，普普通通，简单易行。御膳房里有最顶尖的大腕厨师、最完备的厨房设施、最丰富的食材调料，动手做一碗羊肉炖粉丝，还不是小菜一碟？可是，道光皇帝左等右等，两天过去了，就是不见粉丝汤端上来，他感到非常纳闷儿。

道光皇帝没有等来粉丝

汤，却等来了内务府总管杨钟祥。杨总管恭恭敬敬地向道光皇帝奏明，要想喝到粉丝汤，首先得请皇上调拨银子七万五千两！

没有吃到粉丝汤的皇帝，首先吃了一惊：不就是一碗普普通通的粉丝汤嘛，怎么就值银子七万多两？难道这粉丝汤是金丝银片做成的，即使是金丝银片所做，也不值这么多的银子啊！道光皇帝怒道："狗奴才，有你们这样宰人的吗？"

看到皇上发怒，杨钟祥又急忙跪下，诚惶诚恐地告诉道光皇帝，接到皇上做粉丝汤的菜谱后，自己马上就召集内务府辖下七司三院的头头脑脑们会商，制定出了详尽的落实方案。方案制定以后，又会同广储司、掌仪司、营造司、会计司、庆丰司的首脑郎中们，在一起熬了整整一天一夜，共同拟出了做粉丝汤所需银子的预算折子。道光皇帝接过折子打开一看，顿时傻眼了！

这道折子上说，依据大清内务府运作的律例条款，皇上的御膳，必须严格按照大清有关规定进行操作，丝毫不能有一丁点儿马虎。御膳房要做出皇上专用的粉丝汤，得先盖一间专用厨房，这需要一大笔银钱；还得另聘有资质的专职大厨，又要一笔银钱；再加上添雇一帮打下手的，端盘送菜的，也需要钱。一笔笔算下来，共需经费六万两银子。另外，常年做粉丝汤的费用尚再须一万五千两，林林总总加起来就是七万五千两，而且一两也不多，一两也不少。

道光皇帝看罢折子，顿时雷霆大怒："朕不过是想喝一碗粉丝汤而已，你们竟然编排出这么大一堆事情来。如果朕要在御花园搭一个茅草庵，你们还不折腾出一座金銮殿？"

杨钟祥本是嘉庆十三年进士，在官场滚打摸爬许多年，在内务府又待了好多年，更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胸有成竹地对道光说："陛下您有所不知，微臣自从嘉庆年间就开始侍奉先皇，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如今侍奉皇上，更应该恪尽职守，岂敢有半点儿差池？臣殚精竭虑，实在是为皇上的安危着想，亦步亦趋地按祖制律例办事，祈皇上明察！"

听了杨钟祥的一番托词，特别是他又拿"祖制"说事儿，道光皇帝只得长叹一声："罢了罢了，既然如此，朕不让你们做粉丝汤了！你可派人到前门外'粉汤刘'那里去，为朕购得一碗粉丝汤便罢了。——朕记得那里的粉丝汤也不贵，也就是四十文钱一碗吧。"杨钟祥听了皇上的吩咐，满口答应，诺诺而退。

然而奇怪的是，几天过去了，道光皇帝还是没有吃到自己想要的粉丝汤。道光无奈，只好派人去找来了杨钟祥。杨钟祥又跪下奏道："奴才失职、奴才有罪！——前门外的'粉汤刘'不知何时搬走了，搬得无影无踪，奴才实在有负圣恩，望陛下恕罪！"

看着杨钟祥可怜巴巴的样子，道光皇帝长叹一声："唉，朕贵为天子，想吃一碗粉丝汤就这么难，可叹也！下去吧，都是一群没用的东西！"

杨钟祥走后，道光皇帝在心里犯嘀咕：不对呀，前些天到南苑巡幸，路过前门外大街时，自己隔着辇舆帘子，还亲眼看到"粉汤刘"的招牌仍在高悬着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他眉头一皱，随即叫来一位心腹太监，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通。心腹太监随即乔装打扮了一番，直奔前门外大街，悄悄打听"粉汤刘"的下落。

那位太监在前门外大街转悠了半天，这才打听出"粉汤刘"已经在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忽然把店铺关闭，第二天凌晨就举家惶急失火地离开前门外大街，搬到天津做生意去了。更为奇怪的是，前门外所有卖粉丝汤的店铺，无一例外地突然都消失了，好像全都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心腹太监不敢怠慢，连忙回宫禀报皇帝，道光皇帝心中异常诧异，密嘱太监哪怕是上天入地，一定要找到"粉汤刘"，弄个

水落石出。太监又按照道光皇帝的密旨，匆匆赶到天津，费尽周折，终于在天津北大关找到了“粉汤刘”新开的饭铺，揭开了“粉汤刘”连夜逃亡天津的谜底。

原来“粉汤刘”名叫刘宝兴，一家几代人以卖粉丝汤为生，在前门外大街卖粉丝汤已经上百年。他悄悄告诉太监：那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彪形大汉，二话不说就对刘宝兴拳打脚踢，嘴里还骂骂咧咧，要他赶快从北京城消失，否则，就让他全家老少“挖苗断根”。刘宝兴当即吓傻了。惊异之中还听到那几个人叽叽咕咕，小声议论着内务府的“杨总管”。刘宝兴知道这帮大爷都是皇宫里的人，惹不起还能躲不起？于是，就连夜收拾起家伙什儿，第二天天不明就举家仓皇逃出北京城，来到天津地面上落脚谋生。

回到宫里以后，心腹太监向道光皇帝详细禀报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根据自己的明察暗访，了解了更多有关杨钟祥的事儿。他告诉皇上，内务府杨总管的府邸，在旧鼓楼大街马家厂一带，那豪宅高耸入云，鳞次栉比，几乎占据了前后两条街；单说杨总管在京郊所置的田产，就连成片儿，一直延伸到宛平县，每年收的租子几辈子也花不完！

听了心腹太监的话，道光皇帝如梦初醒——一碗小小的粉丝汤，杨钟祥就勾结内务府的同伙，折腾出七万五千两银子！这中间也不知道有多少银子被他们层层加码克扣、中饱私囊？这时，他忽然想起了“粉汤刘”的那一句经典话：“衣禄食禄，禄尽则完！”想到这里，道光皇帝长叹一声：“杨钟祥啊杨钟祥，看来你们这帮人的‘衣禄食禄’也早就该完了！”

这一天，道光皇帝特地召见刑部、吏部尚书闲聊天，并让内务府总管杨钟祥在侧侍奉。道光很随便地问两位尚书早上都吃什么饭？刑部尚书说他喝了一碗稠米粥，吏部尚书说他只吃了四个鸡蛋。听到这里，道光皇帝惊讶地问吏部尚书：“天哪，四个鸡蛋？朕每天只吃一个鸡蛋，爱卿你竟然能吃四个？”

吏部尚书一头雾水：“皇上宵衣旰食，为江山社稷操劳，更要保重龙体，只吃一个鸡蛋太少了！”

道光说：“要知道一个鸡蛋值五两银子，四个鸡蛋就是二十两纹银！你一顿早饭就吃掉二十两银子，你的俸禄有几何？这样的吃法够你吃几天？”

吏部尚书急忙分辩：“皇上久居深宫，难怪您不知行情，一个鸡蛋也就是几文钱……”转眼他看到内务府总管杨钟祥，自感失言，马上就改口说：“陛下有所不知，微臣吃的鸡蛋是自家养的鸡下的，不用花钱买的。”

听到这里，杨钟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叩首分辩：“皇上恕罪！内务府所购的鸡蛋，原是来自京郊大兴县深山，那里散养的土鸡专吃山坡上的柞蚕，所产的鸡蛋品质绝非一般，食之营养丰富、益寿延年。圣上乃九五至尊，龙体攸关江山社稷，千万马虎不得！即使大兴县所产的鸡蛋，微臣也是吩咐手下人千挑万选，那价格自然是贵了点儿。当然，也不能排除内务府有关经办人营私舞弊，从中取利，微臣一定严查……”

没等杨钟祥说完，道光皇帝忍不住怒喝一声：“够了！区区一碗粉丝汤你们竟然做了这么多的手脚，何况是朕的其他膳食？”

道光皇帝在盛怒之下，下旨刑部、吏部合署办案，彻底严查内务府所属的七司三院，并查抄了杨钟祥等六位内务府大贪官的全部家产。乖乖，光是查抄出从宫内流出来的宝物就多得数也数不清！其中金、银、珠、玉、珊瑚、玛瑙和宝石就堆成了山。这些贪官们的财产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无怪乎北京的坊间有这样的民谣：“房新树小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说的意思是，如果哪天皇城根下冒出一家暴发

户，房子是新盖的、院子里新栽了树苗、墙上挂着现代人的画，这户人家肯定是内务府的官吏。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内务府当差来钱快，上任没几天就能在寸土寸金的京城置办高宅大院。

出了杨钟祥这档子事儿，再加上大清朝自从嘉庆至道光年间，内忧外患频仍，朝廷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已经耗得国库异常空虚。在极度的困顿之中，道光皇帝极想挽狂澜于既倒，做一个“中兴皇帝”，延续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于是，他想到了“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格言，随即有感而发，发布了一篇《御制声色货利谕》。那谕旨的中心意思就是八个字：“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可是，道光皇帝虽然端掉了杨钟祥等一窝贪官，但是却没有端掉内务府产生贪官的律令制度，后来，竟然又闹出了在旧衣服上打补丁反而比买新衣服的价钱还贵的笑话，以至于大清朝从道光以后江河日下，皇帝一代比一代小，国事一年比一年糟。

道光皇帝并没有觉察到这一层，还在深信“粉汤刘”“衣禄食禄，禄尽则完”的信条，他想让自己的“衣禄食禄”无限绵长，就决心身体力行，俭省节约。任凭自己瘦得皮包骨头，也舍不得吃肉，巴不得一个铜板掰成几份来花，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

选自《故事林》2019.9 上

五朝元老拒贿有招

◇文/郑言

沧海拾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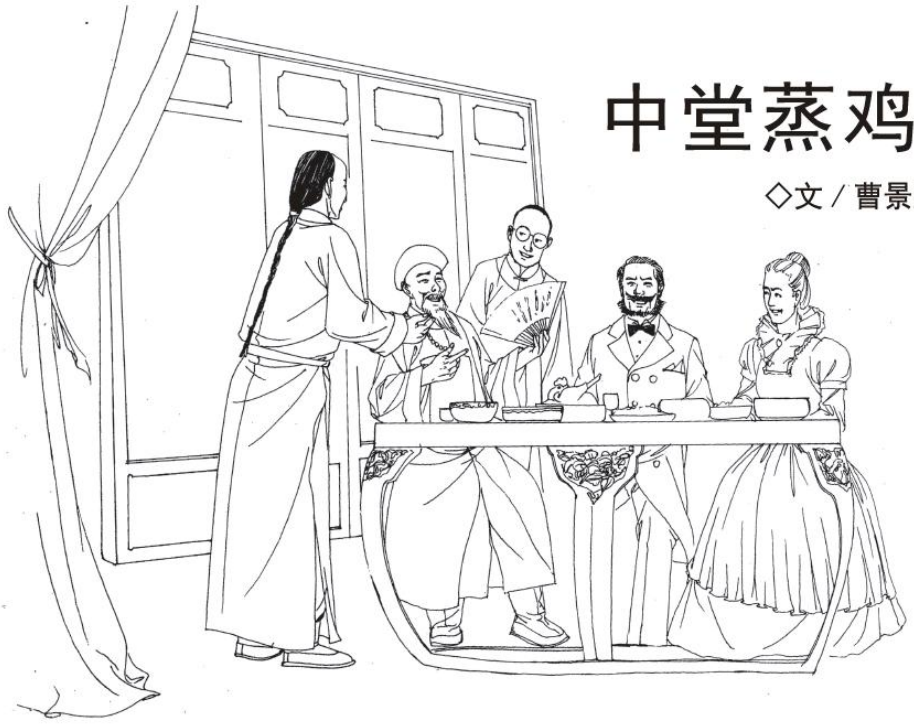
北宋年间，刘温叟官至御史中丞。有一天，一个自称是刘温叟学生的年轻人来到刘府，送来一车粮草，以谢师恩。刘温叟深知这个年轻人肯定有求于自己，如果收下他的礼物，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他要求的事即使不合法也得昧着良心去做，于是百般推辞不收。可是这个年轻人说：“我不求您办事，只是聊谢师恩。”刘温叟推辞不掉，又不好伤他的面子，于是说：“你的礼物我收下，为表示感谢，我也赠送你一件礼物。”说着，他让家人拿出一套华丽的衣裳回赠，其价值高于一车粮草数倍，寓意不言自明。年轻人见达不到行贿送礼的目的，只好将粮草原样拉了回去。这事传出后，一些想给刘温叟送礼的人再也不敢来送了。

刘温叟不仅婉拒小民小礼，对王爷皇帝送的珍贵之物，他也是巧妙地回绝。宋太宗赵光义还是晋王时，听说刘温叟清廉，便想试试他。赵光义派人来到刘府，送给他五千钱。这下可给刘温叟出了个难题：如果接受，坏了自己清正廉洁的名声；如果不接受，晋王的面子往哪儿搁，别人会说你不识抬举。沉思片刻，刘温叟最终爽快地将钱收下，存放在西舍房中，命令府吏贴上封条。

第二年端午节，赵光义又派人给刘温叟送去角黍（粽子）、执扇等礼物，所派的人正好是去年送钱的人，这人看见西舍房的封条还在，回来后告诉了赵光义。赵光义感慨地说：“我的钱他尚且不用，何况是他人的钱？从前接受下来，是不想拒绝我，现在过了一年还不启封，他的清廉气节显而易见。”于是命令把所送物品拉回。

开宝四年（971年），刘温叟染病。宋太祖赵匡胤知道他家贫穷，赏赐他器币。几个月后，刘温叟去世，终年63岁。

选自《中华传奇》



中堂蒸鸡

◇文／曹景建　图／黄胜

这天，李鸿章要在府上宴请俄国公使，府里有个叫宝生的厨子，天不亮就起来忙活开了。

谁知李鸿章早上在前院打完太极拳，竟然转到了后厨，吓得宝生赶紧跪倒在地，洗耳恭听中堂训话。

李鸿章微笑着拉起宝生，让他不要拘谨，说道：“俄国公使与夫人今天晌午来做客，你做的蒸鸡不错，不过在刀功和味道上要再下点功夫。还有，蒸的时候，在技法上可以再琢磨一下。”李鸿章说完，便踱着步子悠然而去。

宝生诚惶诚恐地想，中堂大人亲自到后厨来，专门点蒸鸡这道菜，那这鸡可千万得做好！于是他赶紧一路小跑来到菜市场，千挑万选，才提着一只肥壮的大公鸡满意而归。

到了府里，他又为难了，早上中堂大人叮嘱了那么多话，但对这道菜到底该如何做，还是没有明示啊，这可怎么办？眼看着日头渐高，宝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此时，府里的大肚子王师爷又嘴馋了，来厨房找糕点吃，见宝生愁眉苦脸的，一问才知道是为了烹制鸡的事而烦恼，便对他说大人为人和善，去到书房问问便知。

宝生思忖再三，一跺脚，听从王师爷的建议，穿堂过廊地来到李鸿章的书房。

此时李鸿章正手握一把纸扇，眼睛微闭，嘴里念念有词。宝生轻轻咳嗽一声，小声说活鸡已经买来，请教中堂对蒸鸡做法的指示。

李鸿章歪头瞅了一眼宝生，又转过头去，望着窗外的竹林，朗声说道：“大肆喂大梨液！”

宝生赶紧记下这句话，生怕忘了，嘴里一直重复嘟囔着，跑回了后厨。但是他念叨了那么多遍，也没有参透大人这句话的意思。

见王师爷还在厨房翻找好吃的，宝生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问师爷这句话啥意思。

王师爷愣住了，捋着胡子想了想，清清嗓子，得意地说：“你这目不识丁的粗人，当然听不懂大人的话了，‘大肆喂大梨液’，大肆的意思就是使劲、用量多的意思，这句话浅白点说，就是让你放开手，给

这只鸡多喂些大梨的汁液！”

宝生听了，茅塞顿开，从竹筐里拿出几个西山产的大梨，马上榨了两大碗梨汁，掰开那只大公鸡的嘴猛灌下去。

喂完梨汁后，宝生又犯愁了，这鸡是整个儿蒸呢，还是剁成块儿？按说怎么吃都是吃，可是严格说做出来的味道、品相就各有千秋了，今天宴请贵宾，还是谨慎为妙。

于是，宝生又一次来到书房，轻声问中堂大人这鸡是囫囵个儿蒸还是剁成块儿。李鸿章手拿着那个纸扇，嘴里嘟囔着什么，一见宝生，眉头微皱，提高嗓门说了声：“杀鸡切丝！”

说完，李鸿章背过身去，继续小声念念有词。宝生知道大人日理万机，这估计又是在思考什么朝廷大事呢。

还好这次他听明白了，“杀鸡切丝”，哈哈，大人年老齿疏，鸡肉切得越细越好，那就按您所说，切成鸡丝！

宝生把鸡肉仔细地切成一般粗细的条状，腌渍过后，挂上糊面，接着过油，下一步就要送进蒸笼了。这时，宝生又想起李鸿章一大早来后厨说的话，蒸的时候要好好想想技法，什么技法？难道大人有啥想法？

蒸鸡的最后一道工序关乎着能否出味儿，搞不好就功亏一篑了，不行，还得去向大人请教。

李鸿章见到宝生又来了，明显不耐烦了，还没等宝生开口，他厉声说道：“怎么如此婆婆妈妈？不就是一只鸡吗？一次又一次来搅扰我，你看着做就是了！”

宝生赶紧低头弯腰：“请中堂大人恕罪，小的就是想问问蒸的时候……大人有啥好办法没有？”

李鸿章气得把纸扇砸到桌子上，瞪了一眼宝生，发泄般地大声说道：“真麻烦，四包锡箔！”

宝生窃喜，大人虽然面露愠色，可还是告诉了自己秘诀。回到厨房，宝生翻出了几张锡箔纸，这还是上次一个公使馆的外国厨子送的，说是蒸肉用的东西，宝生当时随手一放，也没再管，没想到大人还记得这区区小事！

于是，宝生就把锡箔纸裁成四块儿，包上鸡丝肉，放进了蒸笼里。

晌午时分，李鸿章在前厅隆重宴请登门拜访的俄国公使夫妇。蒸鸡一上来，满屋香气四溢。公使和夫人挑开锡纸包，用刀叉了一团鸡肉送到嘴里，边嚼边竖大拇指，公使用生硬的中国话赞美道：“中堂大人，这只鸡做得实在是太美味了，用你们中国话说，那真是好吃到舌头打结。到底是谁做的？我要见见他！”

李鸿章用筷子夹了一块儿尝尝，立刻感觉这鸡肉不但软糯喷香，还有一股隐隐的甜味，让人欲罢不能。既然公使要见，李鸿章便让侍从把宝生叫来。

公使见到宝生，礼貌地点了点头，便问他这只蒸鸡的做法，好回去给自己的私人厨师传授经验。

宝生便说这蒸鸡得到公使的喜爱，都是李大人指点得好。李鸿章糊涂了，忙说：“老夫可不敢贪此功劳，我何时教授过你啊？”

“大人怎么忘了？今天上午要不是我找了您三次，我哪能把蒸鸡改良得味道如此独特？”接着，宝生就把找他三次的经过说了一遍。

李鸿章听后，哈哈大笑：“真是阴差阳错啊，我哪是提示你如何做鸡呢？我看公使要来，便紧急学习几句俄语，那些话，都是俄语发音。”

说完，李鸿章从怀里掏出一把纸扇，给众人指着上边用毛笔写的几行小字，笑着说：“这是我一个懂俄语的门生送我的扇子，你们看，这个‘大肆喂大梨液’，就是俄语里的‘再见’，‘杀鸡切丝’表示‘请坐’，而‘四包锡箔’则是‘谢谢’……”

此事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借着李鸿章的名气，这种蒸鸡也被各大酒楼推而广之，并命名为“中堂蒸鸡”。

选自《故事会》2019.10下

给皇帝画像



◇文／陆惠明　图／段明

这天，一个叫秋生的年轻画师求见刘伯温。刘伯温虽然没见过对方，但猜到了他的来意。

原来，前些日子，胡惟庸上奏皇帝朱元璋，要为他立字画像，以此让天下万民敬仰。朱元璋自登基以来，一直顾忌自己的画像之事。主要原因是他长了一张猪腰子脸，而且还有好多麻子，如此丑陋的面容如何能挂得上厅堂？这次胡惟庸重提此事，朱元璋也觉得大明的皇帝没有一张画像实在是个遗憾，于是就准奏了。

胡惟庸命人张贴告示，昭告天下画师来为朱元璋画像。天下有名的画师聚集京城，都希望能一睹皇帝的真容，成为皇帝的画师。

第一批画师进宫为皇帝画像，个个画技精湛，画得惟妙惟肖。可是朱元璋看完画像后，气得浑身发抖，大吼一声：“来人，将这些画师统统关进大牢！”

第二天，第二批画师进宫了，他们听说昨天那些画师都被关进大牢，个个吓得胆战心惊，他们更加小心提起画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朱元璋画得就像是真人贴在画纸上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和前一批画师一样。

进宫的画师都被皇帝打入大牢，宫外的画师惶恐不安，既不敢进宫，又不能不进宫，个个吓得像丢了魂的苍蝇。

秋生是宫外画师中的一个，他想皇帝把画过像的画师都打入大牢，内中必有缘故，就想到在京城做官的老乡刘伯温。于是他连忙前去拜访。秋生对着刘伯温一揖到底：“早闻大人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明日学生要进宫画像，望大人能给我指条生路。”

刘伯温微微一笑：“明日你进了宫，只要照坐着的画身，照立着的画容，但能否让皇上龙颜大悦，就要看

你的造化了。”

秋生连连感谢，起身告辞。第二日一早就进宫为皇帝画像。朱元璋身穿龙袍，威严地端坐在龙椅上。旁边站着一个人，鼻正口方，五官端正，就是胡惟庸。秋生抬头仔细观察，皇帝的气质非同一般，气场之大非一般常人能比。而边上的胡惟庸，尽管面容端正，却是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秋生慢慢落笔，渐渐由慢转快，时而行云流水，时而惆怅不前，细笔处汗毛显露，粗犷处如山水隐藏，画毕，他再仔细端详，皇帝的气势毕现，可这面容四分像朱元璋，六分像边上站着的人。秋生忐忑不安地将画交与太监，等待皇帝审阅。

朱元璋看了几张，还是前两天的样子，心里的火又上来了，再往下一看，看到了秋生的那幅画，突然眼前一亮，拿起来认真细看，口中夸道：“画得好，画得好，来啊，赏！”

秋生顿时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暗暗佩服刘伯温。

次日，朱元璋宣刘伯温觐见，他将秋生的画拿了出来，问：“刘伯温，你说这画有几分像朕？”刘伯温连忙回答：“回禀皇上，臣左看像，右看像，上看像，下看像，近看像，远看像……”

朱元璋打断刘伯温的话说：“可是朕细一看，怎么没有几分像朕呢？”刘伯温扑通一下跪倒在地：“臣眼拙，怎么看都是皇上，十二分的神似，十分的相似。”朱元璋笑了：“朕的那点小心思瞒得了别人，可瞒不了你刘伯温啊！起来吧。”

刘伯温回到府上，刘义忙进来禀报，说是秋生求见。刘伯温回过头来说：“刘义，不宜再见秋生，让他速速离京，越远越好。”刘义飞奔出去，告诉秋生快快离开京城。

几日后，朱元璋去见马皇后，半路上碰到胡惟庸，胡惟庸回禀朱元璋说，有人看见秋生给皇上画像之前去见过刘伯温。

朱元璋听了心里一惊，这秋生的画是刘伯温的授意？朕的所思所想他刘伯温都一目了然，那刘伯温真是太可怕了。他对胡惟庸吼道：“来啊，快去将刘伯温和秋生押入大牢。”刘伯温被关进大牢，而秋生早已隐居山野。

几月后，朱元璋与胡惟庸离京微服私访，进入浙江地带，走到一个茶水店前歇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喝茶，突然从斜刺里冲出来几个人，凶神恶煞地扑向朱元璋和胡惟庸等人。护卫飞一样地出现，但还是有一把利剑刺中胡惟庸的左肩，血流如注。朱元璋大声喝道：“给我拿下。”护卫们将刺客统统擒获。

经过严刑审讯，刺客终于招供。他们是张士诚的余部，有人给他们提供皇帝的画像，说皇帝要来微服私访，命他们埋伏在此刺杀皇上。刺客说：“只可惜我一剑刺偏了，没有结果他的性命。”

朱元璋听了一愣，拿起刺客身上的画像一看，又朝自己的画像远远望去，怪不得自己能逃过一劫，这画像近看像自己，而远看却像胡惟庸。

朱元璋心有余悸地将这事说给马皇后听。马皇后听完就起了身：“皇上，不是这画像救了你，而是刘伯温救了你啊！”马皇后说，那个秋生画画之前是不是去见过刘伯温，都说是刘伯温给他出的主意。刘伯温为什么要出这个主意，是他早就知道胡惟庸没怀好意，明是为你画像，实是要你的画像，然后派人害你。刘伯温就让秋生画了你的身体，胡惟庸的面相。刺客以画索人，把胡惟庸当成了你。

朱元璋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这一切都是胡惟庸在捣鬼？”他亲自去牢里将刘伯温放出来，然后问道：“刘伯温，快说你是如何知道胡惟庸的心思的？”

刘伯温哪敢起来，又是连连磕头：“臣哪里知道胡大人的心思，只是臣觉得胡大人突然要为皇上画像，这里必有缘由。”

朱元璋瞪了刘伯温一眼：“大胆刘伯温，再不说实话，休怪朕对你不客气。”

刘伯温一脸哭相：“皇上，胡大人与我向来不和，他无时无刻不想置我于死地，但我却绝无害他之心。此次他要为皇上画像，我就断定他有阴谋。那天秋生来找我，我指点秋生七分神似，三分形似。皇上是神，胡大人是形。秋生的功力了得，让皇上开心。可胡大人听说秋生画像之前来找过我，就在皇上面前参我。其实他是想铲除他的后顾之忧。胡大人害皇上之心早已有之。”

朱元璋怒道：“来人，将胡惟庸打入死牢。”然后回过头来，“刘爱卿，朕要赏你，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刘伯温忙说：“臣只有一个请求，想请皇上准许我告老还乡。我年纪大了，只想回去颐养天年。”

朱元璋见他心意已决，就准了他回老家。然而，朱元璋心里清楚，刘伯温要隐居乡野，是他深知君臣之险。尽管刘伯温时刻保持着低调隐忍的姿态，但他明白总有一天朱元璋会对他不放心的。

果然，刘伯温就是在乡下，朱元璋也时时派人留意着他的动向，提防着他。

选自《山海经》2019.10上

第三味药

◇文/徐嘉青　图/段明



刘氏喉科祖传秘方由三味药组成。刘家的三个媳妇里，只有一个能成为刘氏喉科的正式传人。究竟选谁成为传人？关键就在这第三味药上……

刘家屯有个刘氏祖传喉科，专门看烂嘴、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等病，用祖传配方熬制的药面子，哪儿烂就抹哪儿，两三次保准愈合。正因为药效奇佳，方圆几十里的人

都喜欢来这儿看病。

刘氏喉科的祖上立了个规矩，传媳不传儿。要说这规矩也算怪事一桩，不过想通了也就不怪了。喉科是个小门类，一天也来不了几个病号，根本不足以支撑家庭开销。刘家的男丁要外出干活，支撑门面，不能学这门手艺，而女儿早晚要嫁出去，学了手艺就传到别人家去了。儿媳妇就不一样了，嫁过来就是刘家的人，把秘方传给儿媳妇，既能保证方子世世代代在刘家传下去，还能多一份营生，好让家里过得宽裕些。

这一代刘氏喉科的传人叫崔菊花。崔菊花二十岁嫁到刘家，二十五岁成为刘氏喉科的传人，她生了三个儿子，等儿子们都娶了媳妇，按照祖训，是时候要把秘方传给儿媳们了。

秘方只能传给三个儿媳中的一个，她们都指望着能够成为刘氏喉科的传人，这可意味着以后的生活要比别人家过得更宽裕。

这天晚上，崔菊花叫来三个儿媳，她端坐在太师椅上，儿媳们垂手站在一旁。崔菊花清了清喉咙，严肃地说："按照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我把咱老刘家祖传治喉病的秘方传给你们妯娌仨。"

三个儿媳相互对视一下，都愣住了——传人只能有一个，咋会是传给仨呢？可崔菊花神情严肃，三人谁也没敢说话。

崔菊花继续说："你们妯娌仨，手心手背都是肉，为避免妯娌之间闹矛盾，秘方得有个传法。这秘方一共有三味药，我先传给你们两味，学到手后，你们各自寻一间空房开门营业。你们放心，有了这两味药也能治病，就是疗效差那么一点点。我就看你们中间谁做得好，病人夸赞得多，等确定下来后，我会把秘方中的第三味药传给她，让她成为刘氏喉科的正式传人，其他两人就要关门歇业，寻找别的门路。"

就这样，三个儿媳跟着崔菊花，用了没多长时间，把秘方中两味药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全都学会了，然后按照婆婆的吩咐，各自在村里开了一间喉科诊所。

诊所开起来后，老大媳妇就动起了脑子，怎么才能拉到更多的病号呢？老大媳妇的娘家是大户，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大帮，她回去一打招呼，很快就有了病号。老二媳妇虽说娘家是小门小户，可脑瓜子灵，她让丈夫没事儿就到村口转悠，看到模样像是来看病的，就介绍到自家诊所来。这法子倒也灵便，很快也有了不少病号。老三媳妇则老老实实地待在诊所里，等着病号上门，既没有回娘家宣传，也没有让丈夫到村口堵人。

刘氏喉科在当地名声很响亮，老大媳妇和老二媳妇不可能把所有的病号都拉到自个儿的诊所里去，总会有漏网的。还真别说，这天，就有个老太太抱着孩子到了老三媳妇的诊所里，一进门就叫喊道："人呢？快点来给我孙子看看！"

老三媳妇连忙从里屋走出来，跟老太太打招呼后，她让老太太坐到一旁的椅子上，让孩子平躺在自己腿上。老三媳妇吩咐孩子把嘴巴张开，往里面一看，果然好几处都患上了溃疡。

老三媳妇取来祖传的一红一白两味药，先把红色的药末抹到溃烂处，等了两三分钟，又把白色的药末抹到溃烂处。要说这祖传的药方效果还真不错，起初孩子还挣扎着不愿意抹药，可等抹上去后，他渐渐地止住了哭声，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老三媳妇，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看到孩子这个样子，老太太放心了，说话也不那么大呼小叫了。结过账后，老太太拉着孩子打算离开，谁知孩子竟扭扭捏捏地不走，还回过头眼巴巴地望着

老三媳妇。

老三媳妇一看，立刻就明白了，笑着说："孩子估摸着是饿了，这是闻着吃食的香味儿了。"

原来这会儿正是午饭时间，老太太他们来之前，老三媳妇正在里屋吃烫炒面，一听说有病人，扔下碗就出来了。老太太听老三媳妇这么一说，脸上有点下不来，刚要数落孩子，老三媳妇一把将孩子拉过来，让他坐到一张小凳子上，说："谁家的小孩儿不是馋鬼变的？这几天孩子嘴疼，肯定没怎么吃东西，饿坏了，我这里有刚烫好的炒面，香着哩！"

接着，老三媳妇从里屋端出烫炒面，了一小勺吹了吹，送到孩子嘴边。孩子张开嘴，一口就吞了下去，惹得老三媳妇在旁边连声说："慌啥哩，碗里多得是，不够我一会儿再烫。"

孩子吃完烫炒面，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老三媳妇笑着对老太太说："小家伙挺鬼的，刚抹上药，药还起着作用，嘴里不觉得疼，能吃点东西。明后天你们再来两趟，我给抹点药，就能好利落了。"

到了第二天，祖孙俩如约前来，老三媳妇细心地给孩子抹上药。还真如她所料，也就抹了三回，孩子的溃疡就好了。老三媳妇心疼孩子，每次都准备了吃的，孩子总共在她这儿吃了三回东西。不论是上药还是喂食，她都动作轻柔，一点也没弄疼孩子。

这次以后，来老三媳妇这里看病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的病人被领到老大媳妇和老二媳妇那儿，一看不是老三媳妇，转身就走。不管病人是多是少，也不管病人年龄大小，老三媳妇都同样耐心细致。上完药后，只要病人能吃东西，她都会免费提供一些点心。这样一来，老三媳妇的名声就传得更远了。

半年的考察期很快过去了，崔菊花再一次把三个儿媳叫到了一起，她清了清嗓子，说："你们都是明白人，这半年谁招来的病号多，想必你们早就打听好了。愿赌服输，我宣布，由老三媳妇接管刘氏喉科，第三味药我传给她。老大媳妇、老二媳妇把铺子关了，剩余的药全都交给老三媳妇！"

老大媳妇和老二媳妇倒也听话，知道自己没有争过老三媳妇，就照着崔菊花的吩咐，关了铺子，上交了治疗烂嘴的药。

等屋子里只剩下崔菊花和老三媳妇两个人后，崔菊花笑着对老三媳妇说："老三家里的，我先恭喜你了，顺利成为咱老刘家的喉科传人。这第三味药嘛，真的没啥稀奇的，我也不卖关子了，你先看看这张纸。"说完，崔菊花从旁边的抽屉里拿出一张颜色发黄的纸递了过去。老三媳妇接过来一看，不由得惊讶不已。

崔菊花说："这张纸你留着收好，小心保管，将来等你的孩子们娶了媳妇，你再把这张纸传给你挑选出来的传人。"

老三媳妇郑重地点了点头，把纸叠好，小心地放进了口袋里。

多年后，老三媳妇用了跟崔菊花相同的方法，从自己的儿媳们中间选出了一位传人。这位儿媳满心欢喜，打开写着第三味药的那张纸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只见纸上是这么写的："把面粉放到锅里翻炒至黄褐色，凉凉后装成小包备用。"

这第三味药哪里是用来治病的，分明是让人吃的嘛！

后来，老大媳妇和老二媳妇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第三味药的真相，大感意外，可到了如今，她们已无法记起前两味药的制作方法，只能望着"祖传喉科"的牌子怅然不已了。

选自《故事会》

奇人孙文方

◇文/阮嘉明　图/段明



清朝末年，绍兴人张元公，在阊门开了一间很大的布店，布店主管孙文方，是张元公从陕西雇来的。孙文方善谋划、操胜算，性情谨慎而又勤快，布店从进货到卖货，孙文方就像经营自己的店，里里外外百般操心，从无怨言。悠悠五载，布店大赚，粗粗一算，也有十万金以上。

历来，孙文方与张元公，宾主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一天，孙文方说："张相公，我想去陕西老家看看！"张元公怕孙文方一走对布店不利，就说："还是捎些钱回去吧，再帮我一年！"

如是好几回，孙文方要回，张元公不允，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一年的年尾，孙文方又提出要回家过年，并说第二年他不来了，把来往账目算得清清楚楚，并把账簿往张元公面前一推，说："今年我是非走不可了！"但张元公还是不放，殷殷相留，苦苦劝说，要他再做一年，孙文方怒曰："我如不来绍兴，一直在陕，你布店难道就不开了；抑或我死了，你也不放我回吗？"但是，张元公并不生气！只是微微一笑，半认真半取笑地说："如果孙主管死了，我就亲自扶棺，送你回家，可惜你还没有死呵，那就只好再帮我一年！"

无奈，孙文方只得勉强留店，为其里里外外地忙碌。时至初秋，孙文方顿染一疾，卧床不起了。张元公忙为他请医生，亲自为他抓药调理，病情渐渐有了起色，孙文方能坐在柜台上算算账了，张元公这才放下心来。时至冬季，几朝寒风一吹，孙文方又旧病复发了，在病榻上，孙文方常对张元公说："唉，我真要死了，不能活着回家，要身留异乡之土了！"张元公闻言，心里也着实不忍，后悔当初没让其回家看看，深为内疚，但想："死总不会死吧！"就遍请名医，百药调治，挨

到年尾。一天深夜时分，孙文方大喊一声：“我要回家！”待到张元公赶到床前，孙文方早阖然而逝。

张元公痛哭失声，他哭损一知友，哭布店失一英才，哭自己不该老不让其回家看看，如今船到江心，补漏已迟，只能实践诺言，自己扶棺去陕西走一趟了，以补万一。

幸之，张在孙病时闲聊中获悉，他系陕西米脂钟山乡人，村旁有一寺院，寺里有一口大钟，撞响声可传百里；家有妻室，并有二儿，均已长大成人。张元公决心自己去陕西一趟，就选定正月初八起程，扶棺去陕，怀揣千金，为其赙仪。

绍兴至陕西，遥遥千里，张元公跋涉数月，一步步走到了陕西米脂钟山乡，在路上，他几乎累死，幸亏随行之人体格强健，张元公总算了却心头夙愿。棺木送到，张元公是准备再受一顿辱骂的，去时活人，回时死人。家属子女岂能不愤不骂？因而，张元公一见孙文方长子，忙殷殷地赔了许多小心，并说了孙文方在布店时的许多好处，病时又四处求医，自己布店又如何缺少孙文方这样的人才，如今人死不能复活，也无可奈何，特此亲自送其棺木回家来。最后，张元公把千金赙仪呈上，说：“这是你父在我店数年，还存留的一些薄仪，万望笑纳，为幸！”张元公说得悲切异常，甚至声泪俱下，而其子却根本不当一回事儿。一无责备之声，二无丧父的悲戚之色。似乎，张元公说着的是别人的事儿，待张元公说完，只听他随随便便地说：“你亲自送来，路上颠簸，这许多路，你老辛苦了！”又听他吩咐家人说：“爷柩既归，可暂置厅堂！”立即，走来四位彪形大汉，把孙文方的棺木抬走了。

少顷，次子出现，对张数语问候，全是礼貌之语。不外是“难得行主亲自送来，大劳了”云云，也不见其有丝毫哀容，匆匆数语，就告辞而去。张元公旅途疲劳，但一忆及孙文方活着时的勤劳，劳累顿消，不想自己千里迢迢地送其棺返家，其儿子竟然是如此的德行，如此的淡漠样儿，心想：“孙文方如此一个好人，竟生了两个不孝儿！”对此他也只能自解：“可能出门多年，吾不让其回家看看，隔得时间久了，感情自然淡漠了，这都是自己造下的恶果！”不过他又想：“是亲生儿吗？难道孙文方是晚爹！”正自叹自解胡思乱想之间，闻其母在内呼曰：“行主远来，得毋饥乎，我酒肴已备，惜无人陪，奈何？”又听她说：“还是你们两兄弟去陪吧！”其儿却说：“我们是小辈，张行主是父执也，卑幼怎能陪饮，还是娘去陪吧！”其母说：“我妇道人家，岂能去陪男人饮馔，岂有此理！”又听二儿说：“那就叫爹去陪吧！”

“原来他们另有其父！”张元公听至此始知：“孙文方是前父，此儿是晚爹所生，难怪毫无感情！”又思：“不对，孙文方在外只几年，其妻就是别嫁，其子女也不可能有如此大，难道孙文方长期身在外乡……”

正想得入魔，只听其母说：“如此说来，那是非死者自陪不可了！”张元公闻言大吃一惊：“啊！他们要叫孙文方尸身来陪我饮馔了！”

这时，又听其母说：“快去把板斧拿来！”

少顷，只见她手持一雪亮板斧，直至厅堂棺木旁，举斧就劈，还边劈边说：“业已到家，因何还要装痴卖乖，作态给谁看！”只几斧，就把棺盖劈开了，又说：“再不出来陪客人，我一斧劈过来了！”

这时，奇事出现了。只听棺木内一阵哈哈的爽朗大笑声，笑声过后，接着，就见孙文方从棺木中站起来，犹似刚刚睡醒一般，瞬间，他就跃出棺木了。张元公早已惊吓的木然一旁，他见张元公痴立一旁，忙走过去，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握住张元公的手

臂，极其亲热地说：“多谢！多谢！君真古人也，决不食言，送我到家！”

至此，张元公才醒悟，孙文方的死，是装出来的，目的是回家，因此就说：“我还以为你是老实人，原来好狡黠呢！”

“我不死，君肯放我归乎！且车马劳顿，思之再三，还是卧棺木中安逸，只是辛苦主人你了，请，请里面酒饭！”

张元公见孙文方没死，不胜喜悦，两人边饮边说，很是融洽，张元公又殷殷地邀请说：“君既然未死，也无病，年纪也不大，还可帮我几年！”

孙文方闻言，沉思良久，终于说：“按说天机不可泄漏，感君知遇之恩，又至诚待我，我也不妨如实告君，君财只能十万金，多则有祸，我如不回陕，再留布店，恐与君亦无益也！”

“有这等事！难道，坐在家里，财也会来吗？”张元公半信半疑地说。

“话不是这般说。”孙文方解之，“就是人不能贪意外之财，要知足，当然，努力还是需要的。”他见张元公疑信参半，就又举例说：“比如，你的布店，五年里已赚足十万金，而你还要硬留我一年，这一年虽也赚了不少，但是，除掉我的医药之费，还有你送我回家的一路之用，那也剩不多了，是不是这样哩！只是，只是人往往被酒色财气迷住了！”

“这都是真的？”张元公半信半疑。

“难道我还会骗你！”孙文方说。

“那么，你得告诉我，你因何能死了复生，你是人，还是神仙？”

“我当然是人，离仙道还远着呢！我只是参透了易理，略知大数大劫，要说是人，只比一般人奇了点儿，是吧！”

“什么易理！”张元公还是不解。

“哈哈哈！”孙文方一阵大笑以后，就殷殷地劝起酒来，“主人，我们还是喝酒吧，不谈这种事了！我与你干一杯！”

“来，干一杯，一醉方休！”

选自《乡间小院的秘密》

养猴子

◇文/刘继兴

沧海拾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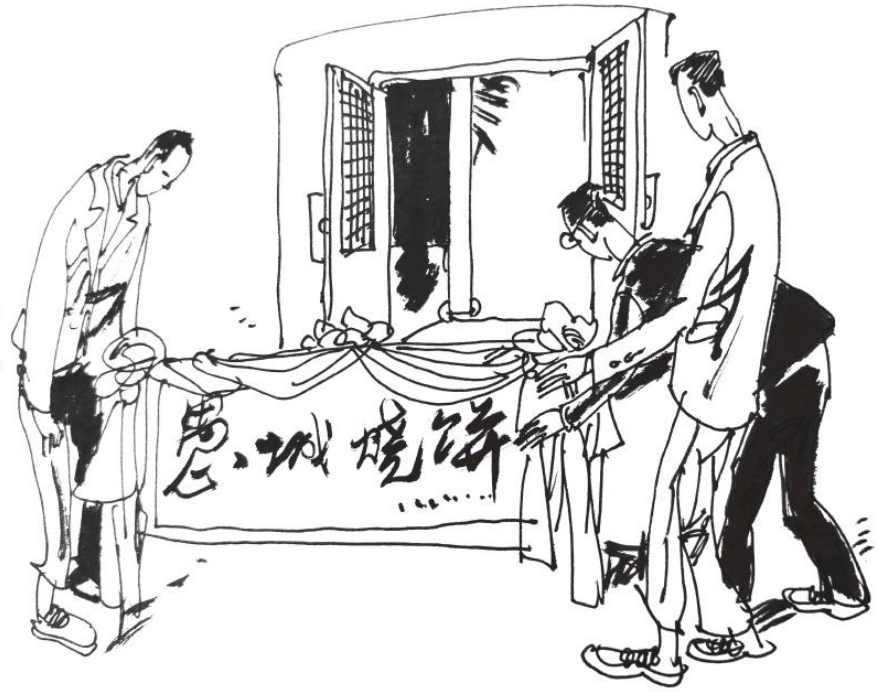
唐末昭宗李晔是个傀儡皇帝，时时得看大军阀朱温的眼色行事，于是昭宗就养猴子逗猴子聊以度日。也许是因为身边都是朱温耳目，少有亲信，可怜的昭宗就把一只最喜欢的猴子当作心腹看待，给它穿上最鲜艳的衣服，甚至给这只猴子加官进爵，并赐封号“孙供奉”。

后来朱温等到时机成熟，杀害了昭宗和他的儿子哀帝李柷，自己做了皇帝。朱温在接见前朝臣子时，竟然将此猴也当作贵宾牵引到自己身旁安位落座。这只颇通人性的猴子瞧见坐在龙椅上的主子换了人，立刻从座位上弹起，悲愤地扑向朱温，撕扯其身上的龙袍，朱温大惊失色，命将此猴斩首示众。

可叹唐昭宗手下多少文臣武将，气节竟不如一只猴子。

选自《中年读者》

愚城烧饼



◇文/曾宪涛　图/段明

全城最繁华的彭城路有家门面，店面很小，租金却要得高，一直租不出去。店主人好像并不缺钱，宁愿将店铺闲着，也不肯降低租金，似乎降低了租金就降低了身份。

这天来了两个外地客人，一个戴副墨镜，虽看不清眉目，但显得年轻俊朗；另一个一看就是乡下人。那戴墨镜的站在门面前看了良久，最后联系了店主，价也不讲便租下门面。店主惊奇，想打听，客人神秘一笑说“到时便知”。

店面开始装修，过往行人都看不出要做什么生意。装修完毕，有人送来一块牌匾，牌匾用黄绢蒙着，掀去黄绢，显出四个大字：愚城烧饼。戴墨镜的年轻人指挥将牌匾挂上，旁边的乡下人放了一挂鞭炮，店铺算是开张了。就是一卖烧饼的，看来戴墨镜的是老板，乡下人是伙计。

真相大白，人们更好奇了，愚城烧饼是个啥烧饼？何以要把一个烧饼铺开在全城最繁华之处。牌匾下人们指指点点，走了一拨又来一拨。

愚城烧饼开始出售了，就是烧饼，只是与本地烧饼稍有不同。本地烧饼要么圆形，要么椭圆形，也有长方形的小油酥烧饼，他这烧饼是六边形的，这倒少见，制作起来也有些麻烦，其他都差不多，一样的成色，一样的撒有芝麻，只是价格叫人瞠目。当地烧饼卖一块钱一个，他却要卖百元一个。真敢要！

墨镜老板亲自坐在店前，烧饼样品摆在一尘不染的玻璃柜里，制作是在里面，外面人没法看得见，这当然不同于本地的烧饼摊。

第一天，没人买烧饼，看了那天价，过往行人只是摇头讥笑。连续很多天都是如此，看那老板却端坐店前，脸上架着墨镜，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据说西红柿最初叫狼桃就没人敢吃，一个画家实在抵挡不了它鲜艳欲滴的诱惑，才咬了一口。什么事总有第一。终于有人忍不

住了，不就一百块钱嘛！买个尝尝，到底啥滋味。他付了钱，老板叫稍等，烧饼是现做现卖。不一会儿，烧饼用一个小筐端出来，老板装进印有愚城烧饼字样的纸袋，递与客人，客人接过愚城烧饼，看看精美的纸袋，带回去与家人分享了。

既然有人开了头，后继者也就陆续来了，花百元品尝天方夜谭的烧饼，似乎也值。当然，也没人好意思问花过钱的人到底值不值。

于是，花百元品尝愚城烧饼便在全城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想参与进来，没体验过的快乐总是会诱惑人们去体验，店前竟排起了长队。虽说品尝过的人并没吃出特别的味道，吸引他再去花钱，但全城没吃过的多着呢。

愚城烧饼的名气越来越大，先前那些品尝过本不打算再吃的人，因欠着朋友同事的人情，便去请他们吃一回愚城烧饼。也有专为恋人、老人还有领导排队买烧饼的。愚城烧饼再不单是烧饼，已融进了情分情爱、孝敬和讨好……

都说老板发了，但从老板的脸上，却始终看不出挣钱的喜悦，架着墨镜的脸上依然宠辱不惊。

就在愚城烧饼如日中天之时，小店却突然关门了。算来也就半年的光景。

还未吃过的人急了，还有那些需要愚城烧饼的人更焦急，都在打听。可小店的门关得紧紧的，再没开的意思。

直到店铺的出租告示贴上来，小城人才知道再也没有愚城烧饼了。

于是，吃过的人便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口福，没吃过的人只能耳闻嘴馋追悔莫及了。只是人们想不通这烧饼店正在生意兴隆之时，为何就关门了呢？但也无从去问，那神秘的墨镜老板和乡下伙计都遁迹不见了。

约莫又过了半年的光景，在小城一条偏僻的街道上，从乡下来的夫妻俩新开了一个烧饼摊。这街道又脏又乱，开了很多门面，有卖早点的，卖菜的，卖水果的，杀鸡的，做防盗网的，砸白铁皮的，还有原来的一家烧饼摊。这新开的烧饼摊屋子很小，打烧饼的炉子只能放门外，一张油腻腻的桌上摆个黑乎乎的箩筐，烧饼打出来就扔在箩筐里。令人称奇的是，门框上竟挂块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愚城烧饼。烧饼果然也是六边形的，只是价格比人家贵一块钱。

这下惊动了不少人。打烧饼的乡下人向前来询问的人述说，原来彭城路的愚城烧饼就是他做的。他老家是禹城乡下的，本来在禹城打烧饼过活，是墨镜老板看中了他的烧饼，说带他出来发财。老板确实发财了，可分他的钱太少，他不愿意了，最后罢工跑回家乡，半年后带老婆来到这里。

原来“愚城”是从“禹城”而来。有人认出他还真是那个乡下伙计，挂牌那天放炮的就是他。虽说证实了他就是愚城烧饼的制作者，但却很少有人买他的烧饼。

有人问他：“人家烧饼卖一块钱一个，你要两块，比人家贵一倍？”

乡下人很委屈，说：“这还叫贵？以前卖一百块不还排队吗？”

那人笑起来说：“你这能比吗？”

乡下人不明白为啥不能比。但他的烧饼确实卖不动，根本无法和另一家竞争，最后只好跟人家卖一样的价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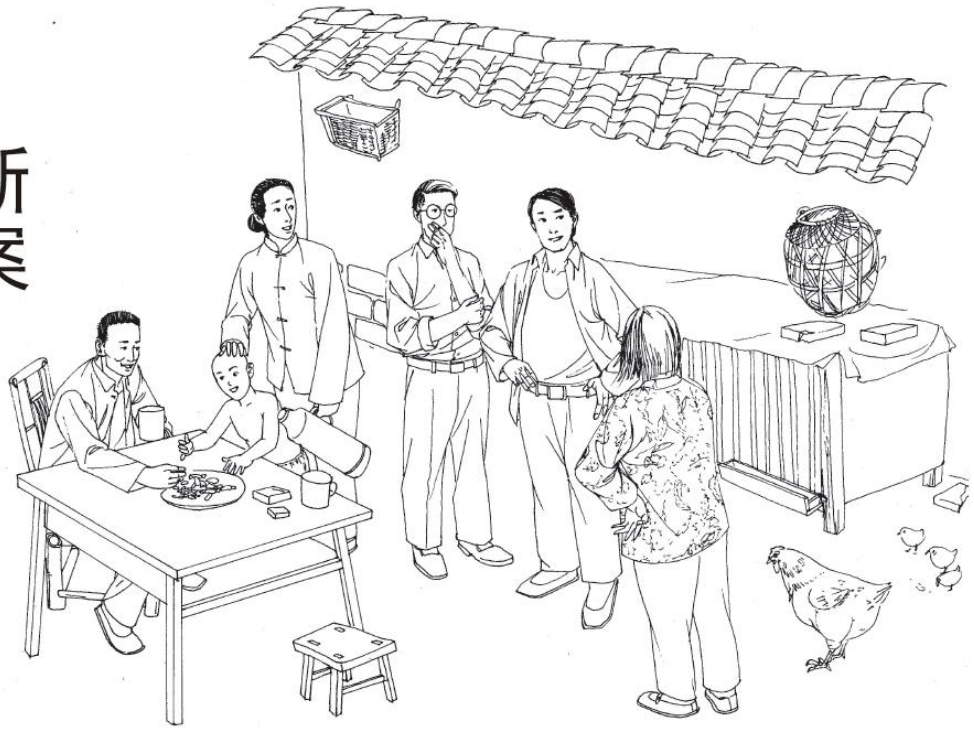
“早知这样就不离开家了，还以为回来能发财呢。”乡下人边打烧饼边叹气。

然而，一个月黑夜，过来两个黑影，来到乡下人的烧饼铺门前。一个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照了照硬纸板上的愚城烧饼，说，“就是他了。”两人合力将门口的烧饼炉推翻，抡起带来的锤子一通乱砸。一个问：“大哥，跟一个打烧饼的有啥过节，非要砸人摊子，断人活路？”另一个说：“兄弟你不知道，公司里大小头头，都吃过我请的愚城烧饼，要是让他们知道愚城烧饼就这玩意，我在公司还有什么脸面！”

选自《上海故事》

孙有才断案

◇文/王振东　图/黄胜



那年月，乡下人日子过得紧巴，住的清一色草房，土坯砌墙，茅草结顶。不但砌墙用泥巴脱成的坯，勾缝也用泥巴，泥脊、搪墙用的还是泥巴，一座房子从上到下都离不开泥巴。泥巴匠应运而生，黄土洼的孙有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凡能称为“匠”的人，都有点儿手艺，如木匠、铁匠、剃头匠，等等。孙有才能被称为泥巴匠，和泥、掂泥自然不在话下，关键还会干砌墙、搪墙、苫草、泥脊等技术活儿。他不但会干，干得还好，还能服众。这名声可不是吹出来的，全是熬出来的。起初他也是个小工，和泥、掂泥、搬坯……干啊，熬啊，终于有了掂瓦刀、使泥抹的资格。瓦刀、泥抹是泥巴匠“吃饭”的必备工具。能掂瓦刀、使泥抹就意味着是大工了，或者说是匠人了，就可以领头包活儿，就是大家口服心服的领导了。

孙有才成了香饽饽，谁家要盖房，得提前约，晚了就被别人请走了。他领着一二十个小工，村里村外包活儿。谁和泥，谁搬坯，铺排得井井有条。房屋盖得快，质量又好，主人家满意，完工酒就备得丰盛，孙有才和小工们也喝得痛快。

有一次，孙有才被十里岗的仝三请去盖房。挖地基时，仝三的邻居拦着了，说仝三没留足封道。在乡下，盖房都要留足封道。孙有才好言相劝，但两家互不相让，竟动起手来。孙有才猛地往两家人中间一站，高声说：“你俩可听说过‘六尺巷’的故事？大清康熙年间，有个大学士叫张英。一天张英收到家信，说家人为争三尺宽的宅基地与邻居闹翻，要他利用职权打通关系，赢下这场官司。张英看罢信，笑了笑，然后回信并附诗一首：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接到信后，明白了个中道理，主动让出三尺宅基地。邻居见了，也让出三尺，这就成了‘六尺

巷’。老话说，千年搁街万年搁邻，互相让让，比啥都强。”

仝三和邻居听了，都有点儿不自在。仝三马上把地基往里挪了挪。邻居也表示，将来他家盖房，也留足封道。就这样，一场械斗被孙有才化解了。

“才哥这泥巴匠，高！”

“有才真有才！看你把他两家‘搪’的，都没话说了。这叫泥巴匠的泥抹——两面光。”

“这就是领导才能，要是才哥当了队长、支书，能把事办得谁都不会有意见。”

众人纷纷夸赞孙有才。

后来，孙有才真就当上了支书。

孙有才在为人盖房时，一不留神从房顶滚了下来，摔断了腿，治了几个月，骨头长好了，却成了瘸子，再也爬不上房顶了。后来，大队支书年龄大了，就推荐有威信又有领导才能的孙有才当支书，公社也同意了。

当了支书的孙有才，果然把手中的“泥抹”用得得心应手，把“墙”抹得更光滑了。

这天，大翠和二梅妯娌俩因一枚鸡蛋来找孙有才评理。原来，妯娌俩住在一个院子里，嫂子大翠住堂屋，二梅住东屋，两家的鸡窝并排垒在西墙根。两家不睦几年了。早上大翠摸过芦花鸡的屁股里有蛋，可中午从地里回到家，发现鸡窝里空空的，料定鸡蛋被二梅偷拿了。大翠就骂，二梅上去把大翠的头发拽掉了一绺。

孙有才一听，心里有了数：“为了把案断得公平，我得先看看现场。”

孙有才来到大翠、二梅的家，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二梅赶忙端出自家的蛋筐让孙有才看：“支书，俺家母鸡下的是红皮蛋，她家母鸡下的是白皮蛋，你看俺这蛋筐里有白皮蛋吗？”

“你俩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这就召开支委会，专门断这个案子。”说罢，孙有才背着手走了。

过了一天没见动静，二梅到大队部打听。孙有才说：“我正准备到你家断案。”

孙有才带着支委一班人来到二梅家，二梅慌着递烟倒茶，支委们有说有笑，只字不提鸡蛋的事。说着说着天就黑了，民调主任夸张地伸了个懒腰：“快饿死了，撤吧，明天再说。”孙有才说：“不急。”二梅的丈夫随柱看出了端倪，赶紧让二梅做饭。一盘炒鸡蛋，一盘拍黄瓜，一盆手擀面条。

“时候不早了，这回真该撤了。”民调主任打着饱嗝说。孙有才这才站起身，对二梅说：“别看一枚鸡蛋，也得断清楚，不能让你家背黑锅。明天继续断鸡蛋案。”

第二天下午，孙有才果真又带着一班人来到二梅家，一边喝茶吸烟，一边闲聊，还是不往正事上扯。二梅只好又炒了鸡蛋拍了黄瓜，招呼他们吃饭。吃完饭一抹嘴，孙有才还是那句话：“这不是一枚鸡蛋的事。鸡蛋虽小，名誉事大，咱一定得把案子断清。”

第三天，孙有才准时坐在了二梅屋里……半筐鸡蛋见了底，二梅心疼得牙根疼，对丈夫说：“明天要再来，还得去买鸡蛋。”随柱眉头皱成了疙瘩：“为啥他们不去嫂子家，偏偏一连几天来咱家，来了又不提鸡蛋的事……坏了，这是孙有才在羞辱咱呢。”

二梅两口子脸臊得不行，马上来到堂屋。二梅啪地打了自己一耳刮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认起错来。大翠见了，拉着二梅的手：“好妹子，咱是亲一家，不能为一枚鸡蛋伤了弟兄妯娌们的情分。往后咱还是亲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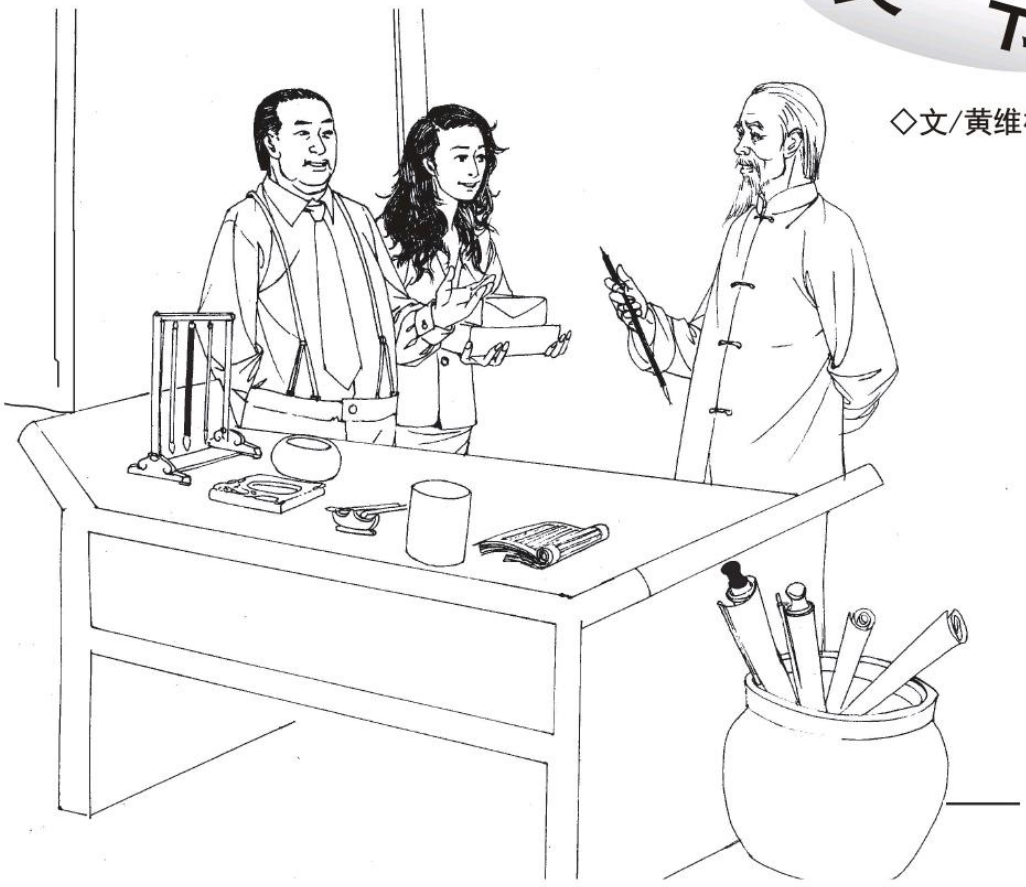
其实二梅两口子不知道，孙有才已经对大翠进行了批评教育。

饭场上，民调主任绘声绘色地说：“咱支书不愧是泥巴匠出身，就是会搪，不费啥劲就把大翠、二梅这两面‘墙’给搪光了！”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裴爷

◇文/黄维栋　图/黄胜



裴爷在这座小县城里名气颇大，人们都说老爷子是读老书的——小县城里的人不说古书，而说老书。裴爷看的书是那种竖版的从右往左看的书。还有，裴爷那一手毛笔书法自不必说，单说他自撰的对联，诙谐幽默，就让小县城的人们津津乐道。

裴爷的字好到什么程度，可是有一个小故事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那会儿，裴爷二十出头儿，又有文化，便在政府里谋得一个临时的差事，给政府抄抄写写，当然写通告是少不了的。只是他用毛笔写的通告贴在政府门口的大墙上，过了一个晚上就被人揭走了，且三番五次都是如此。书记县长警惕性高，觉得是敌特搞破坏的苗头，便安排公安局去抓，还真抓着了。只是结果让人哭笑不得，那些被抓的人都根正苗红，没有敌特的任何言行，其中一个还是政府里的一个股长。问他们为啥干这事情，都回答说那字写得太好了，心痒痒，一时没有忍住，就去揭下来了。

裴爷的字写得好，故而登门求字的人就特多，尤其是公司商号店铺开业庆典之类的，都希望能得到裴爷的字，那是金字招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裴爷的儿子是小县城的工商局副局长小裴。小裴曾对裴爷说，最好不要给人写招牌，免得有人拿它做虎

皮，自己不好办事。

其实裴爷也不愿给商号店铺写字，不过原因不全是小裴说的那样，而是觉得在商号店铺挂自己的字，太俗，掉价儿！自己是读老书的人，怎么能与孔方兄为伍？只是小城就那么大，人托人就推辞不过，但裴爷靠自撰的对联，也常常能躲过去。

某日，一人为他的面食店上门求字，说他开了好几家店，面食样样齐全，可以说是麻将中的“四门齐”。裴爷灵机一动，立刻挥毫。来人面露喜色，心想，都说裴爷的字难求，胡说！但当他看完裴爷的对联，便哼哈着尴尬得连忙退出。对联是这样的——上联：东西南北发财；下联：饼条万字进宝；横批：麻将四门。还有不死心的，依然向裴爷求字。那日中午，裴爷正在躺椅上眯着眼看线装书，一大腹便便的人上门求字，说愿出一字百元的报酬给裴爷。那财大气粗的模样和语气就让裴爷心里鄙视，他最看不惯有钱人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裴爷问来人是干啥的。来人说：“准备在城里开保龄球馆。”“保龄球？那是啥玩意儿？”裴爷问。来人一笑，说：“现在小城还没有，不过在电视里能看到，就是把几个酒瓶模样的东西用球撞倒。”裴爷长长地“呵”了一声，便爽快地捉笔挥毫——上联：酒瓶六七个；下联：掷者三五人；横批：滚。来人看罢，知趣地走了。

小裴局长知道这件事情后，轻声细语地劝裴爷：“也别这样，只要别人是做正当生意，合法经营……”话还没有说完，裴爷就打断道：“我一看他财大气粗粗鄙的样子就来气，他读过老书吗？”

如此这般，裴爷也清静了许多。但裴爷也上了一回大当，某人上门求字，说是为了古旧书店开张而求，书店想卖一些国学著作古典书籍等。裴爷心中大悦，此等好事情如今确属难得，再听此人谈吐不凡，裴爷手心痒痒，便依照来人提供的对联写下——上联：王国维钱钟书国学瑰宝；下联：出师表赤壁赋千古文章。裴爷还加盖了印章，以示郑重。来人连连道谢，他走后，裴爷还兴奋了许久。

半月后，裴爷在街上闲逛，恍惚看到一店名是自己所书，心想自己从来没有给人写过店名啊，待仔细观瞧，想起半月前给古旧书店写的对联，心里大呼上当。因为那店名是——钟表王国。裴爷气哼哼地回到家，茶饭不思，老书也看不下去了。小裴局长见老爹这般模样，也好生奇怪，便问个究竟。裴爷告诉他原委，并说要和那个人打官司。小裴局长说：“人家没有偷没有抢，您又没有证据证明您没有写，这官司怎么打？”并说那老板他知道，姓许，在这城里开了好几家店铺，除了钟表店，还有金银首饰店之类的。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裴爷有点儿恼。

“我看算了，以后小心就是了。”小裴局长怕老爷子气病了，便好声劝慰。

裴爷琢磨了一下，说：“那不成，总得有个说法，你别管这事，我自有主张。”

一个星期后，许老板在县里报纸上看到了写自己的报道，赞扬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给县中学赠送了几千册古籍图书，并配发了他在捐赠仪式上风光无限的照片。许老板心想，这个买卖值，老爷子不要钱，只要他捐老书，这不但让他还了裴爷一个人情，以后两不欠，还让他博得一个好名声，说不定以后能当上县里的政协委员。许老板越想越得意。

“这下子县里读书的娃儿有老书读了，我那些字可没有白写。”裴爷心里也很得意。

选自《百花园》

木匠孙

◇文/张建春　图/段明



木匠孙瘦削，其貌不扬，却有一身好力气，一手好手艺。力气小拿不动斧子，手艺差站不住脚，小城大大小小的木匠铺十来家，躲在旮旮旯旯里。木匠孙生意好，有干不完的活儿，倒映衬出了一些木匠铺的冷落。

木匠孙的铺面不大，独自一人干活儿，要学徒的人很多，木匠孙一律拒绝。理由简单，家传的手艺，不传外人，要传也传自己的儿子，可惜的是，媳妇还没一撇，还不知在何人的腿肚上转筋呢。

木匠孙有绝活儿，肉眼看料，只瞄一眼，就能估摸出能做出什么不屈材料，准得很。再有就是会用树纹，打出的家具不用上漆，抹上桐油，纹路走向清楚，自自然然的，呈现出原生态的美。这两样足以吸引眼球，树长得慢，省料是首选，美是其次，又省又好，谁不求着呢？木匠孙因此活儿多，排着队上门。

实际上，上门做活儿的，也不是什么大活儿，一条凳子，一口箱子，大不过大立柜，小的甚至就是根扁担。木匠孙大小活儿不拒，接下了就只剩下认真劲儿，锯、刨、凿、磨样样到位，边到拐齐，绝不落下丝毫。按木匠孙的说法，做出的物件都能传代。

木匠孙有脾气，有一样活儿不接，大料小用的活儿坚决不做。小城的王镇长是个头面人物，老婆拖来了小钵粗的槐树，要做个梳妆台。木匠孙瞄了一眼，说是做衣柜的料。镇长老婆说，就做梳妆台。木匠孙摇头拒绝，镇长老婆说给双份工钱，又拿镇长来压他。木匠孙干脆屁股对着，连理也不理。镇长老婆只好重新拖来木材，她看中木匠孙的手艺。量体裁衣，木匠孙瞄准了下手，料用得分毫不差，只剩下一些刨花和木屑。梳妆台做得漂亮，镇长老婆到处说好，又给木匠孙做了广告。

王镇长夫妻俩是热心人，梳妆台做好，看木匠孙孤单一人，就忙着给他张罗对象，七选八选就选中了自家侄女。侄女长得俊，又年轻。见过面，木匠孙却不愿见第二面。木匠孙说没相中，看不上。搞得王镇长夫妇灰头土脸，没有一点儿面子。木匠孙事后酒喝多了，讲酒话，说道，漂亮年轻的谁都喜欢，不是木头，就怕害了人家，夫妻不到头。话传到镇长夫妇耳朵里，已拐了许多道弯。

木匠孙爱喝酒，十喝十醉，王镇长也好这一口，来来往往就喝上了。酒是板凳头酒，一条长凳，三两个小菜，就喝得天昏地暗，兄弟长兄弟短的称呼。

有一天，木匠孙突发奇想，要给自己做口棺材。说干就干，买来松木，利用晚上时间，锯锯刨刨凿凿，干得热乎。王镇长常晚上来看，酒还是要喝的，也说棺材，当笑话讲，木匠孙四十出头，用上还得几十年。

棺材做得讲究，十二元的，底帮盖，各三块木头，三四一十二，称十二元。结结实实，连个疤瘌也没有，内外光滑，严丝合缝。棺材就摆在木匠铺里，明明亮亮的直晃眼，占去了一块不小的地方。

打棺材主意的人不在少数，出大价钱买，托人讲情，连王镇长也拽上了。木匠孙很坚决，自己的房子，谁也不会让。王镇长还是来喝酒，不过换了个地方，酒菜摆在棺材盖上，地方大了，酒喝得舒畅。有时俩人喝醉了，就各自趴在棺材一边，呼呼睡上一觉。

这年小城出了大事，连降大雨，一些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到处告急。王镇长带着一帮子人，在风雨中穿梭，救出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人。就在风停雨住，王镇长背着一瞎眼婆婆从摇摇晃晃的房子撤出时，突然跌倒在地，这一跌就再也没爬起来。

镇长死了，小城如崩了天。王镇长是个大好人，小城人念他好，哭得悲天恸地。木匠孙吊唁完，叩了三个响头，头也不回地走了。不一会儿，他把十二元的棺材拖来了，白森森的棺木泛着白亮亮的光。

木匠孙一脸的狠劲儿，掀开棺盖，跳了进去，一双手在棺材里一寸寸地摸，起先人们不解，待明白过来，木匠孙的手已血肉模糊。他是把手当砂纸，最后一次磨合棺材，怕毛毛刺扎了王镇长。

木匠孙的棺材收殓了王镇长，小城的野外多了一座坟。

自此，木匠孙放下了斧锯，当了个护林员。多年之后，他承包了一片土地，专门种树，树包围了王镇长的坟，哗啦啦地向空中蹿去。树长火了，成了城里一处人人向往的风景。

木匠孙常自言自语，树不再疼了。神神道道的，说这话多在王镇长坟旁。

选自《海燕》

洗耳

◇文/田中禾

有一天，许由到颍河边洗耳朵。他的好友巢父牵着牛犊来饮水，问他为什么洗耳。

他说：“尧打算召我做九州长，这话脏了我耳朵，所以来洗。”

巢父说：“你为啥不到高山深谷去洗？到那儿谁也看不见。跑到颍河边来，想让别人知道，为自己扬名。你把水弄脏，污了我牛犊的口！”就牵着牛到上游去饮水了。

沧海拾贝

选自《今晚报》

李老爹『护犊子』

◇文/欢歌　图/段明



县民政局王科长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来到李家庄优抚对象李老爹家。李老爹的大儿子早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英勇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作为烈士家属的李老爹是村里出了名的“护犊子”人物。

“护犊子”的李老爹护的是已经牺牲的大儿子的坟墓。坟墓就在李老爹自家后山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

儿子安葬在那里，李老爹的心也留在了那里。除了逢年过节的祭奠，时不时地，李老爹一个人还坐在儿子坟前呆呆地抽着旱烟。

谁的孩子谁不心疼！村民们理解李老爹失去儿子的心情，但李老爹“护犊子”的固执，却让村民们有些不理解了。

那是老爹的烈士儿子安葬几年后，村里要修一条公路，规划正好要经过李老爹大儿子坟墓那里。但无论村干部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李老爹一句“入土为安”，让村干部吃了个闭门羹。村民们也颇有意见。但意见归意见，毕竟是烈士墓，没有李老爹首肯，谁也不敢动。不得已，村里不得不重新规划公路线路，为此多花了不少的修路钱。

前几年，乡村旅游兴起。村里的包工头李峰回村，准备开发李老爹大儿子坟墓安葬的那一片后山做休闲农庄。财大气粗的李峰找到本家李老爹，迁坟费用从5万提到30万，李老爹眼皮也没抬一下，“给我一座金山也别想迁我儿子的坟！”村民说李老爹真“护犊子”，看着大把的钞票不要，死守着一个小小的坟墓。

王科长来之前也听说过李老爹的“护犊

子”，但县烈士陵园已经建成，就等着把散葬乡间的各烈士迎归烈士陵园统一安葬。这个工作完不成，县烈士陵园就开不了园。

王科长向李老爹表明了来意。“迁坟？”李老爹的心一哆嗦，眼泪顿时盈满眼眶，脸也本能地绷得要挤出水来。王科长一见李老爹的表情，心一沉，“完了，迁坟的事没得谈了！”

来之前，王科长也准备了一肚子的道理：大到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成立，党和政府对军烈属的关怀，小到烈军属家庭的奉献牺牲……但看到李老爹的表情，王科长觉得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一个能够把儿子送到战场的父亲，不会不懂得这些道理。

王科长静静地看着“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的李老爹，大家都没有说话。过了一阵，李老爹抽完了烟，站起来，艰难地吐出两个字：“迁吧！”

“好！好！好！”出奇地顺利，王科长喜出望外。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王科长紧张地望着李老爹：“老爹，你提吧，迁坟什么条件？”来之前，王科长也得到局里的指示，只要李老爹同意迁坟，哪怕条件苛刻一点，也能够接受。

“我没有条件。”李老爹的回答再次出乎王科长的意料。眼前这个李老爹是那个“护犊子”的李老爹吗？同行的村干部同李老爹打过交道，也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当年为了迁坟，李老爹可是拿着刀子同人拼命的。今天这个李老爹咋答应得这么爽快呢？

王科长和村干部走后，李老爹同意迁烈士儿子的坟的事情也在村里传开了。村民们不解，甚至李老爹的家人都不知道李老爹怎么想的。但家人知道，依李老爹对儿子几十年如一日的哀伤和思念，他能够做出这个决定，自有他的理由。家人也没反对。

迁坟那天，家人怕李老爹伤心，力劝他不要去现场。但李老爹执意要去。当小小的石棺挖出来的时候，李老爹一阵眩晕，随后他很快恢复镇定，轻轻地拂去石棺上的泥土，用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儿啊，不是爹非要迁你走。去烈士陵园安息吧，那是你应得的荣誉！”

以后，县烈士陵园对外免费开放，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老头静静地坐在一处烈士墓前，一坐就是大半天……

选自《上海故事》

这年严冬的一天，盛茂柏在路旁等待一位朋友，一等竟是半个时辰。人被冻得打哆嗦，脚也被冻麻。实在忍耐不住了，他便转到避风的墙后。

正当他一边搓手一边跺脚之时，墙角大正方形的垃圾箱处传来重重的一声闷响。他循声一望，除了那个半人高的铁箱之外，什么也没有。

又过了十来分钟，垃圾箱那边慢慢地冒出了一个人的背影，像是一个大孩子的，身高也就刚刚超出了垃圾箱。一件深蓝色的大棉袄衬着一个浅绿色的大铁桶，显得又大又空。只见他低弯着腰背，高耸着双肩，隐蔽着脑袋，慢腾腾地朝盛茂柏走来。

很快，职业的敏感使盛茂柏瞪大了眼睛，那人背上背着的装满塑料瓶碗的蛇皮袋内，几个画轴无声地伸出了袋口。盛茂柏赶忙大跨几步，挡住了他的去路。因怕大风刮跑了自己的声音，盛茂柏便扯着嗓子说：“请将你袋中的画给我看看。”

那人警觉地抬起头来，仰视比他高许多的盛茂柏。直到这时，盛茂柏才看清他的脸。满头的白发覆盖着一张网样皱纹的脸，老头最引人注意处，则是那双依然炯炯有神的眸子，在他那不经意的转动中，隐约现出往日的智慧和傲气……

缘分

◇文/刘益善　图/段明



“你到底要干什么？”瘦老头的这声质问，让盛茂柏既意识到自己的拦路霸道，也意识到对方根本没有听清他的话。于是，他便大声重复了自己的要求：“我想看一下你袋内的画，如果合适，我就掏钱买。”盛茂柏故意加重了“钱”字的音量。

瘦老头并没有显现出盛茂柏所期望的那种热情。他淡淡地问道：“你要买谁的画？”

盛茂柏说：“汉上名家、全国名家、古代名家都行。”

听到这里，瘦老头扫了盛茂柏一眼，狐疑地问：“你看得懂吗？”

“略知一二。”

“真的？”瘦老头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搁，随手抽出一卷，面试一样地问，“你看这是谁的？”

盛茂柏接过画轴，习惯性地匆忙扫了一眼外观，这一扫非同小可，题签上清楚写着：“王霞宙四尺整纸紫藤中堂”。

瘦老头从盛茂柏的惊愕中似乎猜出了盛茂柏知道王霞宙到底是谁，于是，他又抽出另外两卷。盛茂柏一看，一卷是闻均天的菊石，一卷是张振铎的松鹰。三张画一样的装裱用料，一样的规格尺寸。

在惊诧它们的原主人怎么就当废物给扔了的同时，盛茂柏动手就要展开观看。

“你知道这都是谁的东西吗？”

“汉上八老中的三老。”盛茂柏不假思索地回答。

瘦老头满意地嗯了一声：“看来你还真懂一点。这不是看画之地，你要看就去我家。”

就在这时，盛茂柏的手

机响起，原来是等待的朋友取消了与他的会面。于是，他毫无牵挂地跟瘦老头走了。

在一个老掉牙的平房前，瘦老头开锁推开了门。屋子又小又暗，从明亮的外面进来，眼睛不适应，一下子什么也看不见。

“别急，既来之，则安之。”瘦老头一边说着，一边摁亮了电灯。立刻，盛茂柏宛若置身于一个书画小展。

那小屋的墙上拥挤着山水、人物、花鸟，真、草、隶、篆，大小长短的数十幅书画。

“一接触我就发现你懂行。否则，我是轻易不会让你来这里的。”瘦老头终于开始抬举盛茂柏。

瘦老头告诉盛茂柏，他今年已八十出头，年轻时曾就读于中南艺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工厂任美术干部。后来工厂垮了，他被买断工龄回家。就在那一年，妻子病故，接着，患绝症的儿子在耗尽他的积蓄、花尽三室一厅的卖房款后，也回天无术，随母西归。

从此，他便租了这个小屋独住，依赖每月三四百块钱的社保，艰难应付房租和生计。但身体不好，大事做不了，小事又难找，他便开始了捡破烂的生活。他说：“你别小看了捡破烂，垃圾箱里有不少宝贝……”

后来，他们回归到字画买卖的主题。瘦老头说：“我留着也没用了。你既然是内行，就一定会保护好它们。”

“你开个价吧，我全要了。”

瘦老头为难地说：“真不好意思，本来宝剑赠英雄。我也没花什么本钱，无非是二十多年来东收西捡的积累……”

盛茂柏说：“你不能这样说，要不是你，这些东西早灰飞烟灭，片纸无存了。你功不可没呀！那些九泉下的亡灵如果真的有知，都会保佑你平安健康。你还是说个实在的价吧。”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瘦老头终于开了口：“去年我这个捡破烂的老头认识了一个捡破烂的婆婆。她前年死了老公，不肖的儿子嫌其累赘，逼她滚蛋，她无处栖身，无亲可投。那个杂种见她不走，竟一棒打折了她的左腿。从此，她便拖着一条跛腿，吃上顿愁下顿，到处受罪。她比我惨多了，连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见我孑然一身，就常帮我浆衣洗裳，烧茶做饭，并多次要求与我相依为命，我也认为我们确实门当户对。可我这个男人连自己的住处都是租的，要是我先她而去，她岂不又没了栖身之地？这间小屋房东要卖，可我拿不出钱……”

盛茂柏打断他的话问：“这小屋要卖多少钱？”

“十六万。”瘦老头回答。

盛茂柏起身点算他的“藏品”。粗略一估，值个二十万不成问题，当即一口答应付给他二十万块钱，买断他的全部书画。

就在这时，瘦老头却恳切地说：“有两张小画不能卖。”那是他当年的老师方康直送他的，他要留个念想。

盛茂柏说：“没问题。”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瘦老头死活只肯收十八万。理由是，他留了两张带他上款的小画。古往今来，任何人卖东西，大约总是希望钱多，这个瘦老头却主动提出少要，这恐怕要算盛茂柏生平碰到的一个意外。

当瘦老头把盛茂柏送出小屋，天已经黑了。黑暗中，盛茂柏看见瘦老头的身影在朦胧夜色中不停地摇晃，一直摇成巨人般的高大。

十八万块钱也许缓解了瘦老头的窘境，圆了他和那位婆婆的好合之愿。十八万块钱也就是那时的行价，要是今天，用那批东西换一栋豪华别墅，肯定也不在话下。

经过一年的努力，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盛茂柏总算以二十万块钱之价将那批字画售罄。没赚到多少钱，但他心满意足。一想到瘦老头的身世品性，他心中便涌起由衷的敬意。

选自《特别关注》



丑娘

◇文/吴国丽　图/段明

娘病危了。

爹给城里上班的三个儿子打了电话：“你娘怕是不行了，回来看看吧……”

儿子们都拖妻带子地赶了回来。

娘闭着眼躺在她自己的炕上，那个常年戴着的帽子放在枕边，一头白发披散着垂到炕沿外。

大儿媳妇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掀着门帘的手停在了半空，不知是进还是退，二儿媳妇和三儿媳妇看见大嫂停住了，也跟着站住了。从掀起的门帘下往炕上瞟了一眼，两个人的脸色齐刷刷地白了，不约而同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冲着身后的孩子们低声喊道：“出去，出去。”

娘真的只有半张脸。

先进屋的儿子们也愣了。

从他们记事起，就知道自己的娘丑。娘丑，丑在只有半张脸，丑得整天戴着个帽子，帽子四周垂着纱巾，连他们也看不见娘的脸。娘吃饭睡觉都在自己的房间，从来不出院门。不出院门的娘还是丑，丑得村里的孩子总是骂他们是丑娘的崽子。为了这个，他们没少和那些孩子们打架，一在外面打架，他们就能听见娘在房里哭。娘不说话，娘不会说话，娘只会呜噜呜噜地喊。娘哭也不能像二力他娘那样扯长了音清清亮亮地哭，娘哭的时候呜呜的，像是喉咙里堵了石头。听了这哭声，哥仨的心里也堵了石头，直到长大进了城成了家，这石头才搬了出去。

娘再丑也是娘。哥几个上学了，娘缝的书包针脚密密实实，翻开书包盖，里面还用丝线绣着他们的名字。新发下的书，娘连夜用牛皮纸包好书皮，在书皮上端端正正地写上他们的名字，再放在枕头底下压一宿，第二天上学，这板板正正的书皮便让同学们羡慕得回家直埋怨自己的娘手太粗太笨。娘疼他们，虽然不和他们说话，他们却喜欢和

娘说话。他们说，娘就一边听，一边忙着活计，或是灶上的，或是园子里的，或是缝补洗涮上的。如果放学晚了，一到院门口，哥仨保准看到娘站在台阶上像仙鹤一样伸着脖子，那纱巾便仿佛短了一些，露出一截衣领。

爹对娘好，爹管着院外的活计和人情往来，还得管着院里的柴米油盐。娘对他们哥仨脾气好，对爹脾气却不好，总是呜噜呜噜地和爹嚷，爹的脾气却出奇地好，什么都由着娘，连说话都得看着娘脸上的纱巾说。有几次夜里，他们被娘的呜噜声惊醒，打开灯，看见爹讪讪地回了屋，脸上几道抓痕格外显眼，“你娘屋里进野猫了，我去帮她赶赶”。迷迷糊糊的他们便重新躺下，谁也不去想野猫什么时候怎么进了娘的屋。

三个儿媳妇谁也没见过婆婆长什么样，只听说婆婆只有半张脸，便偷着问自己的丈夫是真是假，丈夫也不确定，再问，丈夫便阴着脸不吭声了。孙子孙女们也没见过奶奶长什么样，可是他们小时候的被子、衣服奶奶没少给做。他们从小就被妈妈教育，奶奶长什么样的问题是不能问的，奶奶的帽子也是不能碰的，为这，孩子们既盼着让奶奶抱又怕让奶奶抱，所幸奶奶从来都不抱他们，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奶奶果然与众不同。倒是爷爷，一见了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只要他们一动奶奶的东西，爷爷就不高兴，这让他们对奶奶又多了一点怨气，但这怨气一转身就被忘了个干干净净。

三个儿媳妇有时凑到一起感慨“咱们什么时候能修来婆婆这样的福分，能让老公这么护着”，叹息之后便是自我安慰一番“听说疼媳妇的门风能遗传”，说完，妯娌几个便笑了。儿媳妇们对婆婆的这点羡慕嫉妒，因为婆婆不可见的丑又多了几许真心诚意。

爹常说：“可不敢死在你娘前面，不能撇下你娘一个人啊。”每听到这话，娘便急得直比画，呜噜呜噜冒出一串，爹说：“你娘说还是她后死吧，留我，我不会做饭。”于是，一屋子的人都沉默了，过了半天不知哪个儿子说：“好好的说这个干嘛，不能都好好活着吗？”

可是，这世上哪有事事都遂人心愿的呢，这不，一直没病没灾的娘忽然就倒下了。

爹也顾不得儿媳妇们在场了，摩挲着娘的手说：“彩霞啊，这辈子跟你没过够啊，下辈子我还娶你。”

原来娘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下辈子再也不嫁你了。”儿子们以为自己听错了，那句话清清楚楚地又钻进了耳朵——“下辈子再也不嫁你了。”

儿子们惊住了，儿媳妇们也惊住了。

原来娘会说话。

爹说：“你娘记我的仇呢。”

原来，娘年轻的时候俊着呢，是宣传队里演李铁梅的，爹是拉胡琴的，两个人好上了，结了婚，三个儿子挨着肩地出生。小日子过得正起劲的时候，爹却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输光了本就薄的家底后，又输掉了粮食和过冬的柴火。娘劝也劝不住，只好舍着脸东借西借，挨到了开春。一化冻，娘就上山捡柴掏田鼠洞挖野菜，那天走得远了，快到山顶时，惊动了冬眠刚醒正饿着的熊瞎子，熊瞎子一巴掌过来，娘就晕死过去了，幸亏有个过路的猎人放了一枪，惊跑了熊瞎子，娘才捡回了一条命。从赌桌上被人叫回家的爹看见血人一样的娘之后，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娘活了过来，却没了半张脸。爹从此收了心，踏踏实实地过起了日子。

那年，老大五岁，老二三岁，老三不满周岁。

娘走了不到百天，爹也走了。

爹说：“你娘在那头害怕呢。”

选自《情感读本·道德篇》

父子快递



◇文/一叶 图/段明

一

凌晨一点，翟志军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这一天，他送了150个快递。家中鸦雀无声，他的心犹如从遍布荆棘的草丛中跌入冰窟。一年前妻子去世，如今正在上高一的儿子是他的全部希望，可是对于快递员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他能有较高的收入，可是几乎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更别提与儿子交流。

他轻手轻脚地简单洗漱了一下，就躺上了床。今天是儿子新学期报到的第一天，他请了半天假，想陪他去，这件事他昨早跟儿子商量过，儿子以沉默点头表示了同意。他很累，所以睡得很沉，但还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中一家人其乐融融，他无比开心。可是梦醒后，他发现时间已经临近中午十二点了，他慌忙起身奔向儿子的房间，空无一人。他懊悔万分，转头发现儿子留在餐桌上的纸条：爸，你太累了，多休息会儿吧，我自己去上学了。

儿子的字迹不算好看，但言语把他感动了，顿时浑身注满了新鲜的动力。简单的午饭后，他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由于想着儿子，工作起来格外有劲儿。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师打来电话告知他，翟峰根本没有去报到。

二

翟志军又气又恼，他把字条带来的感动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只想抓住翟峰这个臭小子狠揍一顿。他冲回家中想找儿子算账，可是儿子并没有在家，他一时间像断了线的风筝没了头绪。

晚上九点，翟峰回到家中，他似乎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对翟志军挥来的两个巴掌无动于衷。他的脸颊被打得通红，但是眼神依旧清冷，带着一种下定决心的坚毅。终于，翟峰开口说话："我不想上学了。"

以前翟峰的成绩也算名列前茅，可自从他母亲死后，成绩就一落千丈，现在处于中下游。翟志军从没有心思去想为什么，只是恼怒翟峰居然会有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我每天这样辛苦，你居然说你不读书了，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吗？"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翟峰被打得蒙了，血从嘴角和鼻孔中流出来。听到"妈妈"这个词，他终于忍不住红了眼眶，然后转身跑出家门，消失在楼道昏暗的橘色灯光中。翟志军气得一夜无眠，他想起自己只身一人来到城市的光景，酷暑寒冬都搬运着厚重的包裹，那时候，他最恨的是书，因为凡是跟书有关的包裹都重得不像话；但现在，他深刻地体会到书中装载的知识是一个人命运的舵盘！

第二天晚上八点，翟峰还没有回来，翟志军不免担心起来。他去学校找了班主任，班主任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带着翟志军去了班里，此时大家都在安静地学习。翟志军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快递服出现在大家面前，立马引起了满堂的热烈讨论，班主任压制住声音后说明了翟志军的来意，便问大家："有谁跟翟峰关系好一点，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众人摇头，班主任有些生气："没有一个人知道翟峰去哪儿了？"一个胖乎乎的男生哄笑道："老师，我们谁都跟翟峰关系不熟，怎么会知道他去哪里？"翟志军蒙在了原地，对儿子的恼怒一瞬间被心疼代替。

最后，在一些男生的建议下，翟志军一家接一家地去网吧找人，终于在一家名叫"信天游"的网吧找到了儿子。他没有冲上去扯掉儿子的耳机，更没有关掉他的电脑，只是静静站在一旁，看儿子在虚拟的游戏世界里厮杀。等到翟峰打完游戏取下耳机，他才走过去说："儿子，我可以答应你不读书，不过，你明天要跟着我去送快递。"

翟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父亲会出现，更加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三

翟峰开始了做快递小哥的第一天，他的运送工具是一辆尘封已久的自行车。他的第一份快递是一份文件，需要送到一所小学，不过比较特殊的是，这份文件必须在今早八点半前送达。翟峰七点就出了门，他觉得时间绰绰有余。

清晨的空气清新凉爽，街上的行人正在逐渐汇聚成群，两旁或精致或破败、或高耸或低矮的建筑物与他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火花。七点四十分，他到达了那所小学，可是门卫告诉他，他走错了位置，快递单上填写的小学地址其实是另外一所靠海的分校。他顿时慌了神，以他骑自行车的速度根本不可能在八点半前赶到学校。这时，翟志军骑着电动车出现在翟峰面前。翟志军接过文件便扬长而去，他只对翟峰说了一句："出师不利。"翟峰望着父亲的背影，不知道为什么一股热流盈满眼眶。

不过他很快就从失落的情绪中跳了出来，赶去送第二份快递。第二份快递有些令他为难，地址显示的是沿江路某栋楼房的十楼，可是具体是哪一栋他也没有搞清楚。这一片都是年代久远的楼房，没有电梯，没有物业，他只好一栋一栋地去问。才问了两栋楼，他就已经累得满头大汗。问到第四栋楼了依旧无果。他打电话向父亲求救，翟志军不假思索地告诉了他具体位置。按照父亲的指示，翟峰终于找到了快递的主人，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爷爷。老爷爷看着翟峰稚嫩又累得发红的

脸，一个劲儿地道谢。他腿脚有些不便，还是进屋拿了一瓶饮料给翟峰，说：“看你年纪不大，怎么不读书啦？哎，没关系，干什么都有出路，只要肯努力。”

翟峰握着饮料，老爷爷的话不绝于耳，他发自内心地感到温暖。这给了他动力，也似乎给了他好运，这一早上他很顺利地送出去了二十个快递，那些接到快递的人或是惊喜，或是感动，他们向他表示感谢。

中午他跟父亲一起吃了盒饭，两人蹲在路边狼吞虎咽，他用余光偷偷观察父亲，这个男人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饭后，他问父亲：“爸，你怎么什么地方都知道？”翟志军笑了笑，说：“以前在乡下干农活，一年里连村都很少出去，到了城市送快递，要去各个地方，这可把我难住了。刚开始的时候，送错地方被人投诉，钱扣多了，心里难受啊。于是我就趁着空闲时间，把我所负责区域的每一个位置都记下来。现在啊，忘不掉了。”此时，翟峰心中的父亲再也不是那个回家倒头就睡、一个月也见不上三天面的模糊的影子了。

四

下午的工作仍旧繁重，短暂的休息之后，翟峰又开始赶往下一个地点。翟志军看着儿子做得越来越顺手，于是不再偷偷跟在他身后了。

翟峰手上有五个包裹，都是送给同一个人的。他本想直接投递到驿站的，可是父亲却反对他这样做：“五个包裹太重了，一定要亲自送到人家家里。”翟峰看着沉重的包裹，咽了口水，说：“现在好多快递员都送到驿站，这样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啊。”翟志军说：“我们的首要目的是让顾客满意。”翟峰若有所思，然后憨憨地笑了，他忽然明白父亲站在阳光下精心擦拭他所获得的证书时是多么骄傲，那些“业务标杆”和“零投诉”的荣誉是对父亲多年来坚守原则的最好褒奖。

翟峰感到自己的身上油然而生出一种强大的责任感来，他扛着装了五个包裹的袋子，爬上了五楼，敲响了门。开门的是一个男人，他十分惊愕：“你还是第一个把这么多快递送到家门口的呢。小伙子，不错！”翟峰憨笑了两下，可谁知，就在男人准备签字的时候，女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笔抢走了。女人带着仇恨的目光盯着翟峰和男人，对男人说：“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买买买，家里的包裹都堆不下了，全买些没用的东西。这些包裹必须退了，不准留！”女人把笔和包裹一起甩给翟峰，害得他差点跌倒。男人有些尴尬，对女人好说歹说无济于事。翟峰不知如何处理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他本想求助父亲，可他转念一想，如果是父亲，他会怎么做？

翟峰仔细看了一下包裹，瞬间心里有数了。他依旧面带微笑：“姐姐，你可以先看看这些货物有没有用，再决定要不要，可以吗？”暴躁的女人被翟峰温柔的一叫，有些不好意思了，她红着脸，点了点头。男人接过快递，逐一打开盒子：高跟鞋、老年鞋、化妆品、小型按摩器……

女人一脸震惊地看着男人，男人说：“你以前说我只会给自己买些没用的东西，我其实反思过，这不，这次全是给你和爸妈买的。”女人羞愧地含着泪，抱住了男人，翟峰差点也忍不住一起流泪了。男人和女人向翟峰致歉，翟峰摇摇头说：“没事的，祝你们幸福！”

五

晚上十点，翟志军和翟峰回到家中。两人快速地洗漱好，却迟迟没有回到各自的房间，他们都有话对对方说，但都不知如何开口。沉默了一会儿，翟峰说了句：“爸，谢谢你，今天我学到了很多。”翟志军伸出手

按了按儿子的肩膀，两个男人的情感以这样的方式打通了。

第二天，翟峰回到了学校。一个月后，翟志军接到班主任的电话，让他今天下午一定要抽空去一趟学校。翟志军以为翟峰又犯了什么错误，可他没有想到，他被老师带到一个金碧辉煌的讲堂，正在台上演讲的是他的儿子翟峰。

“初三的时候，母亲走了。在我最痛苦挣扎的时候，父亲每天忙于送快递，我由于被忽略而恨他。上了高中，我不适应新环境，看着周围同学完整的家庭和富裕的生活，我更加讨厌他只是一名不起眼的快递员。我变得孤僻自卑，想要逃离学校和家庭，直到父亲带着我体验了快递员的工作，我才感悟到，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为每家每户送去的是一份惊喜、感动或者幸福。父亲他其实很想与我交流，是我一直把心门紧闭不让他进来。不过，他用他的责任感和温暖敲响了别人家的大门，也敲开了我的心门，打开了我的心结。我为我是一名快递员的儿子而骄傲，要知道，我们国家每年超500亿的快递量，稳居世界第一，这都是他们用脚步和汗水奋斗出来的……”

台下响起如雷的掌声，翟志军早已泣不成声……

选自《乡土·野马渡》

巧为慈禧解围

◇文/赵越

沧海拾贝

大太监李莲英为人机灵、嘴巧，很善于取悦慈禧，在宫中稳坐太监总管的位子。

慈禧爱看京戏，常以小恩小惠赏赐艺人一点东西。一次，她看完著名演员杨小楼的戏后。把他召到眼前，指着满桌子的糕点说：“这一些赐给你，带回去吧！”

杨小楼叩头谢恩，他不想要糕点，便壮着胆子说：“叩谢老佛爷，这些尊贵之物，奴才不敢领，请……另外恩赐点……”

“要什么？”慈禧心情很好，并未发怒。

杨小楼又叩头说：“老佛爷洪福齐天，不知可否赐个‘字’给奴才。”

慈禧听了，一时高兴，便让太监捧来笔墨纸砚。慈禧举笔一挥，就写了一个“福”字。

站在一旁的小王爷看了慈禧写的字，悄悄地说：“福字是‘示’字旁，不是‘衣’字旁的呢！”杨小楼一看，这字写错了，若拿回去必遭人议论，没准会有欺君之罪。不拿回去也不好，慈禧一怒就会要了自己的命。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他一时急得直冒冷汗。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慈禧太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既不想让杨小楼拿走错字，又不好意思再要回来。

旁边的李莲英灵机一动，笑呵呵地说：“老佛爷之福，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多出一‘点’呀！”杨小楼一听，马上转过弯来，连忙叩首道：“老佛爷福多，这万人之上的福，奴才怎么敢领呢！”慈禧正为下不了台而发愁，听这么一说，也就顺水推舟，笑着说：“好吧，隔天再赐你吧。”就这样，李莲英为二人解脱了窘境。

选自《特别文摘》



幽湖瓶山惊敌胆

◇文/沈海清 图/段明

濮院镇上有一条清澈河流，俗称庙桥河，因两岸遍植梅花，又称梅泾，河水环绕香海寺，到一个转弯处，水变得特别深，当地人称为“龙潭”。龙潭东南边，有一座小山，就是瓶山。至于瓶山的由来，当地有几个说法，有人说，瓶山是南宋年间濮院镇上一户李姓大户的坟；有人说，瓶山是元代濮院香海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和尚的浮屠。还有一个传说，瓶山是南宋绍兴年间抗金大元帅韩世忠留下来的。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并攻陷了北宋京城，将徽、钦二帝掳往金邦。康王赵构侥幸逃脱，他在商丘登基做了皇帝后，渡过长江，沿大运河逃到杭州，将杭州升为临安府，建立了南宋半壁江山。

金兵元帅金兀术得知赵构登基做了皇帝，为夺取大宋江山，率大军十二万，渡过长江，追击赵构。没想到南宋元帅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率十万大军在京口设下埋伏，梁红玉登上金山，亲自擂鼓，战鼓声中，大宋将士英勇杀敌，江上一场大战，直把金兵杀得落花流水。金兀术慌不择路，几百艘战船逃进了死河黄天荡，被韩世忠的大军像堵黄鼠狼一样堵得严严实实，后来金兀术收买了一个当地无赖，才掘通了死河，侥幸逃脱了性命。

韩世忠黄天荡一战，大获全胜，便奉命在幽湖一带驻扎休整。宋高宗赵构为了表彰三军，派钦差带御酒十万瓶，犒劳三军。韩世忠谢过皇恩，便令中军官按各营分发，每名军士一瓶。三军将士畅饮庆功酒。为防军士胡乱丢弃，既影响了街头市容道路交通，又妨碍了田地耕种，韩世忠便传下军令：“各营务必将空酒瓶堆放在郊外，聚在一

处！”于是，各营把空酒瓶堆在幽湖岸边。

不久，金兀术得到探报，说大宋京城附近只有韩世忠的十万人马，全都驻守在幽湖一带。金兀术不由大喜，叫道：“报黄天荡惨败之仇的机会到了！”便起兵四十万，分兵两路，渡过长江，一路经嘉兴往西，一路经苏州往南，两路大军在幽湖会合，夹击韩世忠，然后乘胜攻取南宋京城临安。

韩世忠接到探报，不由暗暗吃惊，自己虽有十万兵马，但黄天荡一战，将士伤残很重，怎么也挡不住金兀术的四十万虎狼之众，便和夫人梁红玉商议，梁红玉建议韩世忠撤离幽湖。韩世忠摇头道：“这大军一退，金兵乘胜追杀，如何抵挡得住？”

梁红玉又道：“幽湖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凭我们几万人马，怎么和金兵决战？不如退守临平，凭借临平山之险，一边坚守，一边派快马向岳飞求援。”

韩世忠知道，岳飞的主力远在中原，向岳家军求救，也是远水不解近火，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便传令三军退守临平山。

临走前，梁红玉留下几个老兵，让他们装成老百姓的模样，打探金兵消息。

却说金兀术率大军分两路渡过长江，得知韩世忠舍了幽湖，退守临平，不由哈哈大笑：“想不到，韩世忠他还会怕我！”便传令先占领幽湖，然后速战速决，攻下临平，乘胜攻打临安。他们日夜兼程，这天下午到了幽湖境内，忽然猛见有一座高山，在午后太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光亮，直刺得金兵眼睛发痛，他不由心里惊疑：“我素知这一带没有高山，幽湖边怎么会平白无故冒出一座山来，这是座什么山？”

待赶到山前，原来是一座由南宋御酒空瓶堆起来的瓶山，看那数量，毛估估不下十万只酒瓶，不由大惊，忙令大军停下，寻找当地居民询问，这座瓶山是怎么回事？

因金兵来侵，当地居民早已逃散了，金兵四处搜寻，总算抓到了几个老人，那几个老人被带到金兀术面前，金兀术便问道：“这座瓶山是什么由来？”

那几个老人正是梁红玉留下来打探金兵消息的，见金兀术问这座瓶山的由来，不由心里一动，想韩元帅兵少，怎么抵挡得住金兵几十万人马，我们不如趁机吓唬这些金兵一下，便道：“这座瓶山，是前几天宋军元帅韩世忠带了大军驻扎在这里时，宋朝皇帝赏赐给他的士兵每人一瓶酒，士兵喝掉了酒，就把空瓶堆放在这里了！”

金兀术问道：“韩世忠有多少人马驻扎在这里？”老人笑道：“有多少人马，我们老百姓怎么知道，不过，像这么高的瓶山，在幽湖草市就堆了十三座！”

金兀术听了，大吃一惊，心里暗忖：一座瓶山足有十万只酒瓶，十三座瓶山，那就说明韩世忠在幽湖附近有一百三十万人马啊！自己远来的四十万人马，和宋军的一百三十万人马决战，那不是以卵击石吗？

那些金兵金将一听韩世忠在这一带有一百三十万兵马，早已吓得乱了阵脚。金兀术见部下军士未战先乱，已失了战斗力，越想越怕，当下急急传令：“后军改作前军，往北撤退！”

韩世忠得知金兀术撤兵，便和夫人梁红玉兵分两路，一路追杀，直杀得金兵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仓皇逃过长江，以后几年不敢过江进犯。

元至大二年（1309年），濮凤九世孙濮鉴辞元帅之任回乡后，舍宅筹建福善寺，也就是后来的香海寺，几年后，濮鉴的儿子濮允中又疏浚梅泾，把河底淤泥堆于瓶山上，并在山下手植两株银杏，山上遍植各种树木，还在山上建了一座凉亭，瓶山就成了濮院镇上一景，到20世纪80年代，瓶山被推平造了一所中学，因在梅泾岸边，故称“梅泾中学”。如今，梅泾东岸北起杏林街，南至濮院大道，仍有一条原汁原味的石板路，也是濮院镇上唯一仅存的老石板路，现在，当地人仍称那个地方为瓶山。

选自《山海经》2019.10 上

重庆磁器口

◇文/焦正　图/段明



康熙初年，湖广填四川，继而，福建一带的平民也举家大迁移。福建汀州的江家三兄弟就是在这次大迁移中进川的。

江家三兄弟拖着一大家子人走到龙隐镇时，已疲惫不堪。于是，一家人在街市的屋檐下歇下来，饥寒交迫，举目无亲，且盘缠已尽。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江家三兄弟忽而想起携带的家什中还有些上好的青花瓷碗可变卖。

原来，江家祖传一手制瓷的好手艺。闻名于世的福建德化窑白瓷、青花瓷传统工艺，三兄弟可说是十分娴熟。此次举家迁移，家中之物，扔的扔，卖的卖，唯有一些带彩釉的青花瓷碗舍不得扔掉。于是，三兄弟抱着碗插上稻草标沿街叫卖。

这时候的龙隐镇，一片萧条，街市破败，一条石板街路，满是一脸菜色、衣衫褴褛的移民。三兄弟抱着碗走了一条街，无人问津。已过晌午，三兄弟饿得肚皮贴背，眼冒金星，浑身无力。

走到过街楼处，老大站下来，说："兄弟，算了，跑了一条街连一个碗也没卖出去，我们还是回去想想别的办法。"

老三也失去信心，连忙点头赞同。

唯有老二固执，说："我们从福建到四川千山万水都走过来了，啥苦都尝尽了，我不相信在这里就把我们三个人高马大的兄弟饿倒了。"

说罢，就近择一街檐蹲下来，把碗摆一地，继续叫卖。老大、老三知晓老二的倔脾气，只好也跟着蹲下叫卖。

老二卖力吆喝："看一看，瞧一瞧，有名的福建德化窑的青花彩釉碗，便宜卖了。"

叫卖声也引来一些人。有的蹲下来拿碗在手，一瞄二摸三敲。果然好碗！胎质细腻，胎面光滑，白的白净如玉，青的青得爽气，碗上的花鸟活灵活现；敲击碗沿，声音清亮，不漏不哑。然而，都是穷得叮当响的一

干人，看的多，却无钱买。渐渐地，人散尽，日已西沉。

三兄弟正一筹莫展时，一个蓬头垢面的白胡子老头慢吞吞地踱过来蹲下，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拿起一个青花碗，对老二说："老弟，我向你讨一个碗去讨饭，如何？"

老大不悦，说："我们三兄弟饿了一天了，一个碗也没卖出去，那边的街檐下还有一家老小正等我们卖了碗买米下锅呢！"

老二忙挡住老大，说："出门人都有难处，理应行个方便。"而后，和颜悦色地对白胡子老头拱手道："既然老伯看得起我们江家的碗，请笑纳，我们三兄弟不胜荣幸！"

白胡子老头也不道谢，把碗往腋下一夹，扭头就走。

事后，老大直埋怨老二，没卖出一个，倒白白送一个上好的青花碗与人。

老二直言："大哥，我们虽难，也还有些碗盏。人家难，讨饭连个碗也没有，不帮说不过去的。"

老大、老三只好作罢。

直到傍晚，他们才卖出几个碗。

翌日，三兄弟仍上街卖碗。那蓬头垢面的白胡子老头又来了。白胡子老头说，昨晚端着碗去一大户人家讨饭时，被一恶狗追撵，慌乱中一跤跌下去把碗摔碎了。说话间，伸手要再讨一个碗。

老大、老三当然没有好脸色。老二依旧一脸和善，拱手送碗。

白胡子老头得了碗，扭头就走，还是连谢也不道一声。

第三天，那白胡子老头又出现了。老大就对老二说："老头好没道理，一再来索要碗，我们就靠这些碗渡难关呢。"

老二还是那话，"老伯来讨碗，定是无奈。雪中送炭、荒漠送水，岂有不助之理。"

果然，白胡子老头说碗又被摔破了，老二仍然好言送碗。

白胡子老头拿碗走了几步，回头对老二说："小老弟，卖碗不如造碗，你既然有好手艺，荒废了岂不可惜！"

老二忙拱手道："我们是外乡人，来四川讨生活，不知哪里能造碗，请老伯指点。"

白胡子老头捋须一笑，"你若要造碗，明日午时到滚柴坡来找我。"说罢，消失在街市的人流中。

听了这话，老二心有所动，当晚便与老大、老三商量，明日去滚柴坡寻那白胡子老头去。

老大说："那老叫花子的话，你也信？！"

老二道："我们出门讨生活，只要有机会，定要抓住，且须好好把握，倘若坐等，终一事无成。"

老大、老三见老二主意已定，不言语了。

第二天，老大、老三继续上街卖碗，老二便上路去寻滚柴坡。人们得知他要去滚柴坡会一白胡子老头，好不疑惑。民谣有："青草坡，死人多。"青草坡到处都是坟堆堆，是不是撞到鬼哟！老二好似吃了秤砣铁了心，不管死人多也好，撞了鬼也罢，毅然上路。

老二过石井坡，走大河沟，一路寻问，终在歌乐山的东麓下找到了青草坡。荒无人烟，满坡是茂密的青草。坡南缘有一几十米高的山崖，一条小溪从崖壁飞流直下，形成一瀑布，很是壮观。这就是滚柴坡。

老二正暗想：这荒山野岭土地贫瘠之地如何造碗，却听到身后一阵哈哈的爽朗声。回头一看，正是那白胡子老头。

白胡子老头不再是蓬头垢面的样子，衣着白衫，鹤发童颜。

老二知遇神仙了，忙拱手请教。白胡子老头又哈哈一笑，道："老夫看你心地善良，且有恒心，知你必成大器，故指你一条路。"说着，手指往滚柴坡画一大圈，"你日后就在此建厂造碗，光大德化窑之瓷器吧！"言毕，化为一道清烟不见了。

老二忙躬身冲白胡子老头遁去的地方拜了三拜，方才起身对滚柴坡仔细观察，这才发现，滚柴坡一带的地质虽劣，却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石英石、白云石……这些都是制瓷的好原料；且水源好，瀑布的水力可碎石；漫山遍野满是薪柴，岩层中还夹杂薄煤层，都可作烧制瓷器的燃料，真是天赐一方绝好的制瓷地。

于是，老二一家便在青草坡落户，重操旧业，置窑场设作坊建起了碗厂。

江家老二在青草坡开了碗厂后，跟着，老大在璧山接龙乡开了碗厂，老三在北碚东阳镇开了碗厂，但规模都没有青草坡江氏陶瓷业大。青草坡江氏陶瓷业从康熙年间开始，在这块土地上代代相传，一共传了八代，生根开花结果。

江家碗厂的兴起，带动了龙隐镇一带陶瓷业的发展，窑罐厂、作坊遍地开花。青草坡的瓷器远销湖北、贵州等地，名声大振。镇上瓷器业鼎盛时达七十余家，外地装运的船只停满了大码头。后来，就将龙隐镇改为了瓷器口；再后来，因“瓷”字通“磁”，便叫作了磁器口。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给个台阶

◇文/潘春华

沧海拾贝

顾恺之是东晋时的大画家，在建康一带享有极高的声誉，曾为石棺寺画维摩诘像。

一年春天，顾恺之要带家人出一趟远门，出发前，他整理了几幅自己得意的画作放进木箱，用纸封好后题上字，送到好朋友桓玄家，并没说里面是什么，只是让桓玄代为保管。

桓玄是朝中二品大员，权倾内外，顾恺之心想此人信得过。可不料，桓玄估摸着里面有珍贵的东西，就偷偷拆开了封纸。见箱子里都是顾恺之的精品画作，就全部取出占为己有，随后又把空箱子封好。桓玄心想，顾恺之送箱子来的时候也没给我看里面是什么，如果发现里面空了，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自认倒霉。

半年后，顾恺之回到建康，就带着两个家人去桓玄家取木箱。桓玄让人把箱子搬出来，可没想到，爱画如命的顾恺之当着桓玄的面就把箱子打开了，顾恺之一看里面什么都没有，就纳闷地看着桓玄，桓玄假装事不关己地说：“我不知道啊，我可没动过！”

一般人听到这话，肯定很生气，可是顾恺之却一副欣慰喜悦的神态，只见他拱手对天说：“以前有人说我的画有灵气，如今看来倒是真的，我这几幅画不就是像仙人一般羽化登天了吗？太妙了！太妙了！”说罢，他扭头对桓玄说：“如果我的画作在天上玩厌了又回到你家，那就麻烦你把它们送到我家来。”

桓玄自然点头答应，顾恺之随后便告辞离去。路上，家人问他怎么毫不追究就走了，顾恺之笑笑说：“放心，不用多久他就会主动送来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桓玄登门拜访，他对顾恺之说：“你的画果然有灵，到天上玩乐了一番，居然又回到我家中来了，这不，我立刻给你送来了！”

选自《文史博览》



神钱穿金钱

◇文/梁易　图/段明

嘉庆年间，浙江闲林十分繁荣，称得上万商云集。洪氏家族是当地有名的大族，为了纪念先人，洪氏族人在族长的带领下，集资修建了一座精美的祠堂。

祠堂完工的第二年，族长见途经永兴桥的商客络绎不绝，便决定在桥上建造一座凉亭，给来往的村民和客商提供一个歇脚的场所。

族长的提议得到了族人们的拥护，但是，建亭的钱从哪儿来呢？有人提议让永兴桥边的那些商户摊派，但族长说：“建造凉亭本就是想给商客们做件好事，若是要他们出钱，先别说人家愿不愿意，也违背我们的初衷啊。”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决定由洪氏子弟再次集资。

由于众人前一年刚出钱建造了洪家祠堂，各家的余钱不多，所以再次集资就比较吃力了，最后总算凑到了三百两银子，离总预算还差一大半。族长听说最近省城木料紧俏，价格大涨，几乎是一天一个价，于是决定让村里做事牢靠的洪阿三带着这些钱，先去省城购买建造凉亭的木料，其他费用日后再想办法。

这天一早，洪阿三准备出门，可刚一起床，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半边身子不能动了。

洪阿三的老婆赶紧去请郎中，这个病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但购买木料又不能等，怎么办？这时候洪阿三的大儿子洪刚自告奋勇，说是要替父亲去省城跑一趟。洪阿三没办法，就把一包银子交给洪刚，并再三叮咛，一定要好好保管，千万不要耽误了族里的大事。

吃过早饭，洪刚背着包袱，就急急上路了。

紧赶慢赶，到了晌午时分，离省城已经不远了，洪刚朝着隐约可见的城门加紧了脚步。突然，一队士兵从城门口奔跑出来，嘴里大喊着让开，为后面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开道。路上的行人纷纷作鸟兽散，路边有个老乞丐因为双腿残疾行动不便，艰难地用双臂挪动着自己的身躯，哪里比得过快马奔驰的速度。

眼看马蹄离老乞丐越来越近，就要踩上的时候，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颗石子，不偏不倚正中马鼻子。那是马最敏感的地方，吃了这一记，那马立刻嘶鸣一声，前腿高抬。丢石子的人趁机横冲过来，揽住老乞丐滚到了一旁。

救人的正是洪刚。队伍离开后，老乞丐连连道谢。洪刚爬起身，拍拍衣服上的尘土，说："谢什么？小事一桩。"

老乞丐打量着他："你丢石子倒是挺准的，马跑得那么快，还能击中马鼻子。"

洪刚笑着说，自己从小给家里放牛，等牛吃草的时候，闲着无聊就丢石子玩，日子一久，还真练出了准头。有时候他还会和小伙伴们玩丢石子的游戏，比比谁扔得准。

听到这里，老乞丐从怀里掏出一枚磨损得很严重的铜钱，说："既然你喜欢练准头，那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吧，说不定对你有用。"

"我救你是举手之劳，你不用给我钱。"洪刚摆摆手，心想这老乞丐怎么好意思拿出一文钱来感谢我。

老乞丐解释说："你可别小看这枚铜钱，这可是神钱，你把它扔向哪里，就能击中哪里，百发百中。"

洪刚虽然丢石头准头不错，但毕竟做不到百发百中，一听这话，有些怀疑地问："这世间真有这么神奇的东西吗？"心想老头如果所言不假，那以后自己在小伙伴面前就可以做到次次赢了。

老乞丐说："口说无凭，我试一试你就知道了。"说着他拿起铜钱随手一丢，立刻不见了踪影。

"呀，你丢哪里了？"洪刚左右找不见，忙问道。

老乞丐笑笑，说："你去城墙那儿找找吧，铜钱就嵌在城门右边城墙第三和第四块砖头的缝隙里。"说着，便一瘸一拐地走了。

洪刚看看远处的城墙，半信半疑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竟然真的在老乞丐所说的砖头缝里找到了一枚铜钱。铜钱磨损严重，正是刚才老乞丐要送他的那枚"神钱"。洪刚把神钱从墙缝里抠了出来，放在手心里，惊喜万分。可还没等他开心够，又猛然一惊——背上装着银子的包袱不见了，肯定是在他救老乞丐时掉落了！等他再跑回原地寻找，包袱早就不知被谁趁乱捡走了。洪刚的心一下子如坠冰窖，脸色煞白。

过了会儿，他定了定神，心想反正都到这里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洪家有个远亲在城里做生意，要不就去找他想想办法吧。于是，洪刚再次朝城门走去。

省城很热闹，街上人来人往，洪刚走着走着，看到前面一家商铺前围满了人，看热闹的人挤得里三圈外三圈。他打听出什么事了，有人告诉他，今天广利钱庄开业，老板为了造噱头，故意在钱庄门前的廊檐下挂出了一个面碗大小的金钱。说是只要有人在十丈开外，丢铜钱穿过这枚金钱的钱眼，就把这枚金钱奖给他。

有这等好事，当然每个人都想来试试运气，可是十丈远的距离击中那么小的目标谈何容易，所以直到现在也没人得手，反而是金钱下面的箩筐里已经堆了满满一筐丢过去的铜钱。

洪刚顿时想起了怀里的神钱，这不正是瞌睡人遇到枕头吗？他当即挤过人群，报名参加丢金钱。等到他投掷时，洪刚手捏神钱，虽然知道必定百发百中，但还是习惯性地瞄准目标，接着用力一掷。“嗖”的一声，铜钱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不偏不倚，正好从鸡蛋大小的金钱眼中穿过，“当啷”一下击碎了摆在金钱后的一个白瓷盘。

人群静默片刻，顿时爆发出如雷般的欢呼声。钱庄老板铁青着脸，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又不能食言，只得把那枚金钱奖给了洪刚。

洪刚捡回神钱，又把金钱卖了，换回六百多两银子，不仅买到了建造凉亭的木头，还剩余了不少。

凉亭落成后，洪刚就拿出剩下的钱，摆了个免费的茶摊，凡是来往客商和村民，只要口渴，都能在这里喝一杯不花钱的茶。他想，也许哪一天，那个老乞丐也会路过此地，也能喝上一杯茶，这也算自己的一种报恩吧。

三年后的一个清晨，洪刚的茶摊刚刚摆下没多久，一个老头走到他跟前，说要喝茶。洪刚一抬头，天哪，这不就是那个老乞丐吗？不过老头今天穿得干干净净，脚也不瘸了，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老头也认出了洪刚，脸色猛地一变，哪里还顾得上要茶喝，拔腿就走。洪刚感到事情有异，赶紧追上抓住老头的胳膊，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见无处可逃，只得把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那天他给洪刚的所谓神钱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一模一样的铜钱他有两个，墙缝里的那枚铜钱是他提前塞进去的。这是他行骗的惯用伎俩，一边用所谓的神钱吸引住洪刚的注意力，一边让同伙偷走了洪刚装银子的包袱。洪刚穿中金钱眼，其实全靠他平时的训练。

洪刚听完，又惊又怒，不过转念一想，要不是因为自己觉得手拿神钱必胜无疑，毫无心理负担，还不一定能击中金钱眼，这么一来，还是要感谢老头的这枚“神钱”呢。于是，他松开老头的胳膊，说：“罢罢罢，你走吧，我看你也一把年纪了，以后再也别干坑蒙拐骗的事了。”

老头连连称是，掉头走了。洪刚总算弄清了神钱的真相，不过他还是坚持在凉亭摆免费茶摊。以后，洪家凉亭提供免费茶水的习俗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成为当地的美谈。

选自《民间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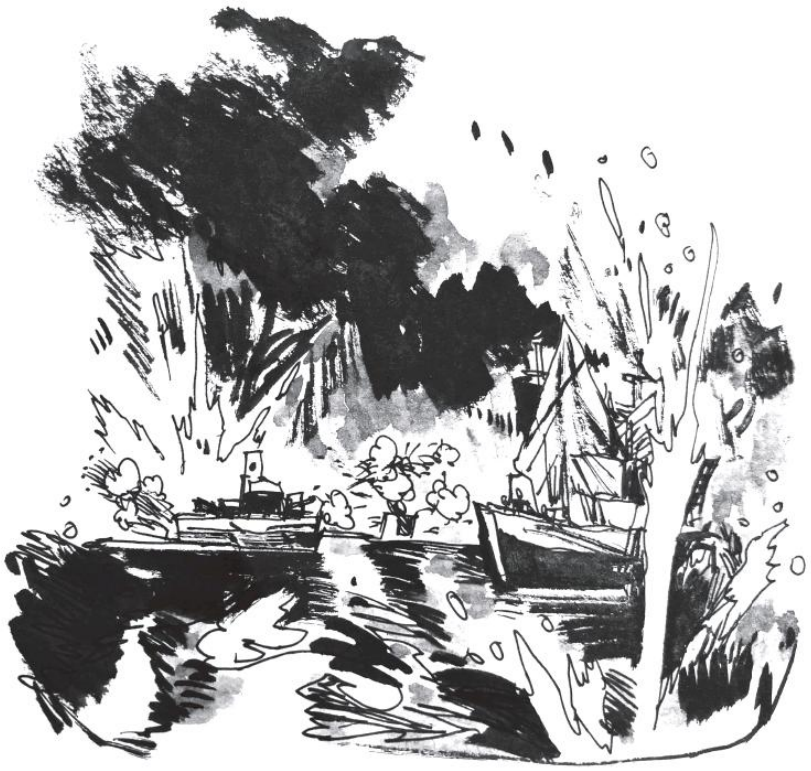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露梁海战：明朝水师亮剑

◇文/白晨光 图/段明

一

万历十年（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日本发生“本能寺之变”，不久之后，丰臣秀吉接替织田信长，成为织田氏实际上的掌权者。万历十五年（日本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征服日本九州，统一日本。他企图以九州为基地，首先征服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为此，丰臣秀吉还特地向海盗汪直的遗党询问当时中国的情况。据朝鲜《宣祖修正实录》记载：“琉球国遣僧入贡，关白（丰臣秀吉）赐金百两，嘱之曰：‘吾欲远征大唐，当以汝琉球国为引导。’既而召曩时汪五峰（汪直）之党问之，汪五峰者，以中原人尝导犯江浙者也。对曰：‘吾等曾以五百余人自南京劫掠横行，下福建，过一年，全甲而还，唐畏日本如虎，灭大唐如反掌也。’关白曰：‘以吾之智，以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刃破竹，何城不摧，何国不亡，吾帝大唐矣。’”

听了汪直遗党的回答后，丰臣秀吉信心大增，积极备战，并颁布船舶征发令，在日本各地征招船只和士兵，并联合在日本的基督教势力，以允许传教士到朝鲜、中国传教为条件，换取西洋人的火绳枪、火药等军事物资。此外，在日本从事奴隶贸易的葡萄牙商人也十分支持丰臣秀吉。因为随着战争乱世的终结，葡萄牙商人捕获日本奴隶越来越难，他们迫切地希望将朝鲜变为新的奴隶来源地。这些商人向日本人许诺，他们可以用朝鲜战俘来交换硝石、火药等物资。

丰臣秀吉之所以发动侵朝战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借战争之机，将日本国内的基督教大名派往战场，通过战争削弱基督教大名的实力。16世纪末，耶稣会的势力在日本异常庞大，九州的大友宗麟、有马晴信，甚至丰臣秀吉的家臣小西行长、高山右近等都

是基督徒。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夜，在日本的基督徒数量已经达到20余万人。基督教所宣扬的教义与丰臣秀吉所宣称的日本为“神国”、推崇“个人神化”格格不入，因此成为丰臣秀吉的心腹大患。

二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丰臣秀吉派十余万大军入侵朝鲜。朝鲜之役正式爆发。丰臣秀吉很快就占领了汉城、开城和平壤，朝鲜危在旦夕。于是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求援。明朝政府早已看透日本的意图，为御敌于海外，明廷决定发兵援救朝鲜。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如松率领明军入朝参战。

早在战争爆发前夜，有关日本的情报就已经传入明朝，明政府便着手在海防方面大规模修整战备，以防御日本人的大举进犯。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明政府调陈璘为神机七营参将，次年，又充任“统领蓟镇、辽东、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副总兵”，负责蓟镇、辽东、保定、山东四个地区的海防。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月，陈璘抵达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据守的古今岛，成功与李舜臣会师。明军水师的到来极大地增强了中朝海上的军事力量。七月，中朝联军便攻下折尔岛，成功将日军围困在蔚山、顺天、泗川等地。八月，丰臣秀吉病死。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秘不发丧，于十月下达撤军命令，在朝鲜各地的日军开始准备由海路撤回日本。

陈璘在得知日军要撤退的消息后，将联军的营地从古今岛移至左水营，占领猫岛，封锁光阳湾，并派遣水师在露梁津海峡及其以东海域巡逻，基本控制了朝鲜西南部海域。九月，陈璘与副总兵刘綎商议水陆并进，夹攻曳桥倭城。二十一日，陈璘令全军进攻倭城下的水栅，但刘綎并未出兵。二十二日，陈璘继续进攻，斩获颇多。可这时刘綎刚刚开始制造攻城器械，要等到攻城器械造好之后，才能发动进攻，为此，陈璘等待了数日。十月一日，陈璘终于坐不住了，与刘綎约见，刘綎托词说其云梯、冲车并未造完，且援军未到，要等到万事俱备时再发起进攻。陈璘对此十分气愤，认为大军已经暴露，不如速战，便与刘綎约定十月三日发兵，水陆俱进，水师趁涨潮发起进攻。

十月二日，陈璘便已经开始向日军进攻。三日，陈璘与李舜臣的水师趁涨潮向日军发起总攻，但刘綎并未如约进攻，只是让军士敲锣打鼓，陈璘在听到鼓噪声后，以为陆军已经开始攻城，进攻更加英勇。此时，李舜臣提醒陈璘潮水将落，但陈璘此时战意正酣，欲杀尽倭寇。不久，潮水退落，明军的沙船、苍船等23艘船均在浅滩搁浅，日军因船只吨位小，所以依然可以在浅滩航行，遂将陈璘率领的明军船队重重包围。直到朝鲜军队在“暗中”用片箭（箭竿比一般的箭短，要用辅助工具发射）射击日军，明军才趁此脱离险境。

因刘綎不出兵而导致军队损失惨重，险些酿成大祸。陈璘十分恼怒，他冲进刘綎营中，撕毁了刘綎的帅旗，认为如果刘綎及时出兵，则倭城可以攻下，水军也不至于损失惨重。此后陈璘便放弃攻城，继续围困日军。

三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十一月十一日，西路日军集结松岛，准备逃脱，但被在猫岛的中朝联军所阻挡。小西行长便在日军中挑选精兵，组成冲锋队，企图强行突围，但均被中朝联军击退。见突围不成，小西行长便向陈璘乞和，被陈璘、李舜臣拒绝。无奈之下，小西行长向岛津义弘求援。岛津义弘率战船500余艘、士兵1万余人，约同附近的日军水师，于十八日夜分头赴援。

在侦察到日军的援军

后，陈璘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不再围困日军，转而优先进攻援军，派副将邓子龙率兵1000人，乘巨舰3艘，协同李舜臣为前锋，进攻日军。

二十四日，日军舰队在观音浦停泊。陈璘率船队冲进日军战队，与日军进行白刃战。战斗中，日军战船鳞集，包围了李舜臣的座舰。陈璘见李舜臣被围，便换乘朝鲜船，冲入日军的包围圈，奋力救援李舜臣，但日军势众，不久又将陈璘的战船包围。这时，两名日军跳上船头，被明军用镗钯刺中胸膛，跌落水中。陈璘令明军发射火炮，射击船舷两旁的敌舰。日军见此仰放鸟铳，企图攻击船上的明军。陈璘又令明军将身体躲在挨牌之后，等到日军靠近，便起身用长枪俯刺，刺死日军千余人。

战斗中陈璘突然鸣金收兵，日军不解，稍稍退后。陈璘命人在船只高处放喷筒点燃日军船只，由于此时正值大风，火势异常猛烈，周围的敌船皆被点燃，大量日军被烧死，海水尽赤。

此时，李舜臣成功突围，前来与陈璘会合，在途中射死一名金甲倭贼，日军稍退。明军老将邓子龙率壮士200人，登上朝鲜船，奋勇杀敌，其船不幸被其他船所放的火器点燃，日本人趁机登船，邓子龙力战而死。陈璘与李舜臣会合后，令中朝联军发射大炮，轰击倭舰。被炮火覆盖的日军舰队多艘船只沉入海底，日军逐渐失去战斗意志，开始向南方溃逃。李舜臣趁势追击，但被日本人的火绳枪射中胸口，不幸阵亡。临终前李舜臣命令麾下将士秘不发丧，继续追击日军，烧毁倭船200余艘。岛津义弘率领残余倭船百余艘遁入外海，经过中朝联军一天的追击，只剩下50余艘船狼狈逃走，其余倭船均被联军烧毁，万余日军尽数沉入海底。小西行长趁海战之际，率军成功逃脱。

露梁海战后，陈璘继续追击残存的日军，日军撤退到锦山，坚守不出。不久，日军又渡海躲藏到乙山，乙山悬崖深邃，道路艰险，明朝陆军不敢前进。于是陈璘率部在晚上悄悄潜入，包围了岩洞。等到天亮，火炮齐发，日军惊慌之下逃往后山，陈璘军恶战日军，日军败退，陈璘奋勇追歼，将敌人一网打尽，共斩获1100颗首级。

露梁海战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海战，中朝联军成功截击了从朝鲜返回日本的日军，重创了日本的海上力量。

选自《文史天地》

明末天启年间的首辅大臣朱国祯辞官后打算编一部《明书》，不料书未成而身先逝。朱家败落，已没有能力继续朱国祯的未完稿。当地富户庄廷鑨虽然双目失明，但一直有编著史书的梦想，知道朱家的情况后不惜千金买来遗稿，又延聘名士，补入崇祯和南明史事。书未付梓，庄廷鑨也溘然而逝。其父庄允城便出资，历时五年，将此书刊刻印行于世。

浙江归安知县吴之荣因贪赃枉法被罢了官，一直苦于找不到起复的机会，忽然听说庄廷鑨的这部史书中有不少悖逆之言，他立刻把这个当成一个立功发财的好机会，就到庄家去敲诈。殊不知庄家早已碰到过敲诈之人，庄允城花了大笔银子，在各衙门打点了一番，使事情平息下来。吴之荣自然碰了一鼻子灰。

但吴之荣并没有死心，他又到湖州大富豪朱佑明家敲诈。朱佑明大字不识，不知史书为何物，更加不买账，吴之荣不但敲诈不成，反受了一番羞辱。但他哪肯甘心，又将事情捅到省城杭州。庄允城闻讯，一边找关系向方方面面请托，一边又将书稿中的悖逆之词改换后重新刊印，又一次将事情压下来。

吴之荣岂肯善罢甘休，见升官发财之梦未圆，又千

明史引发文字狱

◇文/沈淦 图/段明



方百计买了一部初刻本《明书》，直接上京城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清廷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责令刑部官员到湖州彻查，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员。

最终，一场惨祸酿成：庄家被查抄，庄廷鑨被毁棺戮尸，庄允城死于狱中，庄允城的另外两个儿子被凌迟处死，四岁的孙子也被斩首。南明弘光朝礼部侍郎因为替此书作序，与四个儿子同被斩首。

《明书》序中称“旧史朱氏者”，明明指的是朱国祯，吴之荣却因敲诈勒索朱佑明未遂，怀恨于心，硬说是朱佑明，并说他的名字就有护佑明朝之意。尽管朱佑明申辩说自己不识字，名字是前朝万历年间先父给取的，结果还是与五个儿子一起被杀。

此书的誊抄者、校阅者，甚至买书的、卖书的、刻字的、印刷的都遭了殃。一些并未参与其事的江楚名士，因庄廷鑨仰慕他们的名声而擅自将他们的姓名刊列于参校者中，也被处以死刑。

浒墅关榷货（专卖货物）主事李尚白听说苏州阊门书铺卖有这部《明书》，就派了一名差役去购买。不巧书铺主人不在，差役就坐在其邻居朱某家等待。书铺主人回来后，朱某帮他们商定了书价。结果，此事被人举报，李尚白与差役、书铺主人都因买卖逆书而被斩首，朱某因年逾七十，算是法外开恩免死，与老妻一同被发配边疆充军。

一批地方官吏也被牵连进去，官大的因为行贿于承审官员，将责任推到幕僚、下属身上，让他们当了替死鬼，自己得以从轻发落。官小一点的则以隐匿罪被处死。这桩案子共有千余人被牵连，72人死于非命，史称“庄廷鑨明史案”，是清初著名文字狱之一。

选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

《清明上河图》隐藏的科技秘密

◇文/曾筱琳 图/段明

结构巧妙的木拱桥

看过《清明上河图》的人，对画面正中的那座拱桥都不会陌生。桥上接踵而行的人流，桥下穿梭的船只，一派热闹非凡的城市生活图景扑面而来。

那么，这区区一座拱桥有什么特别的呢？其实，拱桥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前100年左右，世界上第一座拱桥阿尔坎塔拉桥就出现在了古罗马，还有我国闻名遐迩的赵州桥，也在隋朝就完成了修建。它们都以优美的外观和稳固的结构著称。当然，它们还有一个显著的共性——都是用石头建造的。

为什么古代大多数拱桥都是用石头建造的？因为桥面所受的压力会转化分散到桥身两侧，最后作用到两边的地基上，所以，这就要求拱桥两边的基础非常扎实，材料的抗压能力强，而石头刚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

其实在人类历史上，除了石头之外，木材也是建造桥梁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相比于石头，木材拥有重量轻、抗震性能好、加工方便等优势。最早的木桥是以独木桥的形式出现的，即在水上或峡谷两端搭设一根简单的木头，如今，在许多小河上我们还能看到这种形式简易的桥梁。

那么，能不能效仿石拱桥，也用木头造出这种形态美观的木拱桥呢？显然，如果按照前文所述石拱桥的原理修建木拱桥，那桥估计建好没多久就会塌了。毕竟，要比结实程度和抗压能力，木头实在没什么竞争优势。

可是，《清明上河图》中的这座拱桥恰恰就是用木头建造的。难道这是张择端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吗？

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座木拱桥出现在北宋。最早的文献记载如《宋会要》中所说：“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正月，罢修汴河无脚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有记载：“多因桥柱坏舟，遂献无脚桥式，编木为之，钉贯其中。”

文中所描述的中国第一座“编木为之”的“无脚桥”，正是《清明上河图》中展示的这座造型独特、犹如一弯长虹的汴河虹桥！

那么，汴河木拱桥又是如何建造的呢？《渑水燕谈录》中用“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简单描述了虹桥的桥梁结构。而通过后来建筑学家和桥梁学家的分析研究发现，汴河虹桥的建造技艺非常精湛，其结构精密而巧妙。从整体上看，虹桥的主拱由两个系统组成，它们通过横梁交叉搭置、相互承载，形成了拱形的整体结构，并通过拱上建筑的传递，承担桥面传下来的荷载。为了增强桥的整体稳定性，两个系统之间还设置了5处横梁，以此加强其横向连接，形成整体，共同承担桥面的负荷。

简单地说，工匠们充分利用了木材的抗压、抗弯以及抗拉等性能，将木头有组织地编制在一起，形成拱形结构，并实现了在有较大跨度的同时兼备较强的承重能力。

看来，张择端不仅没有凭空“捏造”，而且在《清明上河图》中，对虹桥的写实描绘几乎将虹桥的结构完全还原了出来！

公元1502年，也就是在汴河虹桥出现后的485年，意大利超级天才达·芬奇也“脑洞”大开地绘制了一座木头小拱桥的图样，但他不知道的是，早在几个世纪



前，中国人就做到了。

算盘的起源

中国是算盘的故乡，现在世界上包括日本、美国一些国家所使用的算盘，都是源出中国的。因此，人们往往把算盘的发明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和木拱桥的制造工艺一样，珠算也已经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算盘的？从清代起，就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考证。但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据，算盘的起源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有一些学者认为，算盘应该是起源于东汉。因为，中国古代书籍上最早出现“珠算”这个名词，就出自东汉数学家徐岳所著的《数术纪遗》。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此书描写的珠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记数工具，与后来我们所说的能够进行复杂运算的算盘并不是一回事。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算盘是在元朝出现的。这种观点主要源于元代陶宗仪所著的《南村辍耕录》：“凡纳婢仆，初来时曰擂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曰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然，虽拨亦不动。”文章风趣生动地把不同资历的奴婢比作不同类型的算盘。学者认为，此文中描述的算盘与现代真正意义上的算盘差不多。所以，说算盘起源于元代也不无道理。

但是，随着新证据的发现，算盘出现的年代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惊喜！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最早出现的描绘算盘图样的作品，是16世纪时的看图识字类书籍《对象四言》。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学者意外地在一幅北宋纪实类画卷中看到了“算盘”的身影，《清明上河图》画卷最左端，有一家名为“赵太丞家”的药铺，药铺正面柜台上赫然放着一个算盘。

后来，珠算专家将画面摄影放大，确认画中之物就是与现代使用的算盘形制类似的算盘。也就是说，《清明上河图》是已发现的最早出现算盘的图画。而《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景象是北宋时期的汴州，所以，其实最迟在公元1000年左右，算盘就已经出现了，比起之前学者认为的元朝要早200多年。

选自《国学》



民间故事选刊 小程序

纸刊上看到的
这里也能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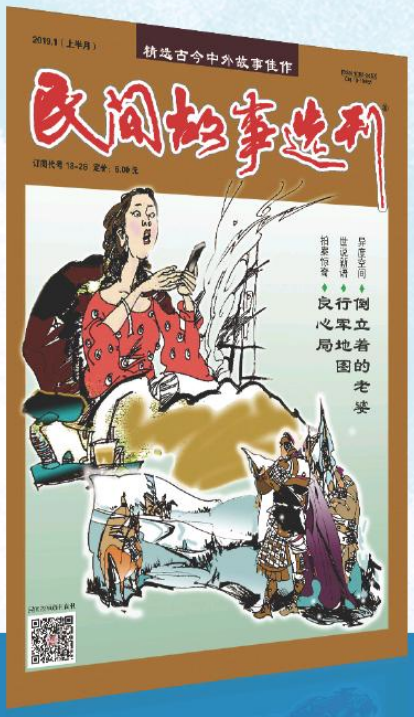
即扫即读
无需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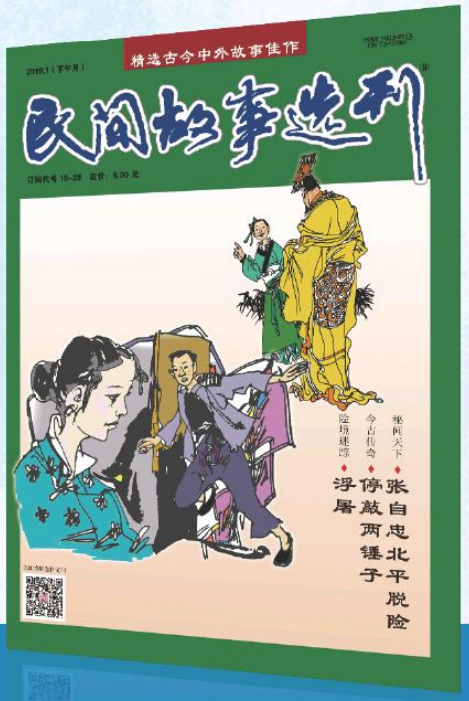
欢迎订阅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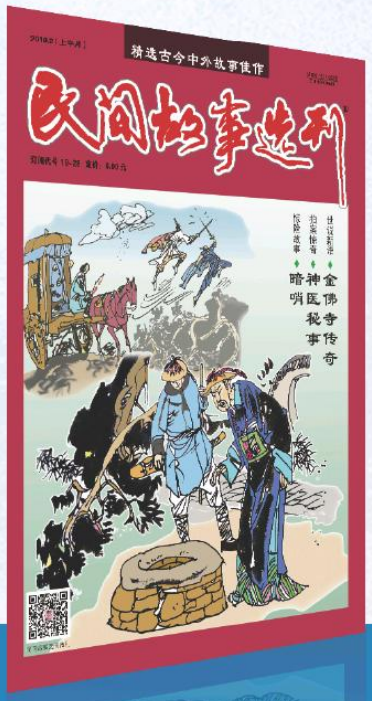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04>